

Mon Odyssée
en
Europe

par

Cheng Tcheng



上海華印
局書行
1932

盛成著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中華書局印行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Mon Odysée en Europe)

第一章	浪滔滔	一
第二章	煙中霧中之英倫	一六
第三章	巴黎	三九
第四章	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	四五
第五章	海外之木蘭海涯思丹	八二
第六章	意大利	八九
第七章	潘特拉克與費修題	一一三
第八章	我去也——地中海上亂徘徊	一三八
第九章	白理愛	一六一

第十章	再上巴黎·····	一七八
第十一章	我進巴黎大學·····	二一一
第十二章	瓦乃理·····	二二四
第十三章	我的母親·····	二三五
第十四章	滴娜·····	二八二
第十五章	近東漫遊·····	三〇三
第十六章	十年中今昔之感想·····	三五〇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第一章 浪滔滔

母親，我去了！再見吧！

上海，那是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早晨的上海！

黃浦灘頭的秋色，却微含有幾分春意。愁腸也就慢慢的解開了。惟有那蘆船上的手帕兒，不住的隨風飄卷，有意送行人，到天邊，到海外；楊柳枝枯，自難再覺生時苦別的情態！

淚和血，浪滔滔。

祖母祖母，再見吧！

一別再別，我到香港時，胞兄盛白沙自廣州黃埔肇和軍艦來送別，

他來時遲，去時何速。手足相別多年，驟爾相見，何堪永別？舢板上的艄翁，或者還記得他的手巾，與我的帽子最後的談話。

那是香港！那是十月二十五日午刻。

離香港後，心中實在不舒服！有說不出的苦悶，身體稍有寒熱，堅強的意志忽爾消滅，甚至於生出由星加坡乘船回港轉滬的念頭。

所幸星加坡的天氣雖熱，鳥獸草木尤其是棕櫚樹情態頗人；打消了我中途歸國的弱念。隨即上岸，沾沾土氣。去參觀學校，遇見了許多不相識的同鄉。學生都是僑商的子弟，有貧富而無貴賤。

他們的父兄，起初南來的時候，大都是閩廣各屬的大族子弟，家產分而又分，所得太少，不能自給；遂去而為游民，挺而走險，飄流海外，遂南下馬來羣島，以及菲屬、荷屬、英屬、法屬各地謀生。到時窮光漢，赤身兩手，

起初拉洋車，然後洗衣服，然後開鋪子，由雜貨鋪而到錢莊，最關的是膠皮廠主與錫山鑛王。

他們的心理，和美國人的心理，有異同嗎？他們到南洋去的境況，和歐洲人從前到美洲去的境況，相彷彿嗎？他們的心理，恐怕也和美國人相彷彿吧？

二月一日。
新加坡紅花遍地，芳草吟風，時節雖近冬季，行人倒不覺得已是十

二日到巴生港口，地在馬來峽中蘇門答臘荷屬的島上。蘇門答臘馬來語係「福地。」到底是中國僑民的福地，馬來土人的福地，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的福地，還是人類中的貴族白人的福地呢？我請問！三日船到榔檳嶼。上岸之後，在中學午餐，參觀壁如女學與光華日

報。去游極樂寺，寺在半山中，風景極優美，章太炎先生數年前曾來游此。這座寺不十分像中國佛寺；中國建築中，含有不少印度的風味。不過印度的建築，重在精麗，而中國的却重在偉大！

同船的中國人有四十位，共組織了一個臨時的「同舟共濟會」。唐應鏗先生總幹事，劉北禾先生娛樂幹事，莊中希先生參觀幹事，黃齊生先生研究幹事，汪煦昌先生衛生幹事，常策歐先生書記。可是，同舟的空氣，却與共濟的宗旨有幾分相反。一般的論調，不是譏笑，便是謾罵；你批評我，我裁判你，既不按情，又不依理，奚落萬端，刻薄備至。於是分爲貴州派、天津派與震旦派，彼此不能相容，吹毛求疵，落井下石！更有好事者，搬弄是非，憑空作俑以自取樂，於是乎一個同舟共濟會竟變成一固同舟搗亂會了。互相攻擊的利器，就是一句話：「他連外國規矩都不懂！」我現在是外國居留十年以上的人，而對於外國的規矩，仍自認是

不懂得的。我看還是懂一些中國規矩好！中國的規矩，好比南山不老松！在當時，却弄得我極不高興，遠望印度洋，嘆道：

「一片汪汪印度洋，再回故土質成霜，中原塗炭蒼生苦，豈是危舟更折檣。」

錫蘭¹島，錫蘭島，僧伽黎人千年的獨立王國，其歷史比印度有統系，其民族比印度較純粹！而今只成一直隸英皇的殖民地。此島在羅馬安敦帝與中國漢代通好時，即爲東西來往之要衝。李延壽著的南史中獅子國，以及大唐西域記（玄奘述，辨機撰）中僧伽羅國，都指的是錫蘭島國。印度梵語稱獅子曰「僧伽」。西名稱錫蘭最古者，要算「打普羅邦納」。在古東西交通，有一條絲道，由長安起至西敦止；經過玉門關，安西，哈密，阿克蘇，克什克爾（古之疏勒）華商至此爲止。大秦（敘里亞

商人由克什克爾（西古名爲Issedon Sorythica）起，過石塔，大宛，安息，或取波斯古道至小亞西亞，或取巴比倫，巴爾米爾，止西敦。在這條絲道而外，北有狄道，由烏里雅蘇台經阿爾泰山直達莫斯科，此爲匈奴西竄的古道；南有藏道，由重慶、成都，拉薩至雷黑；西去阿富汗，南下印度。在安息佔領中亞的時代，羅馬商人不能由旱道東來，而絲貴於黃金。安敦帝遂於紀元一六六年——東漢桓帝九年——派使與漢帝通好。大秦使者的路程，由西敦南推羅城起，去埃及及京城，入紅海，至錫蘭島。然後再由錫蘭東行，入馬來峽，止於越南東京（Catigara）。

吾人今日乘汽船航海，回想當年行路之難，費時之久，費金之鉅，真可使科學爲上帝，物質進步爲宗教！

然而，適才在游佛寺的車中，那二十歲上下的汽車夫，面色極其溫柔，英語極其純熟，對我們細說他們亡國以後的痛苦，英國對他們種種

的虐待，極其羨慕我們有國家之人的幸福。細味其語，回望中原，不禁令我痛心疾首。真可使科學爲魔鬼，物質文明爲帝國主義者之武器！

九日夜，船離錫蘭島。月白風清，印度洋，真可惜李太白不能再生！不然，這明光光的長夜中，他至少要飲三千六百杯！翌日，舟過時出時沒的兩荒島中，同人中以荒島無名爲憾，好事者遂名之曰「同舟」與「共濟」。十八日早，舟入紅海口，停丕林島，又是英皇直轄³的殖民地。大英皇帝，他有多少鑰匙？這兒有一個小黑人兒在煤堆中，不住的歌舞，咿咿唔唔，翩翩翻翻，也可表現這紅海兩岸沙漠中生活的情景。

二十三日到蘇彝士灣，午後到蘇彝士城。運河起於此，終於波賽，（長一百六十八公里，水面寬八十至一百三十五公尺不等，寬面深處四

十五至一百公尺，深十一二公尺，船身吃水，至多可三十二英尺。開築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落成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建築者法人雷賽勃經營者，世界海運蘇彝士河公司（組織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應終於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司股四十萬份，每份五百法郎；共二萬萬法郎股本。在這四十萬股份之中，大英政府手持十七萬六千六百零二份，在市面流行的股份，又多在英國財主的手中。然則蘇彝士運河，可說是大英國的私產！因此英國保護埃及，割據蘇丹；因此英國受國際聯盟，委任代管巴力斯坦，遠及中東之伊拉克。因此英國駐兵直布羅陀，馬耳太，西普羅，君士坦丁，四重地！另一面堅守丕林亞丁，紅海口諸要塞。這許多的鎖，好將一條蘇彝士運河，藏在保險箱中！

因此我不斷的來賞玩這條運河的風景，細細的來記載河中經過

的感想。二十三日晚上船進運河，泛水徐徐而進，他船魚貫隨之，兩旁皆有標記，入二十四日早船停，夜則以紅綠燈代之，大有桃柳夜開花之幻像。泊畢特爾叢湖中，來去海輪相會於此者十餘艘。晚，次第再進。其晚與夜，爲慶耶穌誕日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之晚與夜。在這歐洲各國兒童候聖誕老人來散玩物的時候，我們那同舟共濟會也開了一個歡送會。歡送莊劉兩位幹事由波塞換輪他去。這一個歡送會，到得了一個告別離的收場；舟中西人，衣冠楚楚正在椒花獻瑞，恭賀聖誕節呢！二十五日早抵波賽。

上岸去瞻仰雷賽勃銅像，我回想中國的運河，開築者無姓名。再想到大禹在洪水橫流的時代，開築了不少的江淮河漢，他倒沒有一座銅像，讓人家來瞻仰瞻仰！反而近代的考古家求證，說無其人。唉，中國的文化，不是石頭的文化，更不是鐵板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竹書紀年的文

化，是綿綿不斷的墨跡的文化。換言之，不是硬文化，是軟文化，不是剛文化，是柔文化！剛者硬者，在土中！軟者柔者，在心內！老子的唇存齒亡，是否此理？我請問：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中國？

邵可侶說：「十九世紀的末年，與二十世紀的初年，我們見歐洲與中國最激烈的衝鋒，也可說東方與西方最激烈的接觸，中國是極東的代表。這種衝突之後，我們可以期望有互相融解之一日。此日乃公理廣含光明之一日，此日乃人與人非狼與狼相視之一日。從今日起，我們應誠心研究這廣大的國家，研究中應帶有同情心。因為這個偉大的民族維持一種千年來有統系無斷續的文化。這個文化的力量，就在一個『久』字！」

從前有一位曾游埃及與中國的法國人，他說：「中國人與我們，各掌人類一半的歷史，假如歷史是一件不可埋沒的事物！」

曾在中國多年的一位法國領事西門說：「我們新文明的國家，受古代的遺傳，是兩邊的，是左右的，而中國則係直線的，正中的，由祖宗正統相承而直傳下來的。所以中國的遺傳現像，歷代相演，有規有矩，一治一亂，一盛一衰，合進化律與自然法的。這是中國最大的特點，這可是中國萬壽無疆的祕密。」

最後一位藝術家論中國文化說：「無論如何，中國文化，是可讚美的，請看這些中國人真能耐老。每到殘廢無力，器官殫斃的時候，他們確不老而死。他們的智巧轉而又轉，不住的在智巧的玄妙中去旋轉，忽然他們又找着了不老不死的仙丹，這顆仙丹，却藏在螺旋的機能之中。」

讚美銅像文化的朋友們，請別忘記了竹書文化的「智巧之螺旋機，」或者害暈船病的人，不贊成我這句話，不錯，是啊，沒有蘇彝士運河我們來歐洲，要走好望角，大西洋的風浪真可怕！

二十五日午後一時，舟自波賽起行。二十六日過古克尼特島⁸。斯島文化，與埃及俱爲象形文字的文化，而於希臘文化，則胎教文化也。舟中共濟會，忽生風波，總幹事與書記共同辭職。唉，一個有定期解散的同舟共濟會，可憐都不能上岸爲止而命終正寢，再想一個四萬萬人的朝不保夕的中國，如何令人不悲忿！古云君子不以私廢公！二十九日早舟過馬耳太，與西西里兩島之間，復過西西里與土尼斯之間，回想當年羅馬與迦太基六十年中的三大戰，至今惟有地中海水向西流！波起潮湧，較有聲勢！千九百二十年即民國九年一月一日風浪大作，勢如山崩地裂，這是甚麼的預兆？國內戰爭中皖直交闕之預兆乎？雲桂操戈之預兆乎？國外戰後列強與匈牙利訂特里亞聾條約，列強與土耳其訂塞爾條約，意塞訂臘巴六條約，美國上議院否決凡爾塞條約種種之預兆乎？英

國總同盟罷工，法國總同盟罷工，德國擁護共和罷工，俄國宣布世界大革命之預兆乎？

二日，舟出直布羅陀海峽，兩岸風景，洗去吾人連日四面朝海一面朝天的悶氣，拉瓦大山積雪皚皚！地中海口，英皇直轄的直布羅陀殖民地，由遠處望之，乃一三面臨海一面倚山的半島，突出海中形如三角之帽，這頂皇冠，倒帶在英皇頭上！三日舟過葡萄牙南境，岸上有山，午後入大西洋。

不說一路之風平浪靜，不說地中海之水起潮湧，倒不可忘記了這威聲浩大的大西洋！真是淫威無極！

我却倒飲食如常，且偕黃齊生先生去參觀機器艙中之汽爐，煤爐，蒸水爐，汽管，佐汽爐，以及輪軸各機關。

五日晚舟行比斯開灣，七日抵普里木斯。舟行大西洋中，前後共五日，同船華人都成暈船病夫，東倒西歪，此時也不能再鬧意見，自然也不能再管閒事了。

去國遠，浪滔滔！

「同舟共濟！」

(1) 錫蘭島 Ceylon 古稱 Gingala 又稱 Taprobane (獨立王國自中國春秋時起至清仁宗嘉慶二十年止，都城康地，有佛牙塚。錫蘭全島面積共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五方公里。)

(2) Perim, Aden, Kamaran, Kuria Islands, British Somaly 合為紅海口要港。Perim and Aien form a Crown Colony, as Gibraltar, Malte, Cyprus, Ceylon Hong Kong 香港。

(3) 英國屬地分下列四種 I. Crown Colonies 直轄英皇殖民地 II. Colonies Not possessing responsible government 無負責政府殖民地 III. Selfgoverning Dominions 自治屬

國 IV. Lands Mandat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國際聯盟委任代管。

(*) Elysée Reclus : "La dernière année du XIX^e siècle et la première année du XX^e siècle ont vu l'Europe et la Chine, l'Occident et l'Orient qui est ici l'Orient extrême se heurter avec violence, en attendant une pénétration pacifique où la justice et la tolérance auront part, quand les jours huiront où l'homme aura cessé d'être pour l'homme un loup....
..... C'est le moment d'écudier avec sincérité, avec la sympathie qu'il mérita, ce grand pays dont le grand peuple entretient une civilisation qui a prouvé sa force par sa durée."

(2) D'Escayrac de Lanture (1826—1868) : "Les Chinois et nous, nous ne possédons chacun qu'une moitié de l'histoire, or de ce qu'on veut bien décorer de ce nom."

(3) Eugène Simon : "Tandis que nos nations modernes n'ont hérité des anciens qu'en ligne collatérale, la Chine a hérité en ligne directe des générations qui l'ont formée. Chez elle, des phénomènes de l'hérédité se sont manifestés régulièrement. Là est la profonde originalité, et peut-être aussi le secret de son éternelle durée."

(7) Louis Fortéq: "...Mais admirons combien ces Chinois savent vieillir; à mesure que la sclérose les paralyse, leur habileté tourne sur elle-même et retrouve l'infini dans Penortillé."

(8) Crete or Candia.

(9) The Punic Wars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10) Le Traité de Trianon.

(11) Le traité de Sévres.

(12) L'accord de Rapallo.

第二章 烟中霧中之英倫

舟過英倫海峽向倫敦前進之時，我正躺在那一張帆布椅子上——
五十天來的患難朋友——看聊齋，海靜無風！這是一月八日。

九日晴溫，早起時，舟已停泊泰晤士河中，候潮前進。海關來驗護照及行李。舟再進而停泊泰爾保里。

英倫，英倫，早早！

那朵紅花，開而不放的，却老在天空懸着！甚麼時候了？那是破曉，還是午天？一顆紅頂子，雲中霧中煙中！

十時下小輪，交登陸證，十二時，抵岸；適有倫敦中國學生會代表彭汪諸先生來接。隨即搭車入倫敦，至維多利亞車站。下車分三隊而行。留英者成一隊，留法者成二隊。真是中國人懂得外國規矩了，絲毫不亂，步法文明，到了地道電車中，魚貫而入，我想把中國搬到倫敦來，中國也必太平了！我却住在印度學生會裏……

麵筋學生也吧，流氓學生也吧，我先來借一借倫敦的洋光，把我這付黃面孔在黑煙裏照映出來！

英倫！

英倫自非中國！

歐洲，自與亞洲不同！

倫敦更與上海不同！

問：其不同之點何在？

答：第一是天氣，第二是城煙。……

第三呢？

我才初到英倫，那裏能知道這許多！

第三呢？

你一定要問的話，我就隨口答道是「人物。」

彷彿。還有一種不大不小而又小大由之的人物，這種半大半小的人物，

在英倫三島四千五百萬居民中佔絕對的大多數。大人物有個人，也有個性；小人物，無個人自無個性，——他們個人的價值，隨經濟率而漲落的——這些半知半識半開通半文明的人物，只有個人，而無個性。發展歐洲文明最快的是他們，滅亡歐洲文明最快的，也是他們！他們以他們自身的利益爲標準，與中國軍閥有異同否？不過軍閥吃錢，大英人物吃煤，有這一點的分別罷了！

大英人物，無論是大人物，例如皇帝，鮑德文，勞野喬治，麥可唐，無論是小人物，例如乞丐，獐犬，道狗，無論何種普通人物，如吏役，軍警，商賈，公
司員役，工人，他們的一副鼻孔兒都是雙黑的，黑而特黑的！

倫敦，你的大肚子每天要消費許多的煤兒？我這野蠻的支那人，就要掌大刀來破開你這能容五百萬居民的大肚子！倫敦，你的皇宮，在甚麼地方？煤兒，你是不是倫敦的中心？你可說是萬千工業做成一個輪子

的中心！沒有你，那帝國主義的政治戲，經濟戲，都演不出場的。煤兒，你的老婆，却是鐵兒。煤兒，鐵兒，狼兒，狼兒，你們這對奸狠的夫妻，就造成世界機械的大革命！倫敦，你是否這個大革命的發源地？

也是幸虧英倫三島有煤庫有鐵宮。在地質學未進步之前，自然是煤鐵如水，永採無窮！誰知不到三百年，煤兒要完了，鐵兒也盡了。煤鐵主人的資本家，因為出產少開銷多，要減少煤鐵工人的薪水，還要增加煤鐵工人的時間。工人作工，比前艱難，入地來回，電梯上下，須一點鐘。鑛底工作，雖用機器，也是十分痛苦。若再允了主人減薪，則不能維持生活！鑛主與工人的利益，因之衝突起來！——從前是不相衝突的，所以造成大英帝國之盛世。——於是乎大罷工，於是乎開除工人，於是乎政府發給生活費，維持失業工人。資本家與勞動界，各以本身切膚之利害得失，不相讓步。輪心生病，工業受連帶的牽制。英倫英倫！危乎殆哉！令我不斷的

回思羅馬帝國的末葉！

外人常批評我們中國人沒有愛國心。這些外國人，知道不知道，甚麼叫「國」？甚麼是文明人所謂之「國」？不過各宗利益的聯合成的。一個結晶體。英國人有國，是在大戰前，英國人無國，是在大戰後！各屬國如加拿大，如奧地利，都與英倫利益相衝突，不能聯合！而英倫內部，資本家有保守黨的國，勞動界有社會黨的國，却難壞了勞野喬治，他自由黨的國，不知在那裏？而他開口，還是大英帝國，閉口還是大英帝國。到了後來，連那些小鄉紳的太太們，都罵他是鐵人。到了後來，希臘被土耳其打敗，他高叫奧地利各屬地來援，救上帝與英皇的威嚴，以及大英帝國的國體。他的叫援，與周幽王第二次的烽火相似，煙霧滿天，鹿死敵手！

這種滿天的煙霧，這種抑鬱的氣色，在雙雙鼻孔的上下，特異般的現出來，是有心的？是無心的？是有意的？是無意的？

閑話少談，我只願：「前進！」Go ahead!

「上帝救英皇！」God Save The King!

我在倫敦，極力設法學英文。因為我認最活潑的英文，莫過倫敦市民的言語，書上的文字，那是死的，而且死了，不知多少時了。我正見了一位郵差，他送信來。我就用洋涇浜的英語問他道：

「大英帝國王宮在那裏？」

「Buckingham Palace 碧金罕宮！」

「不是。」

「然則是從前的古宮麼？」

「也不是。」……「王宮是 Coal-Exchange 煤市府。煤兒是「上帝恩賜的大英國王，愛爾蘭王，大英海外屬國王，信仰的保護者，印度的大

皇帝。」

這個郵人，他是工黨中人物，他就注目的看我：

「然則我們的政府呢？」

「你們的政府，就是煤場，就是鐵廠！你們政府的人物，無論其爲保守黨，自由黨，就是社會黨與共產黨，也不過是那些長頸煙筒兒的代表。他們的言論，就是出煤，出鐵多少噸要消費的聲音！」

「然則我們的下議院呢？」

「你們的下議院安在？你們那些長頸煙筒已經向中國宣了戰，甚麼戰事？歷史上第一次的鴉片戰爭？你們這些議院講道德，談仁義，同那些無情無理的長頸煙筒的代表辯論了三天三夜。到後來，他們說：我們要喝黃人的血，通過也吧，不通過也吧，鴉片戰爭已經開了，現在已經四個月了。」

「你們靠煤靠鐵，你們把世界上所有的金銀，全收集到倫敦一處來。你們現在戰後雖窮，庫裏的藏金還是很多，所以你們的金鎊值錢。你們的工資，也就比較大得多了。拿中國的郵差來比，你們真是一個貴族呀！因為你們的存金多得呢！」他答說：

「然而我們並不覺得多有樂趣！」

有一天，這位郵人領我去總工會，會見了書記，隨便閒談。他忽然問我道：「中國人對於這次世界的大戰爭，有甚麼感想？」我說：

「你問那一回的世界大戰爭？甚麼大戰爭？甚麼世界戰爭？朋友，你是不是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那一回的歐戰？」他說：

「對呀。」

「好了！這不是世界的大戰爭，這不過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帝國

的一個小衝突，別的國家之參加『同盟』與『協約』或者是偶然，或者是利益，或者是感情作用。

英吉利爲海上霸王，已非一日！再進而爲歐非亞澳美五洲的主人。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商場，到處皆是！英吉利的貨物，充滿了全世界。英吉利的工廠，能造出極速極好的物品。進口的原料，不須旬日，即變成了出口的貨物。工廠的器具，又日日改良，日日進步！英吉利的鐵，全變成艦隊與大砲了。

同時地不愛寶，出煤至多！多出之煤，亦必多用。各種工藝，遂亦多多發達！這些工藝的出產品，就是英吉利的兵士！這不是草木皆兵，倒是機械稱雄吧！

佔領新商場，這是唯一無二的目的，而且非此不可！那末，英吉利得到利，德意志就不得志了。

且而畢斯麥老早就明白彼此的情形，以及歐洲將來新經濟帝國主義的進化，他早定下了他的政策。威廉第二實行鐵血政策。在經濟戰爭之幕中，他定下一個飛天砲與潛水艇的準備！

因為礦山大王以及佛蘭¹可服，魯爾²，沙克³少尼，西來⁴錫亞各資本廠主的政府已經與你們的英皇與你們的大英政府起不少的衝突！

我們再看一看大戰前的彼此情形。在那時的歐洲，可以分說兩個歐洲，一個鐵軌叢密的歐洲，一個鐵軌希少的歐洲。前一個歐洲是英國、德國、法國、奧國西部、意國北部、瑞士、比國、荷蘭，統而名之曰西歐。後一個歐洲，是俄國，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以及其他巴爾幹諸小國，統而名之曰東歐。西歐有二萬萬七千萬人生產，東歐至多也只有二萬萬人消費。確是西歐二萬萬七千萬人用機械的生產，東歐是消費不了的！因此各工業國家在近東有極惡烈的商戰。報達鐵路，是英德商戰的焦點！

不僅僅乎是在歐洲在西亞，是凡沒有鐵路的地方，大家都要去造鐵路。不知道你先生知道我們中國津浦路的歷史否？津浦路線，是北起北京之天津，南至對南京之浦口，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第一條幹線。德國也要造，英國也要造。彼此互相爭持，到後來，各造一半。一條幹路，竟有兩個公司，南是英公司，北是德公司，而同是一個津浦鐵路。這是英德在遠東的導火線！

當時不謀根本的解決：在利益上求較適均的分贓。反而做官冕堂皇掩耳盜鈴的海牙會議。於是乎和平會的主席德皇威廉，竟持武器來與協約宣戰了，他的理由是維持人權，保護正義！

對面的英王喬治也來保護公理，維持平等，保障自由，實行博愛。針對針，眼對眼，我們不要忘記了他們同是白色人種，同是文明領袖，同是耶穌的門弟子，同是上帝的保佑者！開戰的時候，兩邊砲彈，都來要求上

帝，以及上帝的兒子耶穌與神靈，一同去幫他殺敵！却倒難爲了上帝，他老人家，不能幫他的大兒子，去殺他的小兒子，也不能幫他的小兒子去砍他的大兒子。其實他兒子們的心中，那裏還有上帝與耶穌？他們的上帝是金牛，是財神；他們的耶穌，就是鐵血！基督和平救世，那是爲我們中國人來宣傳的！我常道：「可以不必再派教士到外國去傳教了，留着他們在歐洲內地裏去多多宣傳吧。或者到外交部，陸軍部，海軍部，財政部——唯最是財政各機關，各銀行，各交易所，各工廠，各大廠主那裏去宣傳一點耶穌救世的真諦。那是對砲手，劊子手的宣傳，使他們知到殺豬屠戶可以丟刀成佛，不必來向我們這些砲彈下的犧牲品做宣傳。就是我們死後，金牛兒也可變賣我們的靈魂呢？」

黃面孔人的這番話，把那一位白色人弄得笑不得氣不得！後來他有一點不耐煩了。我才知我這黃種人尙未白化，說話雜亂無章，東扯西

拉。我立即高聲說道：

朋友！戰是開了！戰是完了！戰的結果呢？未完！不談凡爾賽政治舞台的內幕，以及威爾遜上常被牽制；單說經濟方面——我們中國人也學了一些經濟的名詞——大戰的時候，西歐的生產，全在西歐消費了，就是西歐多產的人口，也幸而在西歐鐵路叢密的地方消費了。這是第一個實際的結果。大戰的時候，西歐的生產，不足西歐的消費，因此亞洲非洲非洲都振興工業努力生產，來幫助歐洲，甚至於亞洲美洲非洲美洲的人，也來做歐洲鐵血場中的用品。因此大戰的損失是全世界的生產供西歐區的地方之消費。而消費至鉅，一日十年，由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八年止，四年之中的消費，人物相和的價值，當比恆河沙數。這是第二個實際的結果。大戰之時，西歐向各洲求救，購人與買貨，非錢不行，金庫遂不翼而飛，渡過了大西洋。那一位青年的漁翁，旁看了

多時。先行加工趕造，聯合統系與方法，而鑄成一個「合理生產法」。一日之內，一廠之間，分工合作，可出萬物。他也是一日十年，由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八年止，四年之中的生產，不知多多少少！因此美國先將酣戰霸王們的市場，用極和平的手腕奪下了；然後再來供給參戰各國的消費品。他們九十二萬萬的人，竟將二萬萬七千萬人的金庫由倫敦巴黎柏林，完全搬到紐約去了！同時將全世界十六萬萬人經濟的輪心，也從西歐搬去北美了！戰後他們九十二萬萬人變成一萬萬一千六百萬車不停輪馬不停蹄一日十年的生產者。這是第三個實際的結果！

那些大戰的原由：甚麼塞人殺奧太子，甚麼仗正誼，扶人道，破壞和平，干犯中立，這都是些政治名詞，猶如戰時的軍樂一般，不可少的，但是結果，是鐵血的消費，多少斤的鐵與多少噸的血，全世界的經濟是受大

影響的。所以老子說：「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就是鐵血耗廢之凶年了。這位書記先生不住的瞪眼，我接說道：可惜我的英語不熟，不能暢談，便告辭了。

有一天，有一位英國朋友問我：

「中國究竟有許多人？」我笑了答說：

「你怕三萬萬已經加了一萬萬三千萬再加四萬萬麼？你怕這八萬萬多人，來和你們作戰麼？」他說：

「印度假如聯合了蘇俄，再加上中國，不必宣戰，就是抵貨，歐洲自然是不得了呵！」

「中國從來沒有人口的調查，只有戶口的記載，有史以來，歷代皆有；因為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沒有人口，只有戶口！」他驚訝道：

「這是甚麼說法呢？」

「這沒有甚麼奇怪的！不過是社會組織的單位，不同罷了！歐洲社會的單位是人口，由人口而市區，由市區而縣區，而府區而國區。中國社會的單位是戶，等於Home；由戶而家，由家而國而天下，這是百姓國家昔日的組織。管理人口的機關曰戶部。這個中國社會的單位、戶、在昔日希伯來民族中也有相同的組織。這個社會的單位，正也是政治、宗教、經濟、軍事、共同的個位。中國的家，是同姓各戶集成的，是上級的單位。我們的家等於希伯來人的部落。起初只有百家，故中國稱人民曰百姓。人口是各戶組織的份子，是下級的單位。中國社會的單位不是人口是戶口！」

「然則這種單位適合於二十世紀工業世界麼？」我聽了這聲霹靂問話，我不立答，我反問了我那位社會黨的朋友道：

「然則倫敦目下有許多人口，請你回答我！」他說：

「現今我們倫敦共計有四百五十萬人左右。」我問：

「四百五十萬人口？」

「是！」

「好了，人口，就是戶口單位的分晶的小原子！你們英京倒有四百五十萬小原子！這四百五十萬人，是否人人做事，是否人人吃飯？

「啊，好的，飯是人人吃的，衣是人人穿的，屋是人人住的；但是實在生產的工作，不是人人都做的！結果呢？四百五十萬人消費四十五萬人的生產。」

「我們與外國通商。」他解釋了。

「那末，你們社會黨應該贊成勞野喬治的政策！」

「什麼？」他沒有懂我的意思。

「取外處的五穀，來養活英倫的寄生蟲，用外國的財源，來練英倫的海陸空軍；販印度的鴉片煙去毒殺中國人，英吉利大得利，一舉兩得，

既發財，又殺人。於是鴉片煙戰爭，也只有英國人能開的！可是俄國革命到了，列寧與託洛斯基喚醒了被壓迫的民衆，那末，英倫的將來，就發生問題了！

「你是共產黨嗎？」他虎視眈眈的望着我問。

「我不是共產黨，我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我也反對俄國共產主義的經濟方法！因為我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俄國人，我是一個中國古董。」……「我們中國人的家庭組織，沿留至今，將五千年。那家庭組織的經濟，是常常合符節的。各戶的經濟，合各戶的符節；量入爲出，人人生產。男子耕作，婦女佐之。老者守戶，幼者牧畜，小女攜籃採桑，回家白織。人人是消費者，而人人同時也是生產者！因此中國，和平爲心，存至五十世紀，你又何必問我二十世紀的事呢？我試問你二十世紀的生產與消費，彼此相均，相差又多少呢？世界經濟失均，人類又如何不向末日

道上走去呢？」

「然則你對於你們中國的內亂，又如何說法呢？」

我覺得這個質問，來得正湊巧，所以我的回答便是：

我們中國的內亂，牠的原因安在？恐怕至少有三個：1. 西方文化與我們文化的衝突。2. 經濟問題。3. 政治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可說是文化問題。思想問題與精神問題。自一百年以來，西方文化偕同牠的機械革命與物質文明來侵略我們的精神界。來的狀況，好比雪山崩倒一般，其勢浩大，其結構極不實且不自然，結晶不密！初來時，鐵石也不敢當！我們的精神界受了打擊，我們的家庭制度受了波動，我們社會的單位生了變化。我們被西方的工業與列強的武力壓倒了。我們的精神界一時充滿了失敗者的心理：倣倣勝者的一舉一動，以及互相猜忌與殘殺以逢迎勝者。精神錯亂，思想混沌，己不知其爲己，人不知其爲人。內亂內亂，各

人心中，皆有無時或息，欲使一廣大的國家全無內亂，豈可得乎？

其次，經濟問題，中國已變成各國經濟的殖民地了。由鴉片煙戰勝得來的不平等條約，實是各國在中國經濟殖民的好利器。中國人不能用中國貨，因為中國貨比外國貨貴。外國貨進口，不須按關納捐，中國貨則公捐外還有私捐。一直弄得我們中國山窮水盡。外國人來剝了我們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去了，其先綢的皮的，後來布的紗的，現在脫得精光。大富全變成赤貧了。——我不問來剝中國衣服的是甚麼人？是買辦？是軍閥？或是政客？是黃面皮或是白面皮？——列強現在有胆子，就來綁票，綁過去，我們可以去學失業工人，去領維持費！你們既不敢來綁票，那我們就要飯吃。你們把我們的飯碗敲碎了，使我們感覺經濟失均生活無路的苦。俗話說得好：「餓肚的狼，走林子裏出來，逢物便食，不暇思擇。」我們呢，就去當兵當盜匪，也無非是為的吃飯！

第三，是政治問題；世界古今各國，只有一治一亂，然後一興一亡，再然後歷史上留的一段佳話而已，地理上存的一堆石頭而已。中國則不然，自有史以來，一盛一衰，一治一亂，盛衰有律，治亂有規，好比山松，一春一秋，一起一伏，適合天然。我國人素愛和平，修文黜武。反而受蒙古人與滿洲人的侵略。蒙古立了元朝，蒙古反被漢化；滿洲立了清朝，滿洲也被漢化。現在列強來侵略中國，可惜他們不來即分中國，使他們也受和平的漢化。他們反叫他們的傀儡，中國的軍閥來瓜分中國，正好實行他們的鬼魅中的經濟殖民。他們借金錢，賣軍器，干犯國際約法，助長中國的內亂，外面還打起一塊「不干涉內政」的招牌。你們西方人扯謊扯得太笨，讓明眼人一見就知。第三固是中國政治問題，然而也是北京東交民巷太上政府的殖民地。中國政治問題，統而言之，太平洋問題；渾而言之，極難解決的世界問題！小而言之「中國內亂」。

「列強願意中國平治乎？列強列強，你們也當憑吊唏噓世界往世一興一亡的國家們！」我見他翻白眼睛，就告辭走了。

英倫生活過貴，遂決意渡法。維多利亞車站上車後；回想倫敦，皇宮一處，煤府一處，下議院又一處。西尾是一處，白廟是一處，銀行又是一處，工會又是一處，現在，再見吧！

(1) Fran-CK-fort.

(2) The Ruhr (in the province of the Rhine.)

(3) Saxony.

(4) Silesia.

(5) Bagdad railway.

(6) Gold-Calf of Bithia.

(7) The rationalisation.

(8) West-End.

(9) White chapel.

第三章 巴黎

還是到法國去吧！

聽說法蘭西有三美：美景、美酒、美女。

有此三美，足可銷魂。你看，許多中國青年，在法國享幸福，有一位留學十八年，還不會畢業。好像他與他的兒子是父子同堂，一份官費兩家分。

確是令人迷的香檳酒與嫣然一笑的巴黎女兒，真是神仙，也難守戒。孟子動心之時，必曰太王好色。

但是法蘭西女子之嬉笑，並不見得含有情感，大多出之天性。無心笑語。不知害煞多少中國青年。瘋的、病的、都以爲西子多情，造成大錯。豈知含情，乃東方文化之特性。而歐洲反是，必放之以彌六合。卽妙在不言中之愛緒，必結成豔語而吐露之曰：我愛你。

愛情如此，友誼亦復如此，握手接吻，必外表情懷，不足與言情理。因此懺悔，變成宗教的儀式。卽碩儒如盧梭，亦必懺悔。吐之露之，不含不悶，在第三者之前懺悔——教士或讀者，放之以彌六合而自安。

卷之懷之，深藏於內，修養修養，此乃東方文化爲歐洲人不可得而了解者。自殺，爲東亞人惟一之武器，惟一之懺悔，最後之吐露。「社會萬惡，使我爲惡，我自殺我，惡止於我，奈何我哉？」西方人認此爲犯法，犯天法，犯王法，犯民法。基督教不許自殺，歐洲法律，不許自殺。你犯法，說出來你犯了甚麼法，何以要犯法？爲甚麼要犯法？然後社會——萬惡不萬惡？與

你無關。——來殺你，你可不能自殺。你要不向社會懺悔而自殺，你該被社會殺兩次。

個人思想的西方社會，對於個人人格的尊嚴，以及社會萬惡的裁判之觀察，反不如家族觀念的東方社會來得澈底！

甚至於牢門與斷頭臺上都有：

「自由、平等、大同」只有自殺，不能如此。

因此怕死的性，相習養成。老子却不能在西方文明民族與專制魔王之前，說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視死既重，西方文化，極力外揚生命的生活，以爲此生是萬世，是空前，是絕後。我之死，卽是世界之末日。

我之一生，是全知，是全能，是萬是，是萬有。非我者，無我者，卽非我之

友，乃我之敵。我對他的表示：奮鬥！

因爲退讓，就是自殺的縮影，退讓也是不能外露精氣爭抗的表現，雖是從東方來的基督教，勸人退讓，而西方社會融合這宗教教理，非常困難！

東方是內藏，西方是外放。東方重虛，西方重實。東方主暗，西方主明。東方是神仙，西方是確切。

巴黎是西方文化外放的中心。牠的蒙¹馬頭兒，牠的蒙²巴拉斯，牠的建築，牠的彫刻。何處缺少西方文化的數學論理？

由羅福³宮到凱旋門⁴，直穿中央公園⁵，兩兩雙雙，結隊成行，那是樹木，那是鐵石，布置與陳列，皆有規矩，皆有方圓，好像法蘭西的邁當法一般。然則法蘭西的人物，思想，與文字的構造，與此有異同麼？

如其不同，即非合論⁶理，幸而只是法蘭西之邏輯⁶，英德意西各國人，

已不如此！

中國人之久居巴黎，到了十八年之後，亦改不去他那「差不多」的習慣，與「隨隨便便人生將就」的哲學論理。

中國人之在巴黎者。有青田商人，有惠民公司華工，有豆腐公司華工，有勤工儉學生，有儉學生，有自費生，有公費生，有官費生，有公使領事及館員，有華法教育會辦事人。

青田商人賣石子，由西伯里亞步行到歐洲，是僑胞的先鋒，是小腳文化的宣傳者。其團結力，比無論任何華人團體都大！

惠民公司的華工，是財神菩薩梁士詒的無量功德。在戰場做工者數逾萬，死者不勝計。生時得四方一小時的工資與鞭鎗無數的敲擊。「黑屋子」裏去過生活。死時倒能享「自由、平等、大同」與公塚二十五年的幸福。脫去合同買回自由時，要繳到領事館一千二百法郎。回國時，

生活又如何辦法，沿途下船不得。因為他們的自由，被財神菩薩一個合同賣與協約國了。

豆腐公司的華工，不是李石曾先生的親戚，大半是李石曾先生的同鄉。高陽姓齊的姓李的居多。

自費生，公費生，官費生，拉丁區的女兒，極喜愛他們，既肯花錢，又能湊趣，各外國學生，遂大忌妒！留學生監督，幸爾駐在倫敦，而北京教育部與各省政府又不能按期寄款子來。公使是中國人，是老同文館的外交家。閉關自治。廖總領事從中國纔來不久。館員自然都是以「各掃門前雪」爲外交方法的。

華法教育會的地板，倒是一張好床鋪！我一到巴黎之後，即住在上面，那時布棚裏，還沒有空缺，須睡在地板上候補。睡了幾天，骨頭睡硬了，才知我這骨頭，今而後，是華法教育會的古董了。儉學生到了巴黎不久，

即到外省公學裏念便宜書去了。有幸福的勤工儉學生，也可經由華法教育會辦事人的介紹隨着儉學生去的。

(1) Montmartre

蒙馬頭兒

(2) Montparnasse

蒙巴拉斯

(3) Le Louvre

羅福宮

(4) L'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凱旋門

(5) Tuileries

中央公園

(6) La logique

合論理，邏輯

(7) Le Quartier latin

拉丁區

(8) Collège

公學

第四章 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

勤工儉學生，在中國，在外國，幾乎同共產黨，同流氓的意義差不多。然而勤工儉學生中非共產黨者居大多數，惟青年熱血，有時過度，則難免耳。

以我看來，勤工儉學生，簡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可憐蟲。然則華法教育會呢？

華法教育會在巴黎已有兩個：一城內，一近郊哥倫埠。在中國，有北京、廣州、上海各處的分會。

巴黎城內的華法教育會與其他的華法教育會不生關係。會長歐樂先生有一天對我的老友白理愛先生說：「那勤工儉學生事，完全是李石曾先生管的，我不能負責，因為與我無關。」

巴黎近郊華僑協社裏，黏有華法教育會辦公處的字樣，牆上掛出總書記李先生的來信：

「……勸諸君稍安毋躁……此番回國專爲諸君謀……將來「里大」……諸君工學不成問題……」石曾題不題那上海與巴黎無關的華法教育會和那一位姓沈的。害煞了多少由內省不遠千里而來的青年，送出了多少不合資格的勤工儉學生。題不題在這位姓沈的之前，那位姓洪的。苦學生頭上，也可以大揩其油的。

可憐青年學子，那知世味酸鹹。拜讀吳先生鼓吹勤工儉學的文章之後，逼迫父兄賣換家產，去到上海而出洋。

由內省到外國，盤金卡兒太多。到了巴黎，都成窮措大。華法教育會所能供給勤工儉學生的，一是地板、二是布棚、三是維持費。

布棚是法國上議員于格儒先生的美國夫人名碧細送與中國同學的。維持費的來源，極其複雜。由中法兩政府的施捨，一直到儉學生的存款都有。

布棚。

想起了這座布棚，好像引起了我天方夜談之千〇一夜中的佳話。那夜大雪。雪下墜，我早起的時候，正一頭頂上去。有一位同學也同時如此。我笑對他說：「我們和希臘古宮人柱一樣。」他也笑回我說：「焉知我們不是中國將來的柱石麼？」這說話的是誰？是四川有志青年張俠逸。可惜他死在醫院了。

布棚中既窄狹，又多人。所以天天希望去做工，脫離這倚賴生活的維持費。忽然間，門前掛出了一個新聞。有八個工位。要考。天啦！考甚麼？四個四川人，全考上了。當時代理總書記是四川劉先生，外號劉督軍。會計是四川向先生，外號向省長。

那時同學心理都極端崇拜李石曾先生，雖是華法教育會辦事人，有不滿意處，李先生犧牲為懷，竭力代我們奔走。他日之「里大」即

是樂園；今日暫時受苦，方可作他日之代價。

有一天，我遇着李先生從前的書記繼倫女士，談到勤工儉學與李先生。她說：「李先生人是好人，可惜做事，有頭無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計劃千千萬，有始有終者無一個。」當時我極信仰李先生，我對繼倫女士說：「你是社會黨報紙『人道報』的記者，所以你不滿意李先生！」她說：「李先生與我，都是無政府黨。卻是我這無政府黨，絕不和外交部第二公事房中的人來往的！」

繼倫女士不知道東方的文化與邏輯，所以誤會了李先生的外交。繼倫女士的爲人，非常直率。歐戰萬險中衛護了她的愛人德國畫家一位無政府主義者！

當時我非常愁悶。因爲知道了華法教育會與工廠無聯絡以及華法教育會找工的方法！一禮拜中辦事人乘包車去會工頭，找了幾個工

位，就來耀武揚威的考同學。住大旅館，飽享「三美」的幸福！他們同我們布棚中的生活，相差太遠！然則他們不會收入勤工儉學生馬賽初到的二百方釐金麼？

我正在恨悶之中，忽然接到年哥——盛白沙——寄來粵幣百元。可親可愛之年哥面目，却在一張匯票上含露着。

我去也，再見吧，布棚！

到了萬多門¹¹，進中學，再起頭念法文，學數學。

我自從「五四」以來，心散神馳，一時收斂極難。野花家植，自非一朝一夕之事。所幸那樂爾河¹²曲曲悠悠洗去了我不少無端的惆悵！早六時鐘鳴即起，寢室中有五十多人。飯堂分內外兩間。門前有巴爾沙克¹³的銅像。萬多門、龍沙之桑梓中學，巴爾沙克曾讀書其間。法國詩祖，當推開宗音律的龍沙！法國文豪，雖說服爾德派稱正宗，但是巴爾沙克在世界

思想上，足可代表法蘭西文化。可惜法蘭西人不悉世界人對法蘭西文壇之真正的觀察。俄國道斯陶¹⁶以也涅斯基出世後，巴爾沙克之名益彰。將來之巴氏，或可代服爾德而領袖法蘭西與世界文壇也。此其間，不過懷疑派與篤信派之分耳！

樂爾河直穿中學，分全校為兩部。河東與河西。花園佔四分之三。校長與監學，視中國學生與法國學生無異同。管理至嚴，不能自由出入。法國學生，確少自治能力。歐洲社會，沒有法律，真無天日。法國中學，沒有監學，學生要造反了。自治的能力，是華人的特長。中國雖無政府，人民並不覺得。因為道德的訓練自祖先以來已含在遺傳性裏。中國的文明，幸而是非法治國！

楓丹白露¹⁷同學組織一個遊藝會，宣傳中國文化。海外聽琴聲，自不少低頭遠想！而拿翁¹⁸故宮，却引領望我。

春假，巴黎華法教育會開勤工儉學談話會。萬多門中學委我代表列席。當時討論工學同學出校入廠之問題。忽然間文牘蕭先生宣布李石曾先生最近由國內來函。并報告里昂中法大學之經過。蕭先生得意洋洋，劉先生向先生皆喜形於色。全場菜葉面孔的勤工儉學生，氣爲之振！

錢用盡了之後，跑回巴黎找工。華僑協社，新到同學，比前更多，不說希棚沒有空位，即是新開闢的地窖子，也無缺額。

所幸我自己出去跑了不久，就找着了工。才知找工不難，并不要手藝，只要舌頭滾出幾個洋字出來，讓人家聽得懂，雜工「馬老五」¹⁹有的就可做了。我起初在巴黎火車站旁邊一家木工廠裏找着了工。去的時候，填了合同簽了字，管理人驗了我的居留證。然後聽說：「去上工吧！」搬木頭，抗木頭，頂木頭。不要手藝，倒要一付硬肩背，倒少不了一塊

大好的頭顱。第一天，做了六點鐘。回來倒在床上，飯也不想去吃，連大小便，都懶得起來去解。一刻閑，都是好的。今而後，才知禍福苦樂，是沒有絕對的，完全比較中來的。是沒有理想的，完全是血汗的結果。第二天，清晨五點半，那無情的鬧鐘噙噙不住的來叫，好似說：

「起來，穿衣服，去上工廠！」

我却來去的思索。看去好還是不去好？一想起了布棚，連想起了地窖，再想起了那維持費，撲突！我起來了。

冷水、麵包、可可糖、接連咽了幾咽。北風兒，你吹我吧！我不抖，也不動。穿上工衣，好冷！

工頭來了：快快做！

經理來了：快快做！

廠主來了：快快做！

我這才辨別出來工人與資本家是兩個階級，一上一下，一壓一抗，彼此相爭不讓而成的階級奮鬥！工頭與經理，不過是中間人物，幫助資本家來壓迫勞動階級的。

我每天晚上，工餘之暇，遂專讀馬克思²¹的資本論與克羅泡特金²³的革命者的話、麵包²⁵略取，以及其他社會學說的叢書。漸漸的我遂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而傾向於無政府方面了。

忽然間，木工廠、無多工作，歇工。工人全都站在馬路邊步行台上喝西北風！工廠出品至多，出品銷場至少。往返不能週回，工廠因以停閉。歐洲大多工業，都是如此，暢出奢侈品，造物不問生產與消費，有無關係；只要一時有大銷場，立刻千千萬萬的大批造出。與日用消費品有妨礙與否，這不是資本家所可意料而計及的。不過一旦市場充滿，貨不能銷，資
本家關上廠門貼出「歇業」兩字就完了。他已發了橫財，再去另開工

廠。這裏有手藝與無手藝的工人，同是一樣的餓肚子。

這種工人不安的現象，在歐洲遂造成極激烈的階級奮鬥，社會的均率，因生產與消費懸殊太重，再也無法還原。而奢侈生產，破壞生產原則，比日用消費，高出萬萬倍！簡直是物不應需！資本家，欲求補救方法，遂實行工業團集與資本合一。幾家小店，合成一家大店。幾家小工廠，合成一家大工廠。糧食公司說賣多少錢一石麥子，少了一文，也買不來。糧食公司要叫巴黎人餓肚子，巴黎人只好餓肚子。

資本組織，既穩固而又完備，對我們這種東方無組織的國家用經濟來殖民，我們能有命活下去麼？他們把我們的麥子稻子，一切糧食與布帛以及造屋的鐵石磚木，用極廉的價買去，操持他們自己國內的商場。他們將奢侈品運給我們。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我們的均率自然大變，我們的社會，如何又能安寧呢？他們反說華人好內亂！

然而歐洲資本制度，就永遠能不搖不動麼？等到民衆無衣無食無住之後，階級戰鬥成爲最烈事實。資本家不能銷售集中的產物，經濟不能輪還，資本制度之末日，可要到了。

我敲了一下門，裏面有應聲說：

「進來！」

「吳先生，我特來看你。」

吳稚暉先生新從國內來，——民國九年六月——大家都以勤工儉學的耶穌救主到了。我正去看他。

他的神色，倒有一些兒不自在，他來，他不是辦里昂中法大學來的嗎？他來，他不是替我們勤工儉學生來解決工學問題的嗎？昔日鼓吹勤工儉學的吳先生，今日來實行解決我們水深火熱中的工學問題。

吳先生，我致敬你！你是我們的耶穌，你是我們的上帝！

他說：「華法教育會是李石曾辦的，里大是我辦的。」
又說：「我吳稚暉的里大，與他李石曾的華法教育會，是沒有絲毫關係的。你們勤工儉學生要去找華法教育會。將來要進里大須報名投考。」

這一來我們才知他的葫蘆裏賣得甚麼藥。可憐蟲的勤工儉學生竟是廣州政務總裁會議席上的犧牲品！

吳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此番出來，在與辦廣東大學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學之外，自然也有一樁心愿要還的。

幫幫勤工儉學生的忙。既然吳先生也是華法教育會的會員。我們勤工儉學生沒有能力來華法教育會向我們報賬，也沒有能力，組織勤工儉學生會的評議會，請吳先生幫忙。他立刻允許了。他晚上到我住的巴黎²⁷客寓裏來，和我談了好久，關於華法教育會以及勤工儉學生解決

的問題，我對他備述其詳。

華法教育會辦事人迫於吳先生之命，只有召集勤工儉學生大會。在巴黎哲人廳舉行，人爲之滿。開會後，華法教育會辦事人李璜先生，叫我做主席；而勤工儉學生方面，則公推吳稚暉先生。吳先生就主席之位，後，有一位四川人起立向我質問道：

「盛先生，李石曾先生給你多少錢來辦勤工儉學生會的？」
我還不會有時間回答，但聽得一片合奏的聲音，答復道：

「華法教育會的走狗！」

全場秩序大亂。吳先生竭力維持秩序。一片聲音：

「報賬！」「報賬！」

劉先生登場，說了幾句話。只聽：

「報賬！」「報賬！」「報賬！」

賬如何報得出呢？從來寫賬之時，就隨隨便便。到了結賬之時，個位十位百位千位萬位，都弄不清楚！勉強總計起來，差得太多！好歹從前寫賬之時，不過自己騙自己，是夢想不到要報賬的。誰知中國光復之後，人民思想大變。而自「五四」以來，簡直不能「混賬」了。

華法教育會既不能報清賬，勤工儉學生會有自治的必要，大家議決組織評議會責成華法教育會召集。另外請電上海停止再送勤工同學。

吳先生無話再說，回國去了。隨後華法教育會仍然是華法教育會，勤工儉學生還是勤工儉學生。國內華法教育會還不斷的一批一批向法國送勤工儉學生的問題，愈不可解決了。

同學方敦元拳打華法教育會書記劉先生。同學看了這齣全武行，覺得痛快！

劉先生辭職養病他去。

華法教育會中國會長蔡子民先生來法之後——民國十年五月
——住在里昂發去中國的一個電報。這個電報的譯文是：

「……既無勤工之志又乏儉學之能……」

他宣言說：

「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脫離關係！」

早一些宣布也好，遲一些宣布也好。在華法教育會未組成勤工儉學生獨立評議會之前，在華法教育會陸續送來同學至一千多人之後，華法教育會對於勤工儉學生負的責任，到了無以復加。那時蔡先生來宣言與同學脫離關係。

同學王演繪死在旅館，二日，無人過問，領事館推公使館，公使館推

華法教育會。華法教育會說：「我們與勤工儉學生脫離關係了。」王君，你何不幸死在這個時候，你又何不幸生在這個時代？

同學張俠逸在醫院解剖後調治，聞華法教育會與同學脫離關係，連醫藥費一併脫除，遂遷居平民醫院。病轉劇而死。張兄張兄，伊誰殺汝？我不批評華法教育會，我但說勤工儉學生來法後之死亡人數在二百之上——吃菌子死的、吃炸白薯死的、失蹤死的、肺癆死的、瘋癲死的。

天主教青年會都來救濟流落海外的苦學生。

法³⁰國外交部也來組織中法維持²⁹委員會廣行慈善事業。後來改成中法友誼會。機會極好利用，出錢即可收買洋奴！

民國十年正月陳籙公使也正由國內來法，聽說：他與李先生意見不合，但到有心來幫忙。

勤工同學不會吃教飯的都聚集起來去公使館要求生存權與求學權。那華法教育會維持費是再也領不到手了。

向警予女士哭啼啼的叫出：

「生存權！求學權！」（共值幾百方一月。）

那「二八運動」即二月二十八日完全如同一羣喪家之犬，無路可走，聲聲狂吠。泰山的華法教育會既倒，危卵的公使館，如何抓得住呢？……生存權！求學權！幾百方一月？……

陳公使已允立刻將全體送進學校，并允四百方一月維持三月，靜待北京政府回信關於善後辦法。同學怕「公使滑頭」不肯讓步。有叫「打」者！陳公使已由法國警兵保護出使館。千百同學，被鎗把及警棍亂擊抱頭鼠竄，退出公使館，嗚呼，治外法權！

有的同學，與警兵對打，當時巷戰至久，才退到塞夫方園。³¹中法大戰

尙未解決，法國方面派出維持巴黎治安最有名的警備馬隊來毒打徒手同學。傷者無數。「五四」中國學生與中國軍警衝突，「二八」則中國學生與法國軍警戰鬥。誰敢再說，中國人怕外國人。

同學王木跑回哥倫布走到曲路口被電車碰死。有的同學拾得他一塊血淋淋的心，放在火酒裏面，以作「二八運動」失敗的紀念！

北京徐總統送了法國一份隆重的禮物，巴黎大學也就報答他一個名譽博士。徐總統特派專使朱啓鈴來辦理授受。——民國十年三月——同朱專使來者，有吳鼎昌。巴黎同學，極關心吳之使命。聽說來交涉借款五萬萬元。後來在哲人廳開華人大會，——同年六月——請陳公使出席答復。使館一等祕書王曾時代陳赴會答復，不得結果遂被打。陳公使先後電回國內，都說勸工儉學生亂打人，以致國中父老把

我們都看作流氓再也不來接濟可憐蟲了。唉！里大！唉！華法教育會！唉！公使館！

我暑假中由蕭梅臘³³做紡絲工出來到里昂預備去參觀生絲檢查所，住在聖意³⁴乃納山上協和飯店內。對門就是「里大」。

閒時也遇着褚民誼先生，談東談西，偶爾說到勤工儉學生與「里大」他說吳稚暉先生的話：「里大與勤工儉學生，是沒有關係的，你可對同學說說清楚。」我望了他兩望。這是民國十年九月初。

忽然九月十九日李隆邨——即李列三³⁵——從克魯³⁵索來了，對我談道「里大運動」經過情形以及巴黎同學要來里昂種種。我當時對李隆邨說：「里大運動」與我個人毫無利益我是不願來里昂念書的。而且我反對這種與會館相同的一座「里大」宿舍。不過在道理上說來，我應該加入這種運動。但是要依我下列三個辦法：1. 大隊同學暫不

來里昂²代表先到謀與「里大」辦事人開對席會議。³在里昂輿論界作運動，擇日去見愛里友³⁶穆岱雷朋古朗等人，引起同情。假如不是如此，我立刻脫離運動。李當時允函達巴黎同學。

忽然間李接一電，二十一日早晨，巴黎大隊全到，佔據「里大」。李急找我辦交涉。去見羅因³⁷省政府代表，與彼「里大」運動來源。他說：「剛剛你們發去公使館一個電報，說你們被軍警包圍，今晚有極大危險，這電報是不是你發的？」我簡直莫明其妙。旁邊的褚民誼先生插進來一句話：「問他，是不是陳公使發車費叫他們來的。」

我這代表關在悶葫蘆裏，不得已去問總代表趙世炎，他說：「再不然，大家就要散了。」我再問李隆邨，他才把陳公使叫同學來估「里大」的情形，對我說了。我登時發氣道：「我確再也不過問了。」李回說：「正好利用官僚！」我遂離里昂。

後來聽說代表全逃走了。只有李隆邨同一百零八同學一齊被武裝軍警兩個壓解一個學生，如同遣戍囚人，離開了法國回中國去了。巴黎方面，那時有陳籙有章行嚴有吳稚暉都竭力來幫勸工同學忙的。勤工同學走的時候，——十月——正是國內新招來的同學到里昂的時候，他們命運的懸殊，就是廣州政務會議席上的一句話。究竟甚麼是里昂中法大學簡稱「里大」的？不過是舊砲台上蓋了幾座新房子，化去七十萬元，定了九年合同的一座中國學生寄宿舍而已。後來聽說褚先生也被打跑了，吳先生也被趕走了。外國人花弧³⁸中將代理校長——究竟是舍監是校長，必也正名乎？

民國十一年二月，巴黎出了一件怪事：李鶴齡鎗擊陳籙公使。李鶴齡代被壓回國同學報仇，鎗擊了陳籙公使。這個李鶴齡，是清華學生，人

長得極漂亮，英法語又極其熟練，愛運動，同學多與爲友；惟家境極寒，志氣倒不小。爲報復被遣解同學之恨，展轉介紹得爲鄭毓秀女士的祕書。鄭女士家裏女同學極多，而宴會也多。公使專使，南方北方的外交偉人，庭爲之滿。那天，在陳公使偕某君出鄭女士寓所時，李鶴齡兵兵三響，鎗雖未傷陳公使，却嚇壞了人不少。某君肩頭開去了一塊，他對人說：「我再也不敢去鄭小姐那裏了。」

一部勤工儉學史，非常複雜，不過我簡單記出有關於全體的一些重要事實。

「里大運動」雖說失敗，確是成功。何以故？勤工同學從此得了一樁極大的教訓，天上飛的雀兒肉，我們這些苦命的蛙兒，是吃不到的。

從前做工是一個名辭，勤工儉學，是一段故事，大多數同學的心理，都以爲那苦的工，中國學生如何做得？得這種苦工錢，去求三四年的學，

那豈是可能的事！因此去爭「生存權」與「求學權」釀成「二八」與「里大」兩個不幸的大運動。有一部份同學，主張實事求是：既來勤工，就該好好的去學習，勤勤的去做工！

「里大運動」失敗之後，維持勤工儉學生的機關，只有教會與外交部合辦之中法維持委員會，同學中有不少恥食嗟來之粟者，輒去做工。

此番入廠的同學，大都矢志勤工，手藝既精，法語又熟。各工廠都十分歡迎中國勤工儉學生。我們却感激蔡李吳諸先生提倡勤工儉學運動之成功了！

民國十一年秋北京政府匯交巴黎華法教育會分給勤工儉學生款項十萬元。——聽說這筆款子是李石曾先生奔走多時的結果，那時

正是直奉戰爭之後，徐世昌退位，黎元洪復職，王寵惠代理內閣，李先生拿自己的車費代我們奔走，我們非常的感激李先生。

平時並沒有勤工儉學會，同學聽說款到十萬元，立刻組織勤工儉學會，同學任卓宣被舉爲總書記，遂發生共產黨把持總會的結果。

平時也沒有華法教育會，實際就是一所轉信的機關，李卓走後，是弓鎧在那裏；後來是楊鶴川，遂發生青年黨把持華法教育會的事實。

十萬元到，華法教育會也有了組織，來管理分配，與勤工儉學生發生關係。蔡子民先生也不能料有今日。

華法教育會當時的書記，是高陽李光漢先生，他與法國上議員于格儒先生就組織了一個分款委員會。于先生與碧細夫人愛中國文明之心，人所共知。他們喜歡幫中國人忙，更樂於幫中國苦學生的忙！于先生在分款委員會不過掛名而已。後來李光漢先生竟將一部份公款，買

成馬克，希圖獲大利！同學全體不得已去見于先生并加警告。于先生急得淚下，說道：「我是好心好意的來替中國無恃無怙的苦同學幫忙，從來沒有拿過一文錢，你們現在倒要到法庭去告訴我侵吞苦學生的款項。我年已將七十，兩個兒子陣亡，髮白的人，不會到過公堂去對證，你們現在還叫我去到那鐵柵子前面去做被告麼？」說畢不住的流淚！

中國人的笑話，引起外國人的哭訴，總不算壞！華法教育會的書記李先生算走了。帶去德國的馬克，千千萬萬，不過紙捲一堆而已！

當時勤工儉學生總會，組織極好，調查各同學的履歷，亦極認真辦理，審查勤工儉學的資格，彙造成冊。各省勤工儉學會協同總會辦理此事。各省勤工儉學會亦分頭向各省運動省款，同學各人，已有不少存有儲蓄。較之昔年，人人都喜形於色，人人都想代「勤工儉學」四個字增光！

可惜黨派運動，極其激烈！共產黨，學青年會與天主教以及法國外交部來收買勤工儉學去念馬克思的列寧主義，服從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命令。於是乎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以及候補赴俄的共產青年團。與共產黨針鋒直對的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其外有共同反對青年黨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工餘雜誌社的無政府黨！後來才有國民黨。

一個堂堂的勤工儉學生總會，爲苦同學解決終身問題的機關，遂變成海外中國的政治舞台。你這一黨來把持，他那幾黨聯合起來反對，甚至於常演出一些全武行！

好了，共產黨大多數去俄國，沒有人再來把持總會，勤工儉學生總會遂亦不幸消滅了。

那末，最後，要說到民國十五年勤工儉學生爭分庚款聯合會了。爭

分庚款的運動，始於蒙白里同學，當時朱洗發起。他說：「明知不可得，但不能不爭。」我贊成，諸同學附議，遂組織蒙白里勤工儉學生爭分庚款會。他們推我做書記，并舉我去巴黎籌備聯合會的事宜。一面通信各地，勸其組織分會。我到巴黎後，立與諸同學接洽；而黨派分歧，極感困難。所幸我是無黨，而又高倡以勤工儉學，聯合同志。當時青年黨的態度懷疑，國民黨有三處，一、三民派；二、南京國民派；三、漢口國民派，都主張一致爭分庚款，極力贊成；共產黨人數已少，唯伏在漢口國民派中，爭款贊成，不來合作的；社會民主黨與無政府黨均竭力助聯合會之進行。

各地分會，先後成立，巴黎各地分會，亦按區成立，此次打破各省勤工儉學會的模型，組織各地同學分會；又打破勤工儉學總會的把持，組織聯合會，向各處進行，做爭分庚款的運動。先造名冊——東方雜誌上曾發表過——審查結果，彙寫五本。一呈法外交部，一寄北京庚款管理

處、一留法使館、一交穆岱先生、一存聯合會。當時我與鄭延毅同爲聯合會書記。

李聖章先生來了，由里昂到巴黎；他來向勤工儉學生擺一擺駕子，鬧一鬧皮氣，就走了。

法國方面，已運動成熟，外交部裏人已滿口應承，下議院中各地議員由各地同學分頭接洽，都允幫忙；而穆岱先生問分給的方法。我們說：「入學者支款。」法國報界亦極幫忙。兩處報紙將我們的宣言登出，並加極欽仰的批評。羅曼³⁹羅蘭更有信來獎勵同學。

當時有一種傳單現譯如下：題爲「我們是些甚麼人？」

「我們勤工儉學生，昔日在中國，曾在北京南京廣州上海各大學，各高等專門學校，各省中學校畢業。我們到法國來了之後，腰中無錢；但我們的希望，是來求高深學問的。因此，我們首先矢志勤工，我們已經做

了好幾年的工作，現在還在下列工廠做工呢：西特羅恩，婁暖，畢爾里埃，義斯巴洛瑞沙，勞倫，法爾曼，安里友，巴提牛，地雍補同，白松電話公司，于慶松以及其他諸公司，以上在巴黎；在外省：就在雪乃帶爾大廠，克羅索總部，費爾米尼，奈威爾，哈佛爾，聖德田，聖沙門諸分部，在窩休省，力爾，羅昂，里昂，各織廠，葛洛布紙廠，凡爾賽的苗圃，天藍岸的花園，大西洋上的沙灘，樂麼的田莊，蒙白里的農場，里昂的植物院以及其他各處的田園。

我們，勤工儉學生，做一極短時期的學徒後，遂變成有手藝的工人，或工頭，或畫圖，或工程師助手，以及其他職務。

我們矢志勤工之後，得下了的工錢，儲蓄在一旁。然後我們去進學校，進大學，入專門。差不多法國各著名大學專門皆有中國勤工儉學生的踪跡。比如巴黎大學，史太師堡大學，蒙白里大學，力爾大學，葛洛布大學，里昂大學，土魯司大學，南錫大學，婁納大學，克來孟大學，以及其他各

大學比如。國立高等農業專門學校，格力農，蒙白里，婁納；巴黎農學院，多埃農業工藝專門學校，凡爾賽國立高等園藝專門學校；巴黎高等礦業專門學校，聖德田礦業學校，各國立工藝專門學校，里昂中央學校，南特寶利太克尼可學校，北方工業院，葛落布電術院，葛洛布法國造紙專門學校，南錫高等林水專門學校，聖錫爾陸軍學校，巴黎高等梁堤學校，高等電學校，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以及其他學校。

我們大多數勤工儉學生都在農業、工業、或商業實習學校畢業，或是在都埃與亞資礦工學校畢業。

有許多是已經得了碩士，其餘的已將要得了。

有幾位已經得了博士，回去在廣州南京各大學當教授去了。

有的在歐洲大學做教授的助手，有的做專門教授實習的主任。要談到專門人才呢，勤工儉學生中可分兩種：其一、純粹科學人才；

其二、應用科學人才。

其一、有地質人才，植物人才，動物人才，生物人才，數學人才，物理人才，化學人才，地理人才，以及其他各種人才。

其二、有電氣工程師，農學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化學工程師，礦務工程師，梁堤建築工程師以及其他工程師。

其餘的學文學，藝術，法政，醫學與藥學。

以上種種不過欲以簡單的文字將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的宗旨是來研究一切實在的情形寫在極短的篇幅上。總之，勤工儉學的宗旨是來研究歐洲文化，尤其是法國文化，希望將來回東方之後，改進中國的命運。無論如何，他們是中法親善與中法友誼的建築者，在工廠裏，與工人共生活，在田莊裏，與農人相往來，能說能談，能溝通勞動社會。在學校裏，與教員，學生交接，致知格物，能溝通智識階級。

那末，我們勤工儉學生終日所做的事，莫非華法教育的事業。

因此我們想來，或者也可以有分一部份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資格，況且這筆款子退還的時候，是指作教育經費用的。」

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爭分庚款聯合會書記盛成鄭延毅始終沒有接得回信！北京李石曾先生也不給我們回信！後來結果只落得敬候北京解決……

我現在來做一個結論，與國人談一談我們勤工儉學生的使命。俗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又說「苦盡甘來。」

我國自戊戌政變以來，留學生至今日，可列許多等！留東學生，留美學生，留歐學生！可是這些留學生在海外的時期不多，或則拿官費在海外立家庭，而對於海外沒有一種真確的認識。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忽由意想趨於實際，留學生的階級增多，有官費生，有自費生，

有儉學生，有勤工儉學生，有華工儉學生。後二者，破除一切成見，去研究歐洲實際社會的組織，唯最是歐洲社會的現象與牠的循環法。在外面看來我們勤工儉學生是受社會化，共產化與無政府化，其實我們是「知行合一」的堅決的信徒與實行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勤工儉學的主義是：

「工者必學，學者必工。」

一部勤工儉學史，敍到此處，可以完卷了。但是社會的改革，往往以多數的犧牲，造成少數的結果，古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

雖然，勤工儉學成功者，不曾枯了萬骨；但是天演公例與社會原則，還是給強者勝者以成功的機會。

強者勝者，是吃盡苦中苦者！

自然，從前提倡勤工儉學運動者，可以說：「有志者事竟成。」又有誰給意志薄弱者一些堅強的意志呢！

(1) 8 Rue Bugeaud Paris

(2)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ne-Colombes

(3) Aulard, professeur à la Sorbonne

(4) R. Périé, inspecteur d'Académie de Paris

(5) Liyuying 李煜瀛

(6) Hugues Le Roux, énéateur de Seine et Oise

(7) Madame Bessie Hugues Le Roux

(8) 「里大」是里昂中法大學的簡稱。

(9) Alice guilhem

(10) Il' Humanité

(11) 萬多門中學

Lycée de Vendôme

(12) 樂爾河

Le Loir

(13) 巴爾沙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14) 龍沙

Bonsard (1524-1585)

(15) 服爾德

Voltaire (1694-1778)

(16) 道斯陶以也溫斯基

Fedor Dostoïevsky (1821-1881)

(17) 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18) 笨翁故宮

Palais de Fontainebleau

(19) 「馬老五」Manœuvre 之譯音

(20) 階級奮鬥 La lutte des Classes

(21) 馬克思 Karl Marx

(22) 資本論 Le Capital

-
- (23) 克羅池特金 *Pierre Kropotkine*
- (24) 革命者的話 *La Parole d'un Révolté*
- (25) 麵包略取 *La Conquête du Pain*
- (26) 工業團集與資本台一 *La rationalisation capitaliste*
- (27) 我那時住在 1 Rue Perronet 吳住 *Rue des Ecoles*
- (28) 巴黎哲人廳 *Salon Savante-Salle D. rue Serpente*
- (29) 中法維持委員會 *Patronage d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 (30) 中法友誼會 *Association amicale et de patronage franco-chinoise*
- (31) 塞夫方園 *Square du Savre*
- (32) 曲路口 *Courbevoie*
- (33) 蕭梅臘 *Chomerao*
- (34) 聖意乃納 *St-Irenee*

(35) 克魯索

Le Gressot

(36) 愛里友，穆岱，雷朋，古朗

Herriot, Moutet, Lebon, Courant

(37) 羅因河知府

Préfet du Rhone

(38) 花弧中將

Colonnel Fabres

(39) Romain Rolland

第五章 海外之木蘭海涯思丹

我在工廠上書，請求法國農部，批准我進法國三個農專之一蒙白里農業專門學校。格麗隴重五穀，婁納重畜收，蒙白里重葡萄與蠶桑。我來是學蠶桑的。決定不必去里昂中法大學——？——報名投考了。

進校之後，實習農業，頗有興趣！這是我數年來終日所希望的學農，達到目的了。學動物、植物、礦物，引起了我與自然的情誼。可憐我法文太

差，每週考試太難，每月兩次的農工報告，弄得我簡直好苦，幸而不久年假到了，好休息了。

我坐在那裏，飢腸屢轉，正是我去餓鄉的時候。在空空門，搭莫愁車到絕糧城，由悶村到極苦莊。過一息河就到彼岸。無富貴，無貧賤，真是一律的絕對平等。可是我旅行之時，不會忘記帶了紙筆。所有的新聞，都默默的記下了：

「好餓鄉！」

我到巴黎來找麵包充饑，碰着了亞美尼亞國的木蘭女兒名海涯。思丹姓介福閑恩。這位巾幗丈夫，真可了不得！我受她的影響至大，我會渾渾沌沌般愛過了她的。

海涯思丹十歲時，致書托爾斯泰與之討論愛情問題。到了十六歲，她從中學歸來，正值歐洲大戰。亞美尼亞人起兵反土耳其，謀復數千年

前的古國。將軍某統兵與土人戰者數次。海涯思丹，決志從軍。

父氏不許其行，囚之三層樓上。數月後，海涯思丹假裝不去。但仍不得出門。一日，女同學來聚談而暗相約。至夜，海涯思丹從樓墜地，不傷。開門直走，至其友家，車已在。

父至：「你不害羞嗎？半夜私奔！」

她說：「你不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亞美尼亞祖國的愛國男兒！你僅僅是一個亡國奴，那裏是我的父親！」

父急去叫土耳其警兵來逮捕軍裝的女男子。汽車已去，追者隨後開鎗相擊。車已去遠，父悵而歸。

兩年。

木蘭兒，真難得。先在炮營，後充將軍帳參謀。歐戰停止的時候，亞士亦休戰議和。退伍之時，全軍亦不知海涯思丹爲女子。

歸家之後大病。父不認爲女。海涯思丹說：

「爸爸！好爸爸！上帝也憐惜病人。請你看上帝的情面，容留我至病愈而止！」

十餘日後，病稍痊可，海涯思丹不辭而去。到俄國莫斯科投高龍陶逸。那時正值高氏充當蘇維埃政府教育委員。海涯思丹做她的祕書。到了列寧與土耳其簽和平條約的時候，海涯思丹到克倫麥⁸林宮去問列寧。

「同志，條約中承認亞美尼亞獨立麼？」

列寧答說：

「同志，條約中不曾提及這點。」

海涯思丹在簽約前數小時離莫斯科東去，高龍陶逸，苦留不得。去高加索⁹，充當教育委員數月。遂決志西來學農。

由奧德沙¹⁰裝水手，渡黑海至君士坦丁、來馬塞。習法語而囊內空，不得已去比利牛斯山¹¹中做礦工數月。

此時，正由南方回到巴黎，在萬國女學生會當帳房。相見之下，一如故人。晚間，在大路上徘徊，人各手執一紅花，如瘋如狂，真不知天上人間何處好，木蘭兒，如奔牛，不撞刃山不掉頭！

我在當時尚不覺到愛之必要，也不解愛爲何物。於是乎也有幾段狂愛的故事，狂愛是從亂愛來的，與戀愛無關。海涯思丹對我說：「成，你不知愛！一天啦！二十一歲的成年人竟是如此！」

我回蒙白里之後，終日在悶鄉生活，愁與苦，是我唯一的伴侶，終日不離我的前後。再也不哭了。哭爲甚麼？任波¹⁴說：

「細雨灑蕭城。」威倫¹⁵回說：

「血淚葬我心。」貝多¹⁶說：

「泉無譁！你好哭！」我說：

「微笑比一切都好！」

看見了相思花，想起了老母，相思花，相思花，海東去，日西斜，我心如水不歸家。聽鶉，不禁叫起來：子規爲甚苦啼啼，一夜相思爲汝低。

所幸好，當時我新結交了幾個朋友，承他們的情，都很關照我。遂認白¹⁷先生爲父，高倫¹⁸夫人爲母，于格儒碧細夫人爲長姊，古丹梭¹⁹爲弟，我的海外家庭遂在思想中成立了。

(1) 蒙白里 Montpellier

(2) 農業專門學校 Ecole nationale d'Agriculture

(3) 格麗隨 Grignon

(4) 婁約 Rennes

(5) 亞爾美尼亞國 L'armenie Armenia

(6) 河涯思丹·姓介福開恩 Hayastan Kevorkean

(7) 高龍陶逸女士 Kolontoi

(8) 克倫麥林宮 Kremlin

(9) 高加索 Caucase

(10) 奧德沙(俄海口) Odessa

(11) 比利牛斯山 Pyrénées

(12) 萬國女學生會 L'oyer International des Etudiantes

(13) 帳房 *Cuisinière*

(14) 任波 *Arthur Rimbaud*

(15) 威倫 *Verlaine*

(16) 貝多汶 *Bethoven*

(17) 白理愛 *Raphael Férib*

(18) 高倫夫人 *Ma Jume Magali Collin*

(19) 古丹梭 *Jean Coullanceau*

第六章 意大利

提筆沉思，再也想不起了。意大利，念海中之意大利，忘河中之意大利，出意大利之盛成與到意大利之盛成，同是一個盛成而絕不是一個盛成。

意大利，意大利，愛神真神美神之意大利，是盛成西方的中國。
無限情腸所盤繞的巴都，無限神思所回照的露意莎，無限靈星所
拱護的「神曲」與「新生命」丹丁，焦陀，并立在我夢魂之中：一詩一
畫，我心搖，我情動，我默思當日：

「巴都」

焦陀畫院

露意莎，她，一手拈花，一手招我。

她，她，我，我。

她字沒了，我亦忘了，何處去了？

臥柳橫藤也忍不住了兩心緊抱。」

「巴都」

植物園

歌⁹德手植棕櫚葉陰之下，影兒是誰？

她的雙唇上下，吐出了一句：

T'amo「達謨」

不是佛法之名，不是祖師之號。意大利語，中文譯作。

「我愛你」

「巴都

波¹⁰河東流

桃紅柳綠葡萄亭下，舟兒不搖不蕩，槳兒雙雙齊下，露意莎的母親，在那夕陽影下，映出我的母親言語形態。

她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她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

愛情乃人生無上之藝術，在愛情之懷裏，那裏還有黃白種族的分別？

「巴都

太地路十三號

我的肚子痛的要命，也要走到那裏去。

因爲她也病了。

一步一步的進，走不了，爬前去。

所幸丹丁不笑我的情癡，焦陀也不畫我的情態。

相見之下，病在那裏？

她是意國女子，我乃中國男兒。論種族，有黃白；論文化，分東西，論宗教，論遺傳，那就相差更遠，論思想，論心理，必也大不相同。

奈何她與我害的同一種病，更怪的，是害的同一種相思病！
愛與苦，是否亞當唯一的兒子？

我的情苗勃勃的長，我的覺性也大放了。一夕，我聽了貝多¹¹汝第九
合奏，立刻，我對露意莎備述樂人的心理。露意莎極爲之歎服。從此以後，
西方文化與藝術，再不能把我當作門外漢了。

巴都大學七百週年紀念。

大學校長路加代羅¹²請我做外賓招待。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五月全世界大學派代表往祝最古大學之週年紀念。中國由朱英代表。當時，我與各國各種人士之接觸，思想上與情感上，都受極大的影響。

意王主席。

印度大學教授好意子宣讀梵文祝詞，音極悅耳。其餘祝詞答詞均用拉丁。

會散後，全體結隊遊行街市。我亦乘車隨行。婦女在樓欄上，散下花來，車爲之滿。學生教員，皆着制服。各國大學制服不同，而一國之中大學制服亦復互異：牛津、劍橋、倫敦、柏林、巴黎、蒙白里、羅馬、維也納、華盛頓、墨西哥、以及印度，真是大學教授制服之博覽會。學生有古裝者，與戲場跑馬，有何區別？

在意國，見中國人至少，故對中國人之感情，非常之好！我則備受歡迎。紀念會閉會之後，大學酬我紀念章一枚。

威麗斯¹³。

聖馬可大教堂。

公侯舊宅與湖海新波。

紅日青天之下鐘樓增色。

聖馬可廣場之中，至少有萬人鵠立，昨日巴都大學七百週年紀念與會師生，今日羣來觀賞名城的風景。威麗斯的市政府招待外賓備極周到，在鴿兒飛來飛去名勝廣場之中東西南北布列了四座講臺。

「中國男兒請登臺！中國男兒請登臺！」

也不由我分說，大家將我舉起來，如同上帝拈花一樣，放在演講臺上面。我的臉兒紅一塊白一塊。我的心兒上一回下一回。我的腿兒腳兒，不斷的顫動。我自己，是在天上還在地下。那時我再也沒有時間來答復這個問話。我只要……我只要……急得我只要……

忽然間臺下見有露意莎，她的雙眉，不斷和我笑話作態。
忽然間，我說：

「蒼天，蒼海，紅日，紅波，聖馬可教堂，聖馬可廣場，人多，鴿多，令我醉，令我歌，如何如何奈我何！」

雷聲萬應之下，全場一響之中，但聽：

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

「威麗斯名城名士，多承厚誼，欣幸無極！這正是十三世紀的回音，諸君當不會忘却瑪可保祿罷！」

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 乒乒乓乓 中國男兒萬歲！中國男

兒萬歲！

「藝術的威麗斯，自由的威麗斯，第一共和的威麗斯，中國男兒死也難忘今日，中國男兒三呼威麗斯萬歲！」

乒乒乓乓！威麗斯萬歲！中國萬歲！共和萬歲！

全場萬人，只有一個呼聲：萬歲萬歲！即是波聲與鐘聲也不過將這

個萬歲呼聲寄傳到東方的民國。在那意大利黑衣黨稱霸之時，共和自由，猶如雷驚電震，忽然在公共場中出於萬衆之口，這也自非偶然！

我反覺到不幸，被葬在萬花之下，許多婦女還不斷的向我拋來。天女天女，我沒世也難忘散花好意！再也不敢當這多多甜甜的蜜吻了。

我的露意莎，鴿立在臺下，等我下臺來，與她行吻禮。在這蜂蝶叢中，玫瑰與石竹花堆下，弄得我的她紅一陣白一陣。又歡喜，又煩惱。幸而是同車歸去。

六月暑假前大考，正在蠶期之後。我與露意莎同一蠶室，養育蠶兒。由卵化成蠶，由蠶化成蛹，由蛹化成蛾，採桑切葉，分箔除沙，眠蛻之時，從不會忽略一息。模範蠶室之成績，遂成全校的口碑。大考之後，二十人中，我名列第一，得榮譽最優等。而我的論文主旨與主任教授直相反並且

水火不相容。

武地納¹⁵，莫梭利尼第一篇政治演說辭所在地：莫梭利尼，無論如何，總是意大利最大的一個人物。他的政見，我不贊成，而他的才能，却不可漠視！

意大利與法蘭西不同。法蘭西自大革命後，地方門戶問題早已消滅，而意大利則絕不能容中央政府之集權，各省分倡門戶自主之說，戰後尤盛。政治方面，趨向社會主義，而一般人民則不知經濟爲何物，社會主義，僅僅乎選舉而已。議院中社會黨議員居多數。行政應，全國大小城鎮，又在社會黨掌握之中，而意大利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不能援救。歐戰之後，美洲資本，源源而來，意大利遂成爲美國經濟的殖民地。

莫梭利尼在武地納第一次黑衣黨大會議上演說曰：

「意大利既是凡爾賽和會席上的犧牲物。今以後，意大利只有倚賴意大利！我們意大利人的責任，意大利之興亡，就在我們的身上。……是就是，否就否，沒有是否均可的！……

法蘭西，不是我們的友人，是我們敵人，取去我們的沙瓦尼斯¹⁶斯土尼¹⁷西，又在凡爾賽棹上將四千萬意大利人活活的暗殺了。¹⁸

黑衣黨的目的，是報仇，是雪恥，是建設強大的意大利！牠的手段，是打倒一切與牠相反的政黨。牠的方法是格殺勿論。先對內，後對外！

我將他的演說辭，擇要而又擇要的寫在上面。在意大利與他相比有同等毅力的宣言，簡明確實，直而且真，可說是再好沒有。武地納，從此遂成爲黑衣黨未發之前的大本營。

莫梭利尼分三路進攻社會工黨，第一路亞爾卑斯山北路，由武地

納進佔威麗斯，巴都，威羅納²⁰，高畝²¹，圍攻米蘭²²。第二路亞德利亞²³的克東路，由武地納沿亞海南下進佔臘威納²⁴，利米里²⁵，撲沙羅²³，圍攻安柯納²⁷。第三路地中海西南路，由法意交界進佔聖來畝²³，沙窩納²⁹，沿海城鎮，圍攻吉老窪³⁰。吉老窪，安柯納，米蘭，三大赤色城到了黑衣手之後，直下拿波里³¹，猶如探囊取物。上羅馬，上羅馬，不過順便去走一躺吧了。

可是由武地納起到上羅馬爲止，不說多少頭顱變成骷骨，多少樓臺化爲焦土，單只計算用去豆油的分量，當在萬斤以上。灌豆油的方法，進步了好幾百次。

不說莫梭利尼之成功，是從武地納起。單敍我們四個浪子的步行周遊意大利也從武地納始。見了武地納，就見了莫梭利尼。莫梭利尼，在我心目中是武地納唯一最大的羅馬古蹟。

威麗斯名城百遊不厭，却千萬不要風雨中來。否則那最美麗最笑語的碧桑廷藝術也必悲愁，也必暗淡。而名師道納陀³³手出之糾糾武夫也必戰戰兢兢作態墜馬了。

到了寄鵝³⁴開，立刻進了咖啡館，借了一個皮鼓，來解決當晚食宿問題。

「蓼蓼！蓼蓼！大注意！今晚有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一個捷克人彈琴，一個羅馬利亞人說詩，一個德意志人變戲法，還有一個中國人——就是我——跳舞。」

江湖散人倒受意國人士的優待。當晚收入四百多意幣，食宿零用而外，可前去同遊臘威納名城。沿海灘南下，穿過波河的入海處。此時，四人之中有兩位要去遊十五世紀教皇友仁二世曾召集聖廷會議的非

拉³⁵乃城。我則不願繞道。捷克朋友也主張直下到漁村集市湖天重鎮的柯馬³⁶紀峨城。卒至分途四散，相約重會於臘威納。

我們後到，才知他們破了步行的約法，由非拉乃乘火車直到臘威納。捷克朋友極不自在，我再三勸慰。因為他們到了之後，即大遊特遊，將我們二人，早置之度外了。

臘威納，乃意大利之西京。當羅馬帝國末年，何羅³⁷李遇斯會都於此。後來東羅馬帝國威振西方的時候，任命外王也都於此，與羅馬³⁸巴威成鼎足勢。在西歷紀元七百五十一年時，法王³⁹斐本逼令龍⁴¹巴地人割讓臘威納於教廷，亦以此作外王之都城。到一千五百一十二年，在法軍敗西班牙及教皇聯軍大戰之時，法國有名驍將福⁴¹阿南畝公爵陣亡於此。因此，臘威納城，引起了我們不少歐洲中古時代的戰爭事蹟。好像那橋上城下尙留有不少的血痕。丹丁死於此。

丹丁，丹丁，你的「神曲」，永留在我的心田，你的「新生命」，永留在我的腦海。你的遺骸，倒留在這碧桑廷藝術中心的臘威納。你的她，在何處？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她，她，又在何處？你的青年，你的歌曲，你的神思，你如沒有了她，有你麼？

碧兒⁴²，你的心中，意中意，神中神，祕中祕，你的「神曲」，你的「新生命」。

碧兒在丹丁的心中，丹丁在意大利的文字裏，我爲世界賀紀實的文藝復興祖宗出世了！

將馬⁴⁴臘代史太與福蘭西施，一神女一畫師寫得如白鶴騰雲般的雙雙仙去。利米里，也不少丹丁的踪蹟。利米里的福蘭西施⁴³之情史中，丹丁竟

近於利米里，有一個小共和國，名曰聖瑪倫。⁴⁵居民有萬人。地有古城。環城有濠，完全不曾改變七八百年前的舊態。

由利米里沿海南行三十公里到撲沙羅城。意大利末葉音樂家羅細尼⁴⁶的生產地。羅細尼輕輕蕩蕩，愈落愈下，求社會之歡心，失樂人之本性。故不爲貝多汶所容。

沿海再南行七十公里到安柯納。亞海中最大之要港。昔日意奧戰爭之時，法相白里也曾首佔此鎮，奧人克之不果，遂敗。千八百六十年意艦隊奪之於教皇之手。在莫梭利尼稱霸之初，既佔吉老窪之後，未攻米蘭之前，千九百二十二年七月一日佔領安柯納。我等適當其衝，不幸而爲一代政治大悲劇的證人。莫梭利尼的口令是：「使安柯納變成意大利的城池！」在他未佔領之前，安柯納是否意國的土地？既佔領之後，又如何使安柯納變成意國完全的土地？變之後，只見血如雨。

安柯納的慘史，綿綿難敘，三月後也難有適宜的回感。去阿斯柯里⁴⁷參觀蠶桑試驗場之後，再也不敢沿海再走了。因為夕陽西下之時，紅紅綠綠，是血是波，真難說定耳！

急走台拉⁴⁸畝，南去齊愛堤，疾行十餘日抵罷里⁵⁰，未住，即再沿海東南前進到碧林地錫⁵¹，韋吉李⁵²死於此。

古詩豪韋吉李，你的浪遊紀實，何時方能完篇？你不如快快起來，與我們一同前去浪遊吧！

南方的意大利與北方的意大利，就完全不同了。北意大利是山是水，是草木，是林園，是一幅自然圖畫，是一篇神造文章；而南意大利則崖，則石，則堅，則實，則野，則大，則重，則久。我這才了解羅馬藝術結構的來源，以及韋吉李詩情中之含蘊。

不再南下，由碧林地錫去大倫台⁵³參觀幾十家蜂戶，晚又演江湖戲

法一套。由此沿罷桑台河道經炮蕩⁵⁵岔城，與沙萊⁵⁶羅城到拿波里。

到了拿波里之後休息七日。第一日去遊加撲⁵⁷黎島。何處進得去？

……如何進得去？……洞天福地，蒼松懸崖，難怪得高爾⁵⁸基同志在此黑衣

土地勾留，忘却了赤城的使命了！第二日去遊⁵⁹澎湃邑。昔日的文章，今日

的瓦礫。昔日崇拜之男子生殖物，今日仍在午天之下或沒或現呢。地不

愛寶，在紀元七十九年威蘇⁶⁰屋火山崩烈的時候，全城被席藏於地下者

千六百多年。至千七百四十八年土人發現石像，從此遂深掘，復現全城

幾半。而羅馬當時之建築與風俗盡露無遺。至於藝術之混合，澎湃邑則

尤可供專家之特別研究。第三日去遊掃籃⁶¹台參觀西方屈原之故里。西

方的屈原，名曰太蘇⁶²，生於十六世紀，曾著解放中之耶魯⁶³撒零卒以性傲

被忌，貧苦喪志而死。第四日參觀炮地⁶⁴乞高等農業專門學校，教授蠶桑

學乃安娜福雅⁶⁵女士。其形容憔悴，與地中海波光相反映。最後三日遊拿

渡里博物院，圖書館，彫刻院，圖畫館，每日歸時，我的頭比泰山還重！

由拿破里到羅馬，這是我第三次到羅馬。

羅馬羅馬，自非倫敦，也不是巴黎。羅馬自有羅馬的面目與音容。羅馬，一面是古代羅馬：鬪牛城，凱旋門，潑拉墩，一面是今日羅馬：火車，電線，工廠。

羅馬城中有兩位天尊：一教皇，一意王。但這兩位天尊都服從一位黑衣使者：莫梭利尼。

我對不住羅馬，再見吧！

去羅馬過碧路斯到亞來——文藝復興始祖潘特拉克的故里

由此去佛羅鱗斯。

(1) 露意莎 Louise B.

(2) 神曲 La Divina Comedia (1289-1321)

- (8) 新生命 La Vita Nuova (1292)
- (4) 忒上 Durante Alighieri detto il Dante (Firenze 1265 - Ravenna 1321) 福音應作丹台
- (10) 焦亞 Angiolotto di Bondone detto il giotto (Colle 1266? - Firenze 1336)
- (9) 巴賽 Paçora
- (7) Sonola di gioito
- (8) 植物園 L'Onto Fo'ancio
- (6) 歌德 Goethe
- (10) 波河 Il Pô
- (11) 貝多汝 Bethoren (1770-1827)
- (12) Lucatello
- (13) 威麗斯 Venezia Venice
- (14) 瑪可保祿 Marco Tolo

-
- (16) 武庫納 Udine
(16) 拉薩羅 La Saverio
(17) 尼斯 Nice, Nizza
(18) 士尼西 La Tunisia
(19) 亞爾卑斯山 Alpi
(20) 威羅納 Verona
(21) 高莫 Como
(22) 米蘭 Milano
(23) 亞德里亞海 Mare Adriatico
(24) 臘威納 Ravenna
(25) 利米里 Rimini
(26) 佩沙羅 Pesaro

- (27) 安柯納 Ancona
- (28) 聖萊歐 San Remo
- (29) 沙瓦納 Savona
- (30) 吉老達 Genova
- (31) 拿波里 Napoli
- (32) 碧桑廷 L'arte bizantino
- (33) 道納登 Donatello Chiamato anche Donato (Firenza 1385-1466)
- (34) 奇鵝蘭 Chioggia
- (35) 非拉乃城 Ferrara
- (36) 科馬契 Comacchio
- (37) 可羅各羅斯 Honorius (396-423)
- (38) 巴瓦 Pavia

- (39) 聖本 P6pin
- (40) 龍巴第 Lombardia
- (41) 福瓦 Foix, (1483-1513)
- (42) 碧兒 Beatrice Portinari (Firenze 1266-1290)
- (43) 福蘭西施 Francesca di Rimini
- (44) 馬勝代史太 Malatesta
- (45) 聖瑪倫 La Repubblica di San Marino
- (46) 羅細尼 Rossini (1792-1868)
- (47) 阿斯科利里 Ascoli-Piceno
- (48) 台拉歌 Teramo
- (49) 齊愛堤 Chieti
- (50) 罷里 Bari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111

(51) 碧林地錫 Brindisi

(52) 韋吉李 Virgile (70-19 av. J. O)

(53) 大倫台 Tarente

(54) 罷桑台 Basento

(55) 炮蕩谷 Potenza

(56) 沙萊羅 Salerno

(57) 加撲黎島 I. Capri

(58) 高爾基 Maxim Gorli

(59) 湖萍邑 Pohn pel

(60) 威蘇屋 Vesuvio

(61) 掃籃台 Sorrento

(62) 太辟 II Tasso

(63) Jerusalem delirée (Gerusalem delirata)

(64) 炮地乞 Portici

(65) 安娜福雅 Anna Foa

(66) 潑拉墩 Palatino

(67) 碧路斯 Perugia

(68) 亞來錯 Arezzo

(69) 潘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o (1304-1374)

(70) 佛羅倫斯 Firenze (Florence)

第七章 潘特拉克與費修題

丹丁焦陀的意大利，確少不得一位潘特拉克。潘特拉克是如何的人？意大利又如何地出了這位孔子？

意大利是羅馬精神的體，羅馬是意大利軀體的靈；意大利之興亡，與羅馬精神之深淺，有密切的關係。自耶穌教義盛行歐洲以來，無科學之可言，無羅馬精神之思想。在西方那黑暗的中古期，教權極重，誰敢來反對基督正諦？獨有一個愛國志士名佛蘭²乞斯可姓潘特拉克者出而常誦蘇克³拉底語：

「人貴自知！」（Know thyself!）

他當時問他自己道：「你是甚麼人？」

他立時不能回答，他遂離去了意大利，一千三百十八年，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就離開亞來錯，去到蒙白里，學法律與神學四年。蒙白里，在歐洲中古的時候，是東西南北的中樞。

那時希臘哲學，完全被基督教一網打盡，認為邪說。所幸東方各國，在回回教文化統率之下的，尚保存有希臘文化的踪跡。回回教在七一

一年西征西班牙的時候，立京城於鎬都，及立大學一所，宣傳穆罕默德的神學，以及其他哲學——猶太哲學，巴比倫哲學，希臘哲學等等。

到了十二世紀初年，鎬都生了一位中古明星，亞拉伯的聖人名亞屋羅愛氏，當時他的醫學，是世界聞名的；而他的哲學，最可引起吾人的注意。他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譯成亞拉伯文，并加註解。當時亞拉伯文乃唯一的科學文字，溝通古今東西文化的鎖鑰。當時基督教化之希臘哲學，完全失實；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是主唯物，是主直觀，是主旅行實地教授，是科學的！亞屋羅愛氏的一部「亞里士多德註解」出世之後，基督教大起恐慌，說他宣傳唯物觀，說他提倡汎神論，巴黎大學先來裁判他，聖父的教廷又來定他的大逆不道之罪；可是回教皇，反而獎勵他。亞氏死在一一九八年。

亞氏雖死，而他的書是不死的；因而四處傳布，舉凡中古時代的人，

都偷摸着念過亞里士多德的註解。尤其是蒙白里的學生！因為蒙白里與鎬京交通直接，兩處醫學互通聲氣，而蒙白里的神學，也必帶了不少亞氏的彩色。

十四歲青年的潘特拉克確在亞氏死後百二十年而亞氏學說正盛的時代，到了蒙白里住了四年！

然後回到意大利去進保老列大學。他二十一歲的時候，父母雙亡，他不善於治家，所以執行遺囑的人，把他所承繼的遺產，全行騙去了。他一千三百二十七年復又來普勞斯——一四八七年始歸法國管轄——住亞威農城三年。

有一天的早晨這一位二十三歲的青年——好像是一三二七年四月六日基督被難受苦的禮拜一日——在亞威農聖清母教堂會見了羅娜，¹³她才十九歲上下，潘氏之遇羅娜好比丹丁之遇碧兒。一面神曲

闢篇，一而謳¹⁴歌孕意。潘氏遂實行情理之直接觀察與亞里士多德之唯
物論，遂去而旅行研究七年——自一三三〇至一三三七年。

潘氏到隆擺¹⁵市，迦斯公¹⁶國的城市——一四五三年始合併於法
國——到巴黎——那時哇拉族斐力勃¹⁷第四卽位不久——到勒不拉¹⁸
邦伯國——一八三〇年比利時王國——到萊茵河上，到剛城¹⁹——弗
蘭德²⁰伯國的京城——一八三〇年歸比利時——到從前沙納曼列的
京城愛克斯²²寺城，到李埃日——愛魯²⁴伯國的京城，現歸比國——到柯
老²⁵列——羅馬古城——到香檳省亞爾²⁶帶納地方，復回亞威農，見羅娜。

潘氏此行，經歷十餘國，訪各有名大城，留心羅馬古跡之調查，收集
碑銘傳記，與孔子週遊列國的情形，全相彷彿！

復由亞威農去遊羅馬。

羅馬羅馬，潘氏再也不來崇拜基督敎化的羅馬，他此番來研究羅

馬是羅馬精神之羅馬，是羅馬思想之羅馬，換言之，耶穌道化以前之羅馬之古羅馬！

這一塊石頭，也引起他不少的問答，那一件彫刻，也引起他許多的研究。一草一木，一方一圓，一真一假，無一不引起古羅馬文化興盛時代的影像！「你是甚麼人？」我是羅馬子孫！「你有羅馬祖宗思想麼？」唉！我是一個有羅馬祖宗精神的一人！

他由羅馬再回亞威農，擇居於掃溝之上，靜坐三年，遂成「謳歌」一卷，為意國文字語言的母胎。他同時發現了兩部最關緊要的古書：一是耿悌年的「語錄」²⁸。二是齊塞龍的「家書」²⁹。

潘氏遂實行正定羅馬子孫意大利本性民族的精神，他遂著了三部書：

第一是政治的：

De officio et virtutibus imperatoris.

第二是歷史的：

Histoire romaine

un De viris illustribus,

un poeme: Africa.

第三是地理的：

Itinerarium Syriaeum.

到了一三四一年潘氏遂受羅馬加冠的獎慰。四八年，羅娜死了。從此潘氏退隱巴都附近的歐迦³⁰南山中亞³¹夸地方繼續他正名正性的工作，一三七〇年一天早晨，他坐在那裏，他確死在他的藏書樓上了。

潘氏死了，而文藝³²中興的時期到了，意大利，有語言，有精神，有族性，遂離教廷而獨立了。我昔日去看沙溝的故宅，前日去訪亞夸的舊居，今日來亞來錯，我對於這西方的孔子，是低徊而不忍去呢！

文藝中興，當推潘氏爲鼻祖；雖是丹丁已有意語新文學的創作，垂留千古；但根本正性之功，唯有潘氏。

潘氏死後，文藝中興之初期遂成立，而彼時瑪可保祿從遠東西歸之後，將中國印字術與印畫術亦帶回歐洲，遂開大發明的十五世紀：指南針、火藥、紙、印刷——全是中國人發明的。

但是歐洲得了這幾件發明之後，遂脫離了那野蠻中古期，文藝中興得了這些工具之後，遂入盛世；唉！那種轟轟烈烈的文化，不是東西合璧的結晶品？中國唐朝盛世，又不合這個符節麼？

宣傳宣傳，沒有印刷，如何可宣傳？沒有紙墨，又如何能印刷？文藝中興，到了十五世紀，他的根深蒂固，枝葉繁盛。在文學界有三大詩人：亞里育斯德，太蘇，特立生，完全仿古羅馬的性相，脫除耶穌教化的影響。在美術界有鄂迦列，有佛拉安結里柯，有提田，有沙耳陀，有勃李馬提乞。

在彫刻界有道納陀，有羅比亞⁴¹，有蔡力尼⁴²——金屬彫刻家。——在建築界有畢魯來納斯奇，有布拉曼提⁴⁴。在政治新聞界有馬家威⁴⁵，在古文界有班波⁴⁶，在科學界有迦力雷⁴⁷；馬必基⁴⁸，我單說受潘氏正性影響的意大利文藝中興的人物。至於焦陀以及他的畫師齊馬布埃⁴⁹，我列他們於丹丁之林。

意大利文藝中興的三傑，可以不特別的寫出嗎？那一位畫家，彫刻家，建築家的賴飛耳⁵⁰，他的表裏精粗，以及截長補短，各得其均，萬物和由理意而實現，真不愧爲潘氏的大成弟子而又獨爲文藝中興的象徵。那一位米介浪⁵¹，既是彫刻家，又是畫家，又是建築家，又是詩人，他的藝中有詩，詩中有藝；而他那摩西的聖像，簡直是千古難摧的猶太民族的精神！最後是這一位多才多藝的雲齊——來雍納爾多·達·雲齊，他是畫、彫刻、建築、音樂、工程、物理、數學、生物、文學無一不知的奇人！而文藝

中興的宣傳上，他的功勞更大！

當時法王法蘭梭一世⁵³，極熱心提倡文化，而極關心這宗教革命的文藝中興的運動。那時法王與教廷是水火不相洽的。——聯合回教皇與德國新教徒。——法王在神學勢力範圍之下的巴黎大學而外，設立一法蘭西大學院⁵⁴，及國立印刷局，他命勃李馬提乞畫師將許多種的古像彫刻運到法國去。極力提倡藝術中興裏的宗教革命的精神！

當時法國十六世紀著名的文人賴布耐⁵⁵，著作了兩本書，極端提倡懷疑論及希臘丕龍⁵⁶與愛丕區⁵⁷派的哲學，而賴氏之談諧笑語，更可表出法蘭西之民族本性。一個是「括爾幹徒阿」⁵⁸一個是「攀頭格魯」⁵⁹，——這是飲食不厭娛樂不厭的兩位天高的長人！這兩部書，完全是用法語寫的。於是備人馬祿⁶⁰亦彷彿古高洛人⁶¹詩譚而為法語詩人，至龍沙與其弟子輩出，法文語言，始有生氣！

孟代列氏⁶²出，他的哲學主宗希臘蘇克拉底與羅馬康東，然趨於懷疑派，而承認人類理性的弱點，與宗教信仰之無益。

至十八世紀，服爾德氏⁶⁴出，法國文化遂與基督教脫離關係，現在法國信教的思想家，受了一種不安的痛苦！就是身在基督教受洗，腦在服爾德氏學校受洗，知不顧行，行不顧言，心、身、腦三者分裂，精神破產，這就是歐洲思想界今日的情形：信與疑的戰爭。是否也是我國的鏡子？

叢書⁶⁵運動是文藝中興的一大回聲。而法蘭西大革命，可說是叢書運動的結果。歐洲欲脫離基督教化，要回到牠那羅馬希臘精神裏去！

我現在且不談法國叢書正性的運動以及文藝中興之後，各國有相仿的自識自知之運動，我們先去看一看康德⁶⁶。

康德是何人？他是純理的評論者，他又是用理的評論者，他又批判的評論者。他的目的，是改善人生的知識。自疑字出發去重新造信字。

這個信字，是如何造法呢？是用實用的理性，道德的法制去造成的。康德雖與叢書運動表同情，但他的結果，不是絕對的信，也不是絕對的懷疑！康德的門弟子費修⁶⁷題生於一七六二年，正在叢書運動最盛的時候他自幼喜讀康德的哲學。他二十九歲的時候，往訪康德於哥尼斯堡⁶⁸，呈閱他的著作「神靈默示的評論」。翌年，一七九二年，他在法國大革命聲中將他的著作發表了。他的妻子，是德國詩人克洛波斯陀克⁶⁹的姪女。他那年娶妻，正是一七九三年，他擁護盧梭與法蘭西的大革命！翌年他受聘為儀埃⁷⁰納大學哲學教授。他那時才能回答他三十年的問話：「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有兩個我：一個是現在我，一個是原始我。現在我是實驗的，是個人的我。原始我，是族系的，是祖宗的我。

空實論理的起點當取祖宗之我，族系之我與精神之我，不應取個

人之我，與軀壳之我。取前者則萬人爲一人，取後者則萬人爲萬人。因爲前者是有限的，可定的，可以用無我來定的。可以定於一的，後者無限，無可限，而且人人不解究竟我的範圍與真正我的意義。反問

我是甚麼？我在何處？我從何處起？我至何處止？

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我正要与諸君來討論上列的問題。費修題說我不僅僅乎自我出母胎起也不至我蓋棺爲止。在母胎中之我，與在黃土中之我仍然在，我是甚麼？最後他說：

我是種族的代表，我是種族的相貌，絕對的我，是已定的。因爲這一種族與那一種族相比較，然後就知道這絕對的我，是已定的。假如人人覺到他實在的自由，他的祖宗的我與個人的我就完全獨立，不受外人的壓迫了！

因此，我當認識我，我當認識成我者之自由，我當認識成我根本者

之自由，我當先來定正我，自由般的來定正我，好使我的自由，變成一個實際！

萬象的世界，除開使自由變實際的精神操作而外，別無意義的。世界就是這個空實變化的大操場！

人心能識這種自然律的，就是天心！天心知本知末，知始知終，那末，就應該以發展理性，推尊自由為宗旨來改進人心與天心！

費修題著出許多的書，來宣揚他的學說。一七九九年他到柏林大學去演講。一八〇六年他發表「有福的人生觀」。過了兩年，他那一篇最重要的文字發表了：「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說」。

在法軍佔領普魯士之後，他以教授資格去組織柏林大學。

一千八百一十四年，他死在柏林；而他的精神不死，他一我的精神，遂變成德意志聯邦全體民衆之精神！德意志聯邦，戰後受種種外力的

壓迫，精神上，經濟上，政治上，但德意志人人皆認識已定絕對的我！認識我祖宗系統之自由的我，曾幾何時，自由變成實際！歐戰後的德意志，仍是歐戰前的德意志！不是俾斯麥的德意志，確是費修題的德意志！不是鐵血的德意志，確是發真理想自由的德意志，確是希臘羅馬與條頓融合的德意志！然而熟讀歐洲史者，當必能對我道及德意志往日之紛亂無終耳！

費修題死後七年，在俄國生了一位文學家，他的名：費道兒，他的姓：道斯陶也⁷¹，渥斯基，他與托爾斯泰是同時的。

不過與托爾斯泰的命運不同！他是一位知願行，行願知的人。

有一天在執法場上，綁來二十多個犯人，鎗斃了十個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道上諭：其餘的免死罪，罰去西伯利亞充軍。這十幾個被赦的人中，他也就是一個！

過了幾天，那無路可通的山中，那前仆後倒的囚車裏，倒有不少的犯人，在那裏酣呼大睡，只有一個人兩隻眼睛不斷的睜來閉去，外面看不見蒼天，不能格物致知，只有內心觀察，這個人，也就是他。

過了好幾個月，一間黑洞洞的屋子裏，而有不少鐵索銼錘的聲音，再細聽一聽，這裏叫，那裏喊，這裏哭，那裏罵，是不是一所瘋人院？不是這是俄國西伯里亞的大牢，而他正在那裏養靜呢！他問：

「我是甚麼人？」

四年之間，他不斷的問，又有誰能答他？

而他解決這個問題，比潘氏費氏來的更要澈底！是苦字罪字來解決死與生，受苦受罪來解決人生是我非我的問題！

他出獄西歸之後，遂專作文化運動。彼時法國有心理文學派斯唐⁷²達，巴爾沙克，符羅伯，⁷³德國有理性文學派康德，費修題，⁷⁴休寧，⁷⁵黑智爾而以

黑智爾的學說，影響爲最大！從前，因爲他進了研究法國社會主義的機關，遂被逮捕。後來在奧母司克牢中，一遍一遍的讀那唯一的聖約，他從唯物論變到唯心論，遇事也就樂觀了。他同時又發現一種特奇的民衆心理，就是最壞的人，也有做好人的念頭，最墮落的人，也時常有一神光一之出現的；他因此默記了這俄國人民內心的生活。因此他覺得是凡俄羅斯人都和他很相同，很相近，很相親，很相愛！卽如罪犯，也是如此！因爲他們也是俄國人。也因爲他是俄國人所以能完全了解他們。

俄國自大彼得維新以來，人人皆尚西俗，保守與急進二派，不相容納！他本在急進派。此番由西伯里亞回來，他懷疑了！

我是甚麼人？

他出來遊行西歐諸國，後來，他答復他自己道：

我是俄國人，俄國人是東方人！

他了解了俄國人的民族性，並且明明白白的看出他真正偉大的神光，他因此知俄國人民對於世界所負的使命，想到俄國的改造與世界的改造——這也是遠流苦工四年的結果！

他同時說：

今後我不贊成保守，也不贊成盲然的急進了，我的主張，是以西方的方法來整理俄國的文化。我極端反對歐洲的文化，來代替東方的文化。我們最大的目的，是用西方的方法來訂正我們民族本有的精神。西方距有這種精神的時期，還遠呢！

他最後說：

西方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東方人只知有人不知有我。西方人說我，我要，我是，我有處處都是個人主義的我，天天只見這個我與那個我

的衝突。

東方人無我，社會可以隨便來處置這個我。因爲是：
我們生，大家生；我們死，大家死。

我是甚麼人？

東方人。

「天下爲公」。

我是甚麼人？

中國人。

「天工、人其代之！」

(1) 費修題 Johann Gottlieb Fichte (Rammann 1726-Berlin 1814)

(2) 佛蘭乞斯可潘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3) 蘇克拉底 Socrates

(4) 人貴自知 Connais toi toi-meme, Know Thyself

(5) 籍都 Cordoue, Cordova

(6) 亞屋羅愛氏 Averlhoas

(7) 旅行實地教授 Ecole peripatéticienne (Peripatetic School) Peripatétisme (Peripateticism)

(8) 亞里士多德註解 Commentaire Sur Aristotle

(9) 保老列 Bologna

(10) 普勞汪斯 La Provence

(11) 亞威尼 Avignon

- (12) 聖清母教堂 L'Église Sainte Claire (1337)
- (13) 羅娜 Laura de Noves (1308(?)—1348)
- (14) 諺歌 Ganzozi (qui ont fixé l'idiome italien)
- (15) 隆擺市 Lombes
- (16) 迦斯公 La Gascogne
- (17) 斐力勃 Philippe IV de Valois
- (18) 勒不拉邦 Le Brabant
- (19) 剛城 sand
- (20) 弗蘭德 La Flandres
- (21) 沙納曼列 Charlemagne (Neustrie 742—814)
- (22) 愛克斯寺城 Aix-la-Chapelle
- (23) 李埃日 Liège

- (24) 愛魯 Hainant
- (25) 柯老列 Cologne
- (26) 亞爾帶納 Les Ardennes (dans la Champagne)
- (27) 掃溝 La Sorgue
- (28) 耿梯年語錄 Les Institutions oratoires de Quintilien (Ier siècle après J. C.)
- (29) 齊塞龍家書 Les Lettres Familiales de Cicéron (106-143 avant J. C.)
- (30) 歐迦南山 monti Euganean
- (31) 亞夸 Arqua
- (32) 文藝中興期 La Renaissance, II Rinascimento
- (33) 最近發現太原永寧寺千佛洞中藏有最初木刻佛經書面并有印像，始於西歷八百三十四年。
- (34) 亞里育斯德 L'Artisto (Reggio 1474-1533)
- (35) 特立生 II Trissino (Vicenza 1474-1550)

-
- (36) 鄂邁列 D'Oroagna (1308-1369)
- (37) 佛拉安哲里奧 Fra Angelico (1387-1455)
- (38) 提田 Titians (Venezia 1477-1576)
- (39) 沙耳亞 Andrea del Sarto (1486-1531)
- (40) 勃李馬提克 Il Primaticcio (1504-1570)
- (41) 羅比亞 Lucca della Robbia (1400-1481)
- (42) 蔡力尼 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
- (43) 畢魯米納斯奇 Brunelleschi (Firenze 1377-1446)
- (44) 布拉曼提 Bramante (1444-1514)
- (45) 馬家威 Machiavello (Firenze 1469-1527)
- (46) 班波 Paolo Veneziano (1470-1567)
- (47) 迦力雷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 (48) 馬必基 Ma Ifighi (1628-1694)
- (49) 齊馬布埃 Cimabué (1240-1301)
- (50) 賴飛耳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 (51) 米介浪 Michelangelo (1485-1564)
- (52) 雲齊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 (53) 法蘭梭一世 François I^{er} (1494-1515-1547)
- (54) 法蘭西大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 (55) 賴布耐 Rabelais (1483?-1553)
- (56) 丕龍 Pyrrhon (IV^e av. J. C.)
- (57) 愛不區 Epicure (341-270 av. J. C.)
- (58) 括威勢徒風 Gargantua
- (59) 蓬頭格魯埃爾 Pantagruel

-
- (60) 馬祿 Marot (1496-1544)
- (61) 高洛人 Gaultois
- (62) 孟代列 Montaigne (1538-1592)
- (63) 康東 Gaton l'ancien (237-142 av J. C.)
- (64) 服爾德 Voltaire (1694-1778)
- (65) 叢書運動 Les Encyclopédistes (1751-1772)
- (66) 康德 Kant (1724-1804)
- (67) 費修題 Fichte (1762-1814)
- (68) 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 (69) 克洛泊斯陀 Klopstock (1724-1804)
- (70) 儀埃納 Iena
- (71) 道斯陶以也渥斯基 D. M. Pustocovski (1821-1881)

(72) 斯唐達 Staudhal (Henri Bayle 1783-1842)

(73) 符羅伯 Flaubert (1821-1880)

(74) 休寧 Schelling (1775-1854)

(75) 黑智爾 Hegel (1770-1831)

(76) 奧母司克 Omsk

第八章 我去也——地中海上亂徘徊

佛羅鱗斯，我死也難忘的佛羅鱗斯，露意莎與我絕愛了。痛定思痛，忍下難忍，露意莎，你好狠心喇！

當時，我也覺到我的不是，不知不覺之中，走進了一座大教堂去求上帝的慰愛。如痴如瘋，幾乎在路上被電車壓死。上帝，至仁至愛的主宰！我在人世失望，再也不能生活了，我的幸，就是我的不幸，我再也沒有幸

的時候了。

既不幸，我就不信了。既不信她，也不信我，更不信人世有快樂了。一時顛亂萬狀，單身隻影，一直跑進了國家美術院。剛走進了門，買了票，轉身一看，原來是他：

他是誰？他是米介浪手出之「勝者」。

「勝者」又是誰？

兩個人一個是直立不動，一個是全身屈伏。一個是頭向下，一個是頭向前。一個是髮兒捲起的少年，一個是顎下多鬚的俘虜。「勝者」「勝者」又是誰？

直立不動者頭向下，手中有刀，勢欲殺。全身屈在膝下者，頭向前，伸頸待刃，知必死。

「勝者」「勝者」又是誰？

直立不動者，忽爾沉思：殺了他之後勝者又是誰？

全身屈伏者，毫無動靜：「我死之後，我勝他敗，轉敗爲勝，可以死矣！

彷彿直立不動者，聽得這般的說法；手動身動刀後墜：

「我勝了正是我敗了！殺他何益？」

晚間，又聽見多汶之第九合奏，覺得有無窮的慰愛。

翌日，與諸友人分手，中輟步行之環遊，急回巴都，希再見她，與之敘述衷曲。而她已往高山避暑去了。

巴都之今日，非常淒涼，非常惆悵！昔日雙雙兩兩，今日隻隻單單，好

令人難受也！

遂北去遊湖，由瓜爾達湖到高畝湖，湖光山色，到處都不見了她的顏色。轉回米蘭，到「急進」報館，見余拉第允演講「和平之中國」。

黑衣黨人驟來搗亂會場。演講方畢，有四人各執手鎗一管來請我立刻離去米蘭。

到士倫，不能下車。遂去。
噫！我去也！

回到里昂，真有一些兒浪泊，此番來的盛成，與從前的盛成不同了！去里昂中法大學——中國學生海外寄宿舍——去拜訪吳稚暉先生，稍稍談及他們預備進行翻譯十萬卷書的事。那末中國文化，自然要大受影響！後來聽說里大學生，也是浪子化，竟然將吳先生轟走了。

里昂住了幾天，前去巴黎，這是我初次見我的姊姊于格儒夫人的面，那時鄭毓秀女士也在席。

于格儒夫人極溫和，面部堆下慈意；她對於我，是十分的厚待！我記得在蒙白里農業學校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我再要上餓鄉去——勤工儉學生是常遊餓鄉的——忽然郵差敲門，我疑惑是對門那麵包鋪的老太婆又來要賬呢，死也不敢作聲，更不敢開門。忽然他叫道：「郵人！」撲突一聲，門大開，那些罐頭，點心，餅乾，一包一包的從那郵人袋子裏滾了出來……我且開且吃，還請了一位俄國同學來吃，又請郵差吃，吃飽了之後，再一看何處寄來的：

「巴黎窩吉拉路五十八號于格儒夫人。」我這才默誦了這地址三次，然後再想巴黎窩吉拉路五十八號于格儒夫人三次。

我今日正在她的面前，非常的感激她，多謝大姊姊救命之恩！

于先生同我談了很久，他說：「我羨慕你的母親，有這樣的兒子，可憐我年七十，兩子歐戰陣亡，至今反是膝下無兒」言畢淚如雨下。後來他竟與人世長辭了。

我當時去蒙白里的學費，暫時由于夫人擔任，每月接濟二百方。蒙白里的生活程度雖低，每月至少須三百方；另一百方，由工作來補不足。因此我學了一年植物，得了第一張大學的證書；第二年去學動物、地質，忽然大姊姊來信說她籌不得款，不能幫助我了，但是她將我送進接濟學生經費的中法友誼會去。我仍是照前按月接收二百方，不足由工作來補。如此者三年，我始終莫明其妙。後來因爭分庚款被蒙城同學委派到巴黎，勤工同學中有指我受法國外交部收買的。要賣還賣貴一點，這二百方一月太少，不值賣身，遂宣布與中法維持委員會變像的中法友誼會脫離關係。我仍回蒙白里做我教書的工，每月可得六百方。我的老

祖母也寄了五十元來，我正好買了一架顯微鏡，以後再不偷借試驗室的用品了。我的學生很多，而我要的價錢並不賤，每課三十方。我每月能得六七百方。大學裏的助教不過八百方。

我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在蒙白里農業專門學校蠶事科充任實習主任，場主郎貝爾先生後來他給我一張證書，今譯如後：

蒙白里國立高等農業專門學校附立高等蠶業專門學校校長茲特證明盛成君中國江蘇儀徵縣人生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六日曾於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至七月肄業於國立高等農業專門學校蠶事試驗場，并隨班上課實地操習，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期滿考試充分及格，給予以最優等文憑，所得畢業分數，理論與實習均列最優等。

盛成君聰明、勤勞、人極多識，而又多志，性極溫和。

自一千九百二十年入學以來，直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終日

在我管理之下，在蠶事試驗場各試驗室操作，始終不懈！當蠶事之期，曾去各蠶區，各重要製種廠，作旅行研究（蛙兒省，比利牛斯山，亞爾卑斯山）。又在法國各地繅絲廠，紡絲廠中實習。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二月，去意國巴都，肄業於巴都國立蠶事試驗場蠶業應用生理科。受該場場主皮高利尼教授之指導。肄業期滿，考驗得最榮譽之優等，二十人中名列第一。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之發給最榮譽等高等蠶業卒業文憑可作證。

盛成君在意國肄業之時，曾在許多頭等蠶場實習，例如毛里亞奴威來陀之十字田地方莫達先生廠中，此事前階次蠶學院院長寶來教授曾經證明，并極推重！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回法國之後，直至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在蒙白里理科大學肄業，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曾充任國立高等農業專門學校

蠶事科教授之實習主任。勤於職務，助我至多，使人滿意，而我則無時不稱頌其盡職也。茲特證明者！

高等蠶業專門學校校長貝爾簽字

校章

我始終也不能忘記了中國女兒，江蘇嘉定廖世劭！我們海外相逢，彼此雖有男女之分，然而我們都可算超類遠性的知音好朋友，猶如親骨肉一般。她偕其夫東歸之後，音訊不通，後來聽說她不幸短命死了，急得我痛哭，中國死了一個好女兒！

我學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著名植物老教授，名符拉¹⁰。他每禮拜二帶我們出去採集植物，非常之有興趣！當時，同學之中，以我所

認識的植物爲最多。我遂染成了一種習慣，天天肩背上被了一個植物大箱子，手上提了一個鍬子，到處去跑，一天走上好幾十里。在春光五月，千紅萬紫的時期，那時詩與植物，是分不清了！

地中海上，紅紅綠綠，急急忙忙，我的影子，夕陽的迴光完全堆集在那植物箱子上面，我就用鍬子敲起來奏一個形影相隨的進行曲！

與我常同出去採集植物的，有一位同學山東牟平劉慎諤，外號劉大頭，他倒是一位有研究的植物家，我是很欽佩他的！

另外同學江西熊雄，號熊士，堅實的創造者，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日他由柏林來信說：「聚法不過兩年，斷了消息，就有一年多。這樣的不幸，通通是我們的境遇造成的；這種遺憾亦不足怪，精神終能會合，也就不覺苦痛了，兄以爲何如？」前兄與乾一函邀創辦工學月刊，固是我量力

不敢輕入，亦是環境將有大變，已有去志。此事也要望兄等原諒原諒！但辦月刊進行情況便能略示，仍極願聞；再兄前嘗有赴俄之志，每於諸友處側聞甚久，雄竊贊同。這個志願，兄在現在究竟如何？對於彼中經過情形，作何感想，甚願一聞，以快積懷。我現在對國內現狀，固不願一回首；就對海外，見的聞的，亦多不滿意。自願雖是個殘缺不完的人，以良心上的責他自責，總使熱血情感，磅礴冰天！奮鬥之念，因而不已！我近集近人詩一絕題小照自警，處現社會之我見，大略如此。

坐悔飛揚誤少年 不教成佛不生天

移山填海憑心力 莫付蒼蒼任自然

熊雄的信，很可表現當時海外勤工儉學有志青年的狀況！今日思之，使我心酸情裂，嗚乎！……又五月六日詩一首，題爲春雪霏霏獨步柏林皇后湖口占一絕：

湖冰如縹雪如銀 天地無情却有情

徹骨清寒誰領會 自然和我鬥輸贏

我五月十日到聖狼峯去採集動物歸來途中偶和黑士皇后湖原

韻：

天光海色映成銀 烏道羊腸做世情

有限高峯無限志 任他今日判輸贏

一日，忽接到上海來一掛號信，我的弟弟盛延武寄來的。這封信正和我看的報是同一悲聲！我的哥哥盛白沙在汕頭海面被人鎗殺了！

革命艦的肇和船主盛白沙，海軍健將，先後擁護孫總理南下，堅守民黨精神，始終如一，而他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名！竟在黃浦江中舉行空前海軍大革命，驅逐閩廣騎牆份子，海軍遂完全變成革命軍之中堅戰

門力不料吳佩孚、聯陳炯明、買溫樹德、殺盛延祺、倒孫中山。

孫中山爲總理，盛延祺爲烈士，溫樹德爲罪人，陳炯明與吳佩孚爲亡命鬼，可是寡婦膝下，孤兒四人，孀母老年，又失長子，我家不幸，死一家主，我國不幸，死一納爾遜！

民十雙十節，他寄了一張便衣照片給我，上面題道：

「禧弟弟你看，這是誰？好漢！年哥哥。哈哈！好兄弟，親兄弟，又見面了。……哈哈，就是他，就是盛白沙！他的精神真不差，貫注在我中華。」

民國十年雙十節念玖歲之年哥哥題」

民國十三年四月四日我有感寄武弟五言一首

塔鳥聲正悲

庭花意若癡

老親情不禁

兄死已週期

我的房主人，她每見了我，默默不語，她就對我說：

「莫修¹²盛成，你下來同我們一同坐坐吧！」……「莫修盛成，你今天不要再去做工了！你要聽我的話，我就是你的母親，你病了的時候，我要來照應你的！」這就是馬大母³威達每日的聲音！

我的衣服，破了，格外想起「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那一位冉¹⁴夫人不斷的縫我衣服，留我吃飯，我到了她家裏，好比小孩子放學歸家一樣。沒有錢時——可惜太多！——一百八十她借我！

我的先生巴¹⁵大容，是發明機械¹⁶無性生殖的一個人。他這位大科學

家也不幸，死了兒子！他非常的悲痛，令我想到孔子哭顏回，我寫了一首詩安慰他。倒底人生不幸的時候，詩仍是一件寶物！

而他平時，一天殺到百多個青蛙，破開肚子，扯出卵管，取出未受精的蛙蛋。用玻璃製成的細針，放在血液裏——或心或肝或胃——戳進卵去，七點鐘後，卵體變化，猶如受精一般！七日準出蝌蚪，日後成蛙。巴大容萬歲，可惜他還不能使他癆病死了的兒子復活！

英國赫胥黎¹⁷的大弟子介德思先生，也在蒙城，設立一座蘇格蘭學院。這位先生，哈，真厲害！他將那一片崖石山岡，化成高樓大廈，隣帶田園。這是一位外國的愚公。他所有的家財，全用來與那些頑石作戰了。他與甘地及太戈爾爲友。他常對我談到東西文化的融合法。印度生物學家玻斯¹⁹在蒙白里大學演講植物神經系以及礦物動相，就是介氏引導與

譯述他的學院，可說是大觀園，各國人皆有。

有一次，他組織了一個古跡參觀旅行團，合了劍橋，牛津，倫敦，愛丁堡以及其他英國著名各大學教授與學生，春假期中在法國西南部舉行。我是極樂於參加，可恨無錢！介德思先生也就把我列在團員之列了。

到了原人古代京城愛銳²⁰之後，住柯羅馬琅旅館²¹。我們的思想，忽然退回到幾百萬年之上去生活了。當時這黃面皮的中國人，那黑炭頭的印度人，那白色的英國人，全想到他們的祖宗，既不是黃的，又不是白的，更不是黑的，是一個多毛的猴子！我們當時的人類歸於一。

裴勞尼²²先生領導我們去參觀。一個一個，向那黑曲曲的洞裏去。忽然，他站住了，放出燈光來，你們看，這是幾百萬年前的圖畫！我說可惜米介浪不會來過此地！後來見了一匹石馬，騰騰欲飛，我想，原來人的聰明才智，是古今中外相同的！

再看他們所用的刀錐又鑿，雖說是石的，然形狀是已定了的，現在雖用鐵器，而形狀是不變的！他們已有象形文字了。

原人藝術磋磨了之後，去到多門²，一路參觀中古廟堂與羅馬遺址。多門，乃英法百年戰爭中一大名城，多流²⁴河成之江狀，迴繞他年的血戰地，但見紅花遍野，夕陽映入人羣中，此值邵可侶²⁵地理教授——名保祿·愛麗賽之姪——向吾人講歷史的時候。夕陽下墜，遂爾四散！

英國人回英國，蒙城人回蒙城。道經土魯司²⁶勾留一日，復賞鑒文藝中興的建築物，不免令我再想起了意大利！

回了蒙城以後，繼續在附近作採集動植物與遊覽羅馬希臘各古跡的旅行。黎門²⁷的鬥牛場，羅馬浴池，方屋，娣陽寺，馬流塔，亞爾²⁸的天徑，鬥牛場公議壇，戲院，羅馬橋，迦爾橋²⁹之羅馬大建築，千古巍峩，橋³⁰之戲院更大，可容數十萬人，當炎夏之夕，演希臘古悲劇一曲於其中。此情此景，

真是一部海外春秋！

崖石山岡，天青海水，與羅馬希臘的石頭，不斷的在那裏陶容我的性中！我自問：我是甚麼人？

當時我相遇了一位俄國女子，她的芳名，正與俄國大詩人蒲希琴³¹的愛人相同，曰大堤³²丫娜，簡呼之曰大妮丫。

大堤丫娜，是俄國富家女，避蘇維埃政府而出走者。她由波斯去印度到巴力斯坦，居其姊夫列雲家。列雲之弟，沙曼³⁵；戀愛大妮丫。

於是遂偕來法國讀書，沙曼學農，大堤丫娜學畫。但大堤丫娜始終不知愛爲何物。她僅一小女子，受愛而不自知耳。

彼此相遇之後，我受大堤丫娜之陶容至深；那時，我已同許多女友發生過戀愛。最近更與賴雪兒³⁶訂婚，復又解約。我精神上因愛情受至大至重至深之打擊，心中又恨又悔又苦又忿。我遇她時，她正憐惜我這淒

涼惆悵的孤獨，而破除我怕人說我不專愛的成見。

蒲希琴，是我們的同伴，白如臺³⁷，是我們的天壇。松柏石橋，清泉流水，夕歌夜鶴，都是我們的知音！波、波、波、波、我們的形態，濤、濤、濤、濤、我們的意像。波、飛去天外的萬物；濤、落下深阱的心潮！

一天，一對鴿兒只剩下了一隻鴿兒。她說：「唉，可憐的慘日到了！命運，命運，何其很！」我默不發一言。放眼看去，全是紀念！那星天之下，大白的光兒，究竟是輪是月？是她的一幅畫？是我的一首詩？我們倆個藝術的孩兒，那知自然的究竟。你歌我畫，慶祝這良辰佳夜，只聽那淙淙的回聲。

一夕，她病了，不是，她醉了，或者是賴飛耳畫的她。苦的颜色，紅紅綠綠，明明暗暗，其餘直線曲線高下線，都是煩惱堆積成功的，她雖是十八歲的少女，可是她的感覺，確半老了！我的手，就在她的額上，跑來跑去，希

望把這些魔鬼驅逐出了她的腦海。我唱她和「丹丁上樂園去的第十
七曲」

「你吃別人家的飯，是何等的苦口！你上別人家的樓，是何等的費
力！」

歌畢默然，她確汗如雨下，我急得目瞪口呆，她却說道：「無妨——
俄國人的口頭禪：尼切勿——她反微笑道：——多謝盛意，再見吧！」

後來她的恩人沙曼有病，我教她去照應他。她不可能，而他病痛欲
死，她說：他死讓他死了好！

我想：愛情好似一把利刃！我不要了。

後來，才了解了我的大錯，原來愛與仁，很難兼全并立的。現在沙曼
竟與大堤丫娜結婚，而他是很感激我的。

後來我寫一首法文詩紀念此事，末一節道

Regret, jusqu'aujourd'hui, je me souviens d'elle.

O charmant souvenir de la grâce éternelle!

La mer parle encore, elle, au jour de l'union,

De nos heureux instants que vont chasser les vagues;

Nos amours sur les flots, nos rêves dans les bagnes!

Réveil! nous connaissons la douce Illusion.

(1) 國家美術館 Museo Nazionale

(2) 勝者 Il Vincitore

(3) 瓜爾達湖 Il lago di Garda

(4) 庫登湖 Il lago di Como

(5) 阿爾卑 L'Avantici

(6) 桑塔第 Sarrati

(7) 士倫 Torino

(8) Madame Hugues le Roux 58, rue Vaugirard, Paris

(9) 郎貝爾 Francis Lambert

(10) 符拉義 Charles Flahault

(11) 海軍中將衛海軍少將駐汕海軍艦隊指揮兼陸和軍艦艦長盛白沙生於民國紀元前十八年

一月三十日殉難於民國十二年四月四日

(12) 莫修 (Monsieur 之譯音) 意即先生

(13) 馬大母威達 Madame Vidal

(14) 冉冉夫人 Madame Veuve Jeanjean

(15) 巴大容 Bataillon

(16) 機械無性生殖 La Parthenogenese mecanique

(17) 赫弁黎 Huxley (1825-1895)

第八章 我也去地中海上亂徘徊

-
- (18) 介德思 Patrick Gaddes
(19) 波斯 Jagadis Bose
(20) 愛銳 Les Eyzies
(21) 柯羅馬琅旅館 Hotel Cro-Magnan
(22) 裴勞尼 Perroni
(23) 多巴 Domme
(24) 多流河 Dordogne
(25) 邵可臣 Paul Reclus (neveu d'Elysée Reclus)
(26) 土魯司 Toulouse
(27) 黎門 Nimes
(28) 亞涅 Arles
(29) 奧蓬橋 Le Pont du Gard

(30) 橘城 Orange

(31) 蒲希琴 Poushkin

(32) 大堤丫娜 Tatiana

(33) 大妮丫 Tania

(34) 列雲 Lewin

(35) 沙曼 Samuel

(36) 賴雪兒 Rachel

(37) 白如臺 Le Plyrou

(38) 尼切勿 Nitchevo 意爲沒有法子

第九章 白理愛 Raphaël Périé

「娘，你髮白了多少？」

娘，你牙落了多少？

娘，你的眼光還好不好？

我想，你時常流淚，

你時常做夢，

夢中聽到

「禧兒回來了！」

聽我不着，

看我不到！

你的愁思，

好比那百曲千迴的鳥道。

你的容貌：

是豐腴？是枯槁？

你的慈心，

當常常念道：

「禧子，我兒！禧子，我兒！」

天暖了，

萬里相隔難見到，

不知他熱不熱？

要夏衣不要？

天冷了，

關山的雪兒寒澈骨，

不知他冷不冷？

要冬衣不要？

娘，我是海外飄流客，

娘，我是勤工儉學生；

可憐我別久含啼，

只有那鐵鑪兒能解意。

鐵座上，鐵錘下，

過生活……

不敢思親！

就是思親，又向誰說？

以上這首「思親」是在白理愛先生家中寫的。白先生，是何人？白先生是一位法國田園詩翁富有人權思想者，他的座右銘是：

VITAM IMPENDERE VERO.

這是羅馬詩人茹爲臘的一句話，盧梭曾用爲立身行事的格言。此語意義，正是羅馬民族特別的精神：

「生卽是真，真卽是生。」

與希臘愛美尅真的思想，正直相反。

白先生不是言行兩乖的人；他的一生，實行「知行合一」。他起初當蒙白里中學地理教員，後來調到巴黎，再後升任巴黎大學區視學員，常駐樂爾與石爾省，後來政府再要升他做大學校長，他就堅辭，不久告

老歸田卜居於亞爾卑山中的里雍³寺。

白先生在庚子八國聯軍遠征中國的時候，他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極激烈的文章。歷敘歐洲侵略政策的經過，以及東方民族之文明。說到法國，偷割了安南之後，我們尚不知恥，還要去放火殺人搶古物重器，這是大革命的子孫，與宣言人權者的後代！我爲吾法蘭西羞愧欲死！

他有一首「贈遠人」，今譯如下：

「中國人，遠方兄弟，與我同而不同的兄弟，

與我近而極遠的兄弟，

好像你是在世界那邊的兄弟！

溫和的某大人，一雙鳳眼，三撇花髯，你的清明相貌，猶如一顆玉印。你那纖纖的手，生出長弓的指甲，寫在絲箋之上，好比新雪上鳥跡般的

象形文字，你却微微一笑，哦！墨寶！

或者，你是黃帝的後裔，百姓的子孫；你不是官僚，而是養活四萬萬民族的乳母，你是農夫。

你耕，你種，你操作，你在那和你面色一般的黃土上過着生活。堅實的黃土，却在稻田之深處，明日，水來時，當必將牠蓋着；你却下種，下那足食萬民的白穀！

可是，空中載滿了煙障！又誰知在你們這蠕蠕而動的民族中，怎樣不安的命運，在那裏構造着呢？

那末，我們高唱尚武歌——仍是希臘古戰歌「義烈德」（*Iliade* d'Homère）——一篇的前進風，許多的惡女神——厲妹穢尸（*Nemesis*）

——她們不可一世的怒氣，又有誰當得住？神與人，都被研碎了。你們，真率的田夫們，風流的文士們，你們却與此相反！你們的天廷，沒有上帝，只有人道的座位。你們的靈驗與神祕，就是聖賢智者的人，都騎在那龍兒肩上飛升天去。茶香花開春到，牡丹兒早放了，一對小夫妻合唱卓文君的「白頭吟」——

然而，我害怕，哦，我遠方的兄弟，

我怕你千年來的王道，

受西方屠殺熱症的傳染。

你要走夢中，和平中醒來，

——哦，我們殘忍性許多次傷害了的和平——

或者，將來有一天，我們見你們的兵士

立在日本帝國旗下，蜂蟻一般的到我們的平原上來！

因此，我的友誼搖動，
灌滿了的憂悶與惶恐。

無知之中——疑與願——
全向你那遠方海邊走來。」

白先生這首詩是在日俄戰爭之後做的，由萬多門中學教員交給
我，我因此回復了他，我們遂老少東西黃白的結交爲知音了。我一生受
白先生的影響甚大，因爲白先生的行爲，是最堪模倣的。

白先生見我是勤工儉學生，非常鼓勵我，幫助我！那一年的七月七
日我在巴黎⁶克來松路二十號夏邦田先生家中初次遇見白先生與其
夫人夏⁷納。

托爾斯泰復活！這一位不求名的托爾斯泰……就在我前面……
拿了我的手，就來懷抱了我……我與他團成一氣……

在那樓房的走廊內，沒有別的東西，只見霹靂一聲，山崩地裂東西
壁合華法心同的友誼！

他叫他的夫人道：「夏納，成來了。」

好比我們自幼相識，好比我們是手足弟兄，原來我們都是亞當與
厄娃的同胞子孫。「中國人，遠方兄弟，與我同而不同的兄弟。」孔子云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我到里雍寺住，白哥哥家兩星期。簡直同我
自己的家庭一樣，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喜上則上，喜下則下，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更無絲毫不純粹的動念，我因此寫了一首「思鄉」……

……回思榆錢落水聲……

聲聲猶在耳，

……塔上新生鳥，

究竟多少？

我歸來的時候要聽道：

「客人來何遲，主人久候了。」

另外前面一首「思親」也是那個時候寫的。白先生將他平生所做的詩都拿來同讀。鳥獸蟲魚，到處皆詩，令我追想儲光羲與王摩詰。而白先生酷愛杜工部，有聖德尼氏繙譯唐詩，白氏藏如至寶。其間「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石壕吏」，「羌村」他常披讀。他戲問我：「杜甫還在不在人間？」

我們每次吃飯的時候，菜冷再熱者再，白夫人憤極了，要來絞我們

的嘴，其實嘴絞了之後，菜還是冷的。話還是要說的：「心心相印」。

吃了飯後，我們同去爬山，路上，他對我講笑話，他說：

「我少時，有一場春夢，就是，每想在路旁遇見一位萬貫家財的大富翁。他對我說，孩子，你到很好，你很正直，我現在把我所有的錢，全交給你，你去散給全世界的窮人。現在我老了，還不曾遇着這位大富翁呢！」

又一日，他對我談道人類的無知，他說：

「我們人類自以為大，以為地球上，人類最大——人為萬物之靈——我們却忘記了世界之上還有比我們大的東西，現在確為人類撲滅了。我們佔領了地球之後，就自以為大，萬物皆為附庸了。

現在，假如火星上也有人類，四目，四耳，兩鼻，三舌，四手，四足，及一最大最明之腦；他們看到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又作如何的感想？我們是小人，是無能之人，不是完人。他們看我們，好比我們看螞蟻一般。

誰敢說我們人類而外，大千世界之中，就沒有比我們再文明，再謙遜，再人道的麼？我們真是小螞蟻！」

我每每的想道，在法國所見的法國人，與上海北京所見的法國人不同。如果在法國見的法國人，是法國人；那末上海北京所見的法國人，就不是法國人了麼？法國人對我說，外交部的部員，都不是法國人居多！我問他：「那一國人呢？」他不願意對我說，後來他說：「他們是外交世界的人物！」

好一個外交世界的人物，請問，他們愛國，愛那一國，愛法國呢還是愛中國呢！他們一定是很愛中國，而極愛賣國的北京政府！而國際聯盟，世界和平，國民親善，中法教育，全操在這個「小組織」的手裏。

白先生談到巴黎外交部，一位七十老翁，咬牙切切齒，他最恨這利益

婚姻的國民親善。

他就對我說：「成，你知道我如何愛中國的？我幾十年前讀了一本書，書名「中國城」，著者是駐福州法國領事姓西門名友仁。西門友仁在中國多年，他是一位農學家，且是社會學家，以客觀的眼光，去看中國，因此他與馬可波羅一樣，到處受華人歡迎，受家庭厚待，他自南徂北，由東及西，穿行中國內地，彼時外人在中國的，除教士外，沒有他人。他說：中國人是不排斥我這樣的外國人的。因為我既不傳教，又不經商，們他是很尊敬我的。與西門友仁相彷彿的著作，恐怕是很少的。可是他很可代表法蘭西民族思想的：

Homo sum :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我人也，是凡關於人道的一切事物皆不外於我也。」

又一次，白先生對我談到非洲文人馬蘭¹⁰的著作「吧吐呵喇」¹¹他批評馬蘭不應該以諷刺的筆法寫他同種人的短處。他當時對我談到閔果泊克¹²的非洲旅行記，他說：

「閔果泊克是蘇格蘭有名之非洲探險家，曾深入非洲兩次，有一次，他被漠爾¹³人捉住了，罰充奴隸。後來他脫逃，走過沙漠，到了尼戈爾¹⁴河畔，他躲避在一棵樹上，追兵適至，天又晚了；他正在惆悵，忽然間見了一位黑婦人前來，他暗說道：不好了，她去告發我了。閔果泊克自敘說：

「日落之時，遠遠的來了一位婦人，她是下工回家的農婦，見我如此的惆悵，向我招手，教我下樹，帶我到她家裏去。她的家在茅屋之中，他灸了一條新鮮美魚供我晚餐。飯後，她指那近她身邊的一條席子，意思中示我道，白人，你今晚可以在那席上安枕無憂。當時，她家中來了許多婦人，來做夜活的，來紡棉花的。她們雖一旁做她們的生活，紡她們的棉

花，她們一旁却目不轉睛的來觀察我，我却密閉了一雙眼睛，鼾呼假睡，只聽她們唱道：

風兒蕭蕭、獅兒吼！雨兒緜緜、水兒流！白人兒！白人兒！貌溫柔。大樹下、苦憂愁，苦無慈母抱乳來，苦無妻兒將麵揉。

一黑婦獨歌，諸黑婦合和，唱道：

白人兒！白人兒！情可憐，既無老母攜乳來，又無佳妻將麥研。

閔果泊克被她們這種仁慈詩歌真樸般搖動，他一夜未能安眠，我們也不能不想想這些黑婦人的仁心，真有如天下日月之光明呀！「我當時不住的想到我的母親，以及人類的母親，仁道的婦人，以及天下慈母的婦人。所以寫了一首「思親。」

(1) 此爲賡 Juvenal (Aquinum 42-126?)

(2) 樂爾與石爾省 L. Loir et Char.

- (8) 里雍寺 Lyons
- (4) 人權宣言 La Déclaration du Droit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 (9) 贈友人 A un Ami
- (9) chez monsieur Charpentier, rue Ernest Cresson, Paris.
- (7) 夏納 Jeanne
- (8) La Poésie des Thang, traduit par H rvey de Saint Denys.
- (9) 中國城 La Cité chinoise par Eugène Cimon, Paris.
- (10) 馬蘭 Rene Maran
- (11) 巴吐阿喇 Batouala
- (12) 閩果泊克 Mungo Park (1771-1806)
- (13) 漠爾人 Mauras
- (14) 尼戈爾 Niger

第十章 再上巴黎

一夜不能睡，甚麼咬人的蟲都有，蚊子，蒼蠅，黑蚤，蝨子，臭蟲，把我咬得渾身亂抓，抓破了週身發熱，這是我得了碩士之後，來拉馬廬溫泉大威花園來做工的第一夜，翌晨，仍然上工，至夜，仍在這兔巢、雞窠、鴿子洞裏面休息，蟲兒們又結隊來下總攻擊了。

我索興不睡了，跑上街去耍，只見那些富人先生們在樂園中，雙雙兩兩的行樂，後來他們回去安眠。我們這些碩士工人，都找不着一所便宜房子去睡覺，俾得明日起來有精神去做工，種好了玫瑰花，好來供給先生們送太太！

從前我在巴黎工廠裏做工，有一位俄國大將軍也合我同班做工。他做不了的時候，汗如雨下，急得滿面通紅，如同紅柿子一般，他不斷的咒罵列寧，托洛斯基與共產黨，另外掉過頭來對我說：「我是一位貴人，我是俄皇的侍御，我是大將軍，我從前殺了許多土耳其人！」然則我又咒罵誰人去呢？忍忍吧！他大將軍工人，早上不能按鐘點進廠，他以爲去上將軍府公事房一般；被那工頭大罵「豬頭，你大將軍的架子，可以收到沙皇的棺材裏去罷！」

我得了碩士之後，即來做博士的論文。題是蝸子的男精分殖法與女精分殖法。我住在塞頭海³生物試驗所。每日去找蝸子，白的，黑的，盒子袋子，裝得滿滿的！回到試驗所之後，我將牠們全放了，好來做試驗！我不喜殺生而作死的研究，我最愛的是研究動物社會學。這門科學，尙未成

立。而我不能做一篇博士論文的題目，因為我的主任教授，他是專門於生殖器官之小烹飪的。

這些蝸子，得了自由，就東跑西逃，將那看門的女兒刺傷了。她的母親，就要拿鐵叉來打殺我的食客，而我正在那找蒼蠅與廚蟲來養活我的蝸子們呢！

我做了一百種的試驗，將蝸子帶到高山上去，天氣一寒，他們就不動了，那時一齊叢集起來，聚成一堆；我也將牠們帶去里昂與史太師堡北方去試驗，在火車中，牠們逃走了，嚇得那些搭客狂呼，要拉信號叫停車，我連忙用手抓來，一個一個放到盒子裏去。

我因找蝸子，研究蝸子社會學，法國的名山大川，差不多處處跑到，其實倒不是蝸子社會學，我由動物學的根據，已跳進人類社會學。

我來法國是學社會學的。學社會、學教育，這是中國學生受了美國

化的狂望，我們到了法國，大學裏沒有社會學系，也沒有教育學系，也實因為社會學與教育學，都不是書本子與講義所學得來的。

因此我就改途學農，由農學而生物學，兼學地質、物理、化學、與生理。且常去醫科聽講與實習，然後專攻動物社會學。

得悉「食」「住」「性」三者，為一切生物之共同所必需。而三者足可定一切生物之性相。弗洛德 *Freud* 專重物性之陰陽，而忽其食住。須知食住二者，可定性之陰陽也。史太師堡 一教授，曾作小蛙之試驗。蛙幼時，陰陽未分，分為三所。甲所之食物十分豐足，居處之溫度百分表十五度以上。乙所之食物不豐不薄，居處之溫度，百分表五度至十五度之間。丙所之食物至少且薄，居處之溫度，在百分表五度之下。其結果甲處全雌，丙處盡雄，乙處則兼性者。

在人類社會學上，「住」「食」「慾」而外，增「衣」與「行」

二者。「慾」與「行」屬於心理範圍，而「衣」「食」「住」則在生理環境中。五者不可缺一，否則社會不能保守其「天均」——自然的平衡。

今後方知以前社會學家之謬誤，以人類研究人類，遂造成一部無統系多枝葉的社會學。

我研究社會學的方法既得，遂與蝎子告別！

我在蒙城與寨頭，完全參加社會運動，曾組織社會研究社，每週辯論會，國際社會同盟許多團體，工人學生，互換智識。而我既是學生，又是工人，為兩者作翻譯，「我自知已之苦，方知來救苦人。」

關於薩克樊采提案我終日奔波，到處去演講，在黎門之門牛場與橘城之古戲園，到者萬人；在畢錫埃遊行，到者十萬人。

至此，我與法國南部工學同志告別！數年之間，彼此不相容的社會

黨，共產黨，無政府黨，遂聯合成一氣，即是愛里友派之黨員，亦加入吾人所組織之聯合團體，而作反戰運動，爲土耳其、摩洛哥、敘里亞與中國各被壓迫民族作聲援。甚至共產黨分部，不受第三國際的命令與總部訓令，而維持此聯合戰線！（第三國際也有聯合戰線之明令，而實際令黨員來把持一切，然後破壞耳！）

我當時告別，諸同志，莫不淚如雨下！主席馬爾登同志——社會黨蒲魯東派，工會書記——說：

「盛成同志與我們相處將九年，在這九年之中，甚麼運動，他沒有參加過？他的目的，是日日使我們合一。而他最恨做分離勞動界工作的人。他走了之後，他的精神是不走的。……」

我當時應羅曼羅蘭之請，去瑞士；赴萬國婦女自由和平促進會的

被壓迫民族的大會。當時中國方面，有夏霆；他未到會。印度有莫介兒¹⁵，納子¹⁶，安南有立憲黨代表段文樵，非洲有斯太芬尼¹⁷，荷屬有哈太¹⁸。會開兩星期之久；主席是夏賚先生，荷蘭羅蘭浩²⁰師德女詩人——不遵守第三國際命令而到會者——加皮夫人——法國社會運動中之健將——奧國女文人鮑楷²²夫人，羅曼羅蘭，亦由高山養病歸來赴會。

我與羅氏，通信結交，已七年；至今方相識；我們的花園草徑上，走了一刻，多少人全來圍他，偉人的生活，實在是不好受！白理愛的真理，我才明白。羅氏對我說：「成，你要把革命的途徑，認識清楚，千萬不要走錯了路，那就可惜了！」

我由日內瓦再上巴黎，其實我不斷的去巴黎，不過此番來巴黎，把行李箱篋全帶來了，就是我那一位好同伴，採植物的大鐵箱子——符

拉栽教授贈爲紀念的，也帶來了。

加皮夫人，與我同來巴黎，她問我道：「同志，你身上有錢麼？」我道：「錢是有的。」她問：「有多少？」我答：「三十佛郎。」她說：「三十佛郎在巴黎够甚麼用呢？」我說：「明日我就去找工作做！」她說：「……剛纔羅曼羅蘭的妹妹，送給你的錢，爲甚麼不收？」我說：「噯呀，同志，怎好意思收下了人家的錢，我們中國人，見財要思義的。」

當時正值某種新社會主義在中國大發展的時候，加皮夫人，聽了我這番話。她說：「是的，我倒遇着了一位真正的中國朋友！但是我一位西方婦人，她要說。

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生活爲先，議論在後。」「你到巴黎來做甚麼？」我說：「去工廠做工！」她說：「做甚麼工？」我說：「甚麼工都做？」她說：「你在瑞士不會做了一篇你的母親的身世麼？」我

說：「是啊！」她說：「完了沒有。」我說：「未完。」她說：「幾時可完？」我說：「日夜加工，一星期之內可成！」她給了我，她的住址，另外一封信，她說：「瑞士的朋友托她轉交給我的。她與我握了手，她去了。」

我出了車站，上了電車，到拉丁區來，就將信折開，原來沒有別的東西，只是一張一百佛郎的鈔票，我要找加皮夫人時，她早去遠了。我心中感愧交集！

我來巴黎，本想到俄國去看看的。有薦我到俄國大學裏，或中央農場裏去做工，我到了巴黎，就同法國中央新社會黨部接洽。說要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可，其間我認識許多外國同志，獨不認識列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中國同志。

後來他們對我說：「同志，請你加入中國黨部，然後由中國黨部送你到俄國去。」我一聽中國黨部，知去俄無望。我說：「要我加入中國黨

部，讓我思索一下。」後來我會了中國部黨幾位職員，依然是專政領袖，不是平等同志。書記說：「去俄有三個條件：一、曾加入本黨而在中國黨部服務一年以上的人。二、須第三國際命令允許，三、須入俄國中山大學受訓練。」謝謝！你們那中國官僚思想、軍閥思想、地位思想的中國黨部的務，是不敢服的。你們甚麼地方的甚麼人主席，都派好了，我是不來爭你們的地盤的。你們拿莫斯科的錢，毫不在意，我呢，見財思義！

我住在拉丁區聖夏克路²³二百二十號旅館，日夜未安眠，在那裏起草「我的母親」²⁴。臭蟲有意，還要吸我的貧血。

一禮拜後，稿成，我去看加皮夫人，她看了「我的母親」。她說：「這部書是要轟動一時的。」我說：「豈敢！」她說：「你會打字麼？」我說：「稍會一點。」她的妹婿，將一架小打字機借給我。加皮夫人教我打五份。我於是乎從早到晚，就在她家中打字。滴滴答答，打了兩個多禮拜，五份

稿子成功了，加皮夫人斧削了一下，她教我送到好幾家印書局的編輯部去！

我寫了一封信給羅曼羅蘭，請他幫忙，他沒有工夫，叫我到利愛²⁵德印書局去。同時，我的老友海蒙²⁶先生介紹我到亞丁²⁷階印書館去，同時，班樂²⁸衛的兒子名仁²⁹介紹我到各處去。

我在那裏靜候佳音，加皮夫人不斷的鼓勵我，替我設法，找出路；我也找工不到。巴黎的生活實難！加皮夫人教我到她那裏去吃飯，無論中晚她說：「我們有飯大家吃！」我終是不好意思。吃人家的飯，心神不安，我想起了丹丁的神曲，反而我到塞納³⁰河邊上去逛逛，不吃飯，心中倒非常舒服！有時走在飯店門前，看看雞子、鴨子、大魚、燻肉，我也就看飽了！

餓肚子是勤工儉學生的常事。孟子不說過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有甚麼奇怪？

我且來逛逛巴黎，蒙馬頭的高樓大廈，正好金屋藏嬌，這是一夫一妻制的回聲！夜場舞館中，紅的綠的黃的白的黑的，人人色色俱全，而以可可糖與咖啡和乳合成顏色居多。日本名畫家藤田³¹嗣治正在那裏！藏嬌亦不必要金屋，銀屋、銅屋、鐵屋、均可！巴黎也可，好多的世界，「希克³²」的世界，非常「希克」的世界，最特別「希克」的大世界。俗語說：「巴黎對無論甚麼錢袋子都好的。」時式有新時式，有最新時式。喜時髦的心理，鬧脾氣的社會，拿着鈔票，只向火頭上丟去，來了就去了！跳舞家，迎合婦女社會心理的跳舞男子，他可以使公爵太太，王夫人，十分充足她們萬種的要求！愈怪愈妙，越奇越美，這一座千奇萬怪的舞臺，少不了千變萬化的腳色！

人人是藝員。

夫人是畫家，她自己畫了一幅美人，在她的臉上。她不住的添色！男

子是詩人，他不斷的諷刺他自己，真大詩人。

法國人生性，最怕人笑話他，因此他們文章裏，蚊、蠅、蚤、蝨，都不提的，談到下體與生殖機關以及廁所便池，更要被諱——淫書是例外特許翻印的（？）——到動了人格的尊嚴與人道的基礎，那是隨便說笑的，未免有一點本末顛倒吧！這確是法蘭西民族性的大弱點！或者蒙馬頭，不在法國境內，也未可知！

蒙巴拉斯！就不同了；那幾座咖啡館：大茅屋³³，圓頂³⁴，圓堂³⁵，大圓頂³⁶，來來去去的，全是藝員——藝術家——來往的人潮，要比蒙馬頭清潔純粹得多。雖有野雞姑娘出出進進，那也是一些不幸的藝術家！我們常時碰着法國詩人弗爾波羅³⁷以及其他居留巴黎的世界大藝員！有許多意國左黨人物，保加利亞的共和黨，匈牙利前任大總統以及各國的政治犯。

他們都是無家可歸，天天來到這裏，做幾點鐘回到世界大家庭去的心上夢。談談笑笑，吃吃喝喝，豈僅忘憂，簡直是登極樂！美國式的酒館，飄流中的生活，剎那間之休息，無家者之家庭，真正是藝術世界！

意大利場——不是金銀萬貫的意大利路，那是在河西——一帶，所住的，全是政治上亡命之徒，各國人全有。在奧倫³⁹盜斯路一家咖啡館裏，昔日列寧曾爲此中座上客。對面就是一座大石獅子。法國的風氣，每天早晚，都要到固定的咖啡館中去吃杯開味酒。法國的咖啡館，可說是政治的發源地；也是各種事物往來交易的大廚房！不過「客廳」(Salon)的影響也不小，但僅僅乎在巴黎。若說到法國大革命，還是咖啡館中的產物。

談過了活的，來說說死的。巴黎地下的人，要比巴黎市上的人，要多千萬倍！要不來同他們談談，我們太是「現在主義」的奴隸。我既餓着肚子，與「現在」宣戰，我就到「過去」世界裏去逛逛！

我來到了賴夏斯父的墳園。

一百多萬人，睡在這地下，你來找誰？

臘楓⁴¹登與他的寓言嗎？毛立⁴²愛與他的戲劇嗎？巴爾沙克與他的村
 教士嗎？柏蘭⁴³偕與他的民歌嗎？米修⁴⁴勒與他的歷史嗎？臘瓦⁴⁵西與他的物
 質永存嗎？臘不⁴⁶臘斯與他的世界立法嗎？居維⁴⁷也與他的器官相連，形
 狀相同嗎？聖希⁴⁸來爾與他的器官組織等於一嗎？解呂⁴⁹沙克與他的汽漲
 以及氣球嗎？畢納⁵⁰克羅與他的澱粉作用嗎？大威⁵¹德與他的專政畫嗎？解
 里柯與他的「美度思船⁵³之遭難」嗎？德拉⁵⁴克羅阿與他的浪漫派嗎？蕭⁵⁵
 噴與他的送喪歌嗎？羅希⁵⁶麗與他的偷兒⁵⁷鵲嗎？或者你要見女悲劇家克

來⁶⁸儂，臘雪兒嗎？你假如一個不見的話，那看詩人毛瑟與他的垂柳，向你低頭！

我見不到垂柳低頭，更不見細雨飄流，前前後後，多少名士沒聲愁，我去也，吾亦知所投！

這邊是泊⁶¹西，那邊是戛斗⁶²驛，由星場⁶³一直下來，有一條最窈窕的大路，牠的名字，就是不落林大道。在這條法國道上，住的全是世界上的大富翁。印度的王孫：開蒲太郎王，阿迦汗，柯狄，他們所說的話是英文——英鎊的英文，美金的英文。

從前是貴族殺富翁來賑濟貧民，現在是富翁殺貧民來管理貴族，錢是上帝，統馭世界，這是西方文明的美果！

我到了古牢⁶⁸，才想起這萬貫家財的富价⁶⁹。一六六一年八月十六日，

他在那屋府裏籌備了一個盛會，歡迎法王路易十四。這個會的費用，是一千八百萬。法王見勢不佳，遂將富价逮捕，抄家之後定了永遠監禁的罪。

古牢古牢，曾忘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否？

我們還是沿着河兒走去。

一路賣舊書的，好像南京夫子廟。但是此地沒有鋪子，一個人，幾隻箱子，釘在河堤磚牆石頭上。由聖米修河沿，到服爾德河沿，一線舊書攤，長過兩公里。書箱緊接不斷，而青年老叟，男男女女，莫不喜留連於這個露天圖書館裏！惟秦始皇到時，則須擋駕！

巴黎聖母⁷⁰大教堂，倒是我一個好朋友，因為我每次忍苦不下，常來消愁。我看它時，它來我前，它那雙塔的雙影，它那玫瑰花的星光，我在那

裏養氣，我在那裏忘饑，我兩隻眼睛，不住的讚美它的形狀！文章的構造，是否一座建築物？

巴黎。
這聖路易島在河之中流，月光之下，格外清楚，中古之默默復現於

巴黎國家大戲院，——太貴！——是沒有福氣跑進去的。但是附近一帶，我常經過。這不是法國了。恐怕我已到了紐約，人人全說英文呢。真是千千萬萬，雷池一步，死生立判！也可說是人類動物院，多少頭顱，多少種色，假如學人學者，不來看婦人，他定能成人學大家！

巴黎市交易所⁷¹隣近國家圖書館，其實它也是一座活的圖書館，剎那與暫時的社會心理演戲大戲院！蠅營狗苟，惟利是獵者，躑躅一堂！在

理論上說來，交易所之任務是規定經濟法演成的把戲的。在實際上，交易所獎勵大膽投機的事業——唯最是財政交易所。歐洲將來的末日，就是交易所一手造成的。人人都記得發起東印度公司的勞氏，造成一八九三年之財政大破產以及六月取銷交易所之命令。

巴黎倫敦柏林的交易所，就是買賣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經濟機關。價錢的漲落，全是在外交部的公事房與議院的走廊中定的。有時候，一個地方與其人民，已經由甲主賣給乙主，天呀，又有誰知此事？

我們只以為巴黎全是繁華夢，那知道到了梅力孟塘區，全是陋巷矮屋，空氣太陽，兩者皆無。而人是極多，且多是和我一樣餓肚子的英雄，在失工的時候，來到此地，他們只有抬起頭來望一望交易所，大戲院，以及不落林大道，否則賴夏斯父墳園。

巴黎的流氓或浪人——他們并不偷不摸——都住在橋肚子裏。他們真可算做自由人。無牽無累，不貪不聚，到處，倒下來就睡覺。我因為要研究他們的心理，曾與他們每日爲伍。起初，他們非常的懷疑，後來習慣了。也就一視同仁了。他們的思

「人類，你造下了許多牢籠來束縛你自己，我是不受你束縛的。」

在歐洲，人人必有護照或是居留證，否則人不是人，因為做人的憑據，比人還要重大！——這是法制國的文明——這些浪子，是沒有做人的憑據，那末他們就不是文明國的人，他們還是發表人權宣言的巴黎的人。人而不人，不人而人，他們的生命，是再苦沒有了！而他們說：

「我却在我的世界上過生活。」

「來咧！」

「做甚？」

「來，我們去白相相！」

「怎樣兒的白相？」

「……………」

「啊！我沒有錢！」

「你都比我們錢多！」

「是，我比你錢多，你是有身可賣，我咧，賣甚麼咧？」

這不是上海，倒在巴黎大街上咖啡店門口，我站在那裏。忽然間，那位女神又走了回來要向我說話。真是，她等我空空兒錢

袋的命令，去度她的明日。同時，我的飢腸，却向她討飯；我使氣說：

「你去吧……你去找別人去吧……發財去吧……享福去吧……不要把你大好的光陰，消費了在此地……」

「我不礙你的事，我不願意來煩擾你，我想同你談談。因為你的面貌極仁慈，我願意與你談話，你願意麼？」

她說到後來淚下如雨。

怪事！我從來不曾見歐洲妓女哭過，她們都是人生大哲學家，她們的心，是無情的，她們的身體，和機器一樣，來了就動了，——好一座快樂的機器！——社會萬惡，使不幸女子，失了知覺，來供有錢者享受。

我當時很奇怪，遂問道：

「我們如何才能做苦海中的女上帝？我們如何才能覺着地獄間女神的情意？」

詩人先生，你是知道我們的人，你是了解我們的人，我們絕不是生而爲娼妓的……我的父親死在戰場上，那時，我只有十三歲，我的姊姊婀娜，十五歲，我的母親，是常生病的！我們那時，正走女子中學出來，學校中所學的，社會上用不着，那時，我們離開了家庭，到巴黎來謀生活。我到春商店中去充賣物女子，那時，我賺百佛郎一月，其初我同我的姊姊同住在共和場附近旅館中。一年後，我的母親死了，我的姊姊也嫁人去了，只剩下了一个青年的我！我於是乎同我的女同伴同住。一日，商店將她開除出來了，說她偷了一塊烟脂。她沒有工作，我們也同住在一處，一日，她走了，她不對我說甚麼就走了！後來，我在馬路上碰着她，她却裝好像不認識我的一樣。一月一月，我沒有找一個同伴來同住，分付房錢；弄得我無法，妍識了一個朋友，使他來分擔房費。這個朋友，一天，他又走了。我又是獨人了。——物質文明世界，有錢的獨人最樂，無錢的獨人最苦！

「我預備嫁人，又誰來娶我這個沒賠⁷⁵奩的女子？天啦！人不來娶人，因為他是男人，我是女人，他是來娶錢的！只有這苦命來娶我們這些薄命。我們進了商店，還要穿得頂好。店主，經理，都要使他們樂意才好，否則立刻就要你走路。就是招待顧客，也要穿得好些，我們婦人，都是愛穿一些。一百佛郎一月够甚麼？還是够吃、够住、够穿呢？而同伴的她們，都是穿的頂好！那末，無論如何！我非找到一位有錢的朋友不可。我因當時環境的要求，甚麼地方都去住的。遇着了一位朋友，把我接得蒙馬頭上而去住了六個月。甚麼女權，甚麼男女平等，在這個世界沒有錢，是不能做人的。後來我去做縫工，做時式工，做傭婦，當時我也換了好幾個朋友，其中沒有一個體貼我的苦衷，想來同我結婚的。他們都把我當做一架取樂的機器看待！我咧，能減少了我暫時的生活困難，也就吧了，要得多，得的少！」

一日，我沒錢，又沒有朋友，在路上徘徊。我又是一個單身的女子。有

人對我說，假如我願意到那裏去，那家的主人，很歡迎我。我遂去了！

唉，飢寒交迫，風雨無情，人到後來，差不多是與禽獸無異！——當時我想道我的社會學之立足點不謬——所有的學識，是無用的，不能賣的！我起初在大戲院附近，在一所大堂子裏。每次有一位客人來了，聽選，在那玻璃四壁的房間中，我們有五十多個。後來，由這個堂子跑到那個堂子，最後，就來跑馬路的月臺上了。」

我問：「你能不能丟開你的行業？」

「是啊，先生，我吃甚麼呢？……我的姊姊曾經寫信教我去她那裏，在鄉下去住。我當時發憤，死也不再來了。我到她那裏去後，她送我到一位公爵夫人家做縫工。上帝，我再也不能做縫工了，關得我好悶。我的心性，是完全放縱，一切牢籠，我都不能受的。我一天到晚，要動就動，要走就走，要唱就唱。另外，我是不能再離巴黎牠的神光了。我要許多的地方，使

我自由舒服的，我遂去了。我的姊姊與我的姊夫又把我交給村上的教士，好使他來領我到光明路上去，我是去了。無論如何，我不能自制。獨立自由，無束縛！我習慣了這自收自放的生活，我恨社會之干預與普通人之道德。

我又問：「你還信上帝嗎？」

我如何不信上帝？上帝是我唯一可靠的主宰，你先生想一想，我們這終身飄流於人世的水，無處可定，焉能不信那全能的上帝，寬大為懷，來收留我們，使我們早有定所。天堂地獄，只要有一個定所就好了。

我又問：「你信上帝，你信宗教嗎？」

哎喲！謝謝！我不信宗教了的……

我又問她：「我是甚麼人？」

你先生是一個人，我不知你是那種人，那國人，你先生是一個人，人

中之人在我們這種行業中，我們認識人最多，白人、黑人、黃人、東方人與西方人。我是不分他那一種人、與那一色人的。我只知道好人與壞人，人與禽獸。黑人好人，比白人壞人要高到沒有比較的！

我說：「親愛的姊姊，親愛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人與禽獸的分別？人能自治，禽獸不能自治！」我對她說這話的時候，我一付閃閃兒的目光正射進她的眼中去。忽然，她低頭沉思道：「然也⁷⁶！否！」

我又說：「自治的工夫，能使屠戶立地丟刀成佛。」她道：「果然我去也。」

(1) 拉馬盧溫泉 Lamalou-les-Bains.

(2) 蝸子的男精分殖法與女精分殖法 La spermatogenese et l'ovogenese du Scorpion.

(3) 塞頭海生物試驗所 Station zoologique de Séta.

(4) 史太師堡 Strasbourg.

- (5) 社會研究社 Cercle d'Etudes sociales.
- (6) 每週辯論會 La Tribune libre.
- (7) 國際社會同盟 Ligue Avanguardiste internationale.
- (8) 薩克 Sacco.
- (9) 樊采堤 Vanzetti.
- (10) 畢錫埃 Bédiers.
- (11) 愛里友 Harriot.
- (12) 馬爾登同志 Paul Martin.
- (13)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 (14) 萬國婦女自由和平同盟會 Ligue internationale des Femmes pour la Paix et la Liberté.
- (15) 莫介兒 Dhan Gopal Mukerji.

-
- (16) 納于子 Pandit Méhial Nehru
- (17) 斯太芬尼 Stéphani
- (18) 哈太 Hatta
- (19) 夏賽 Félicien Challaye
- (20) 羅蘭 雷斯德夫人 Henrieta Rolland-Holst
- (21) 加皮夫人 Marcellé Gapy
- (22) 鮑楷詩夫人 Josepha Porges-Kraigher
- (23) 聖夏克路 Rue Saint Jacques
- (24) 「我的母親」 Ma Mère
- (25) 利愛德 Rieder
- (26) 海蒙 Augustin Hamon
- (27) 亞丁階印書局 Attinger

-
- (28) 班樂衛 Painlevé
(29) 仁 Jean Painlevé
(30) 塞納河 La Seine
(31) 藤田嗣治 Foujita
(32) 「希克」時髦之聲 Ohio
(33) 大茅屋 La Grande Chamnièr
(34) 圓頂 Dôme
(35) 圓堂 La Rotonde
(36) 大圓頂 La Coupole
(37) 弗爾波羅 Paul Fort
(38) 意大利場 Place d'Italie
(39) 奧倫茲斯路 Avenue d'Orléans

(40) 頤夏斯賓園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41) 臘楓登 La Fontaine (1621-1695)

(42) 毛立愛 Molière (1622—1673)

(43) 柏蘭倍 Béranger (1780-1857)

(44) 米修勒 Michellet (1798-1874)

(45) 臘瓦西 Lavoisier (1743-1794)

(46) 臘不臘斯 Laplace (1749-1827)

(47) 居維也 Cuvier (1769-1832)

(48) 聖希來爾 Geoffroy Saint Hilaire (1772-1844)

(49) 解呂沙克 Gay-Lussac (1778-1850)

(50) 畢納克羅 Claude Bernard (1813-1878)

(51) 大威 David (1748-1825)

- (52) 解里柯 Géricault (1791-1824)
- (53) 美度思船之遭難 Le Rauban de la Méjuse
- (54) 德拉克羅阿 Delacroix (1799-1863)
- (55) 蕭噴 Chopin (1810-1849)
- (56) 羅希麗 Rossini
- (57) 徐兒鵲 Uzza ladra (la pie voleuse)
- (58) 克來傑 Clairon (1723-1803)
- (59) 賴雪兒 Rachel (1820-1855)
- (60) 毛瑟 Alfred de Musset (1804-1880)
- (61) 泊西 Passy
- (62) 報斗驛 Auteuil
- (63) 星場 Place de l'Etoile

- (64) 不落林大道 Avenue du Bois de Boulogne
- (65) 開蒲太郎王 Maharadja Kapourtala
- (66) 阿迦汗 Aga Khan
- (67) 柯秋 Coty
- (68) 古牢 La Bastille.
- (69) 富价 Fouquet (1615-1680)
- (70) 巴黎聖母大教堂 Notre-Dame de Paris
- (71) 巴黎市交易所 La Bourse
- (72) 勞氏 Law (John) (1671-1729)
- (73) 梅力孟塘區 Quartier Ménilmontant
- (74) 巴黎浪人 Les bougres de Paris.
- (75) 沒賠奩的女子 (在歐洲是很難嫁人的) Fille sans dot

第十一章 我進巴黎大學

法蘭西共和國¹

巴黎大學²

中國文化院³

院長：班樂衛⁴

教務管理會：坡阿埃費樂格拉尼哈琴拉羅亞馬斯派祿白希和威⁵

錫愛¹³

學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¹⁴

第二學期課程表¹⁵

近代中國之經濟史¹⁶

梅斯脫¹⁷ 主講

關捐與釐金中國商業制度之研究¹⁸

每禮拜六十四句鐘與十五句鐘（東方語言學校，勞動教室）。

中國之美術史²¹

拉羅亞²² 主講

今日中國之文化與歷來藝術之情感（續）（課與實習）²³²⁴

每禮拜四日十四句鐘

中國科學²⁶

比較蠶桑學²⁷

盛成教授二十四課

理科大學（夏斯爾教室）²⁸²⁹

每禮拜二日十五句鐘半³⁰

每禮拜五日十四句鐘

第二學期課程自一九二八年三月二日星期五日始

演講會（從略）³¹

簽名者：巴黎大學院長，中國文化院校務委員會委員夏爾列第³²

中國文化院校長班樂衛

中國文化院校務主任格拉尼

我出門無事，街上閒走，抬起頭時，看見許多的學報，黏在牆上，這是法科的，那是理科的，這是文科的，那是東方語言學校，再一看中國文化院，再一看中國科學——比較蠶桑學——盛成——理科大學——三月六日星期五十四句鐘開課。

今日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昨日三月五日，曾偕加皮夫人姊妹去到衣店裏，買了一身新衣服，

買了一頂新帽子，買了一雙新鞋子，預備明日好走進巴黎大學；買了一隻新表，恐怕學生聽得不耐煩，看見鐘到，好早下課。

我去授第一課。

在誰面前來講課？大詩人瓦乃理，科學家班樂衛，以及大學教授：威錫愛，格拉尼，及其他有名之漢學家。

趙總領事，法國前駐華白領事以及其他公使館與外交部人員。

還有一見我就笑的于格儒夫人和她美國的朋友們——她應該滿意她的弟弟了！

加皮夫人，杜修納³⁴夫人，以及其他法國夫人。

另外法國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與學生，醫科大學學生，農學院學生，理科大學教授與學生，東方語言學校學生。

課堂太小，後來的人，倚牆而立，全來聽中國教授講課。

他們看黑板上的掛圖，八卦圖，滿壁的中國字與譯文。

先一日，已有人對我說過，我的課，不能草率從事。還有人說：近代的中國青年，不知中國。啊，我的肩兒要硬些才好，不然，擔當不起啊！還要我這黃帝子孫，不要丟了世界學府巴黎大學的面子。真難真難。那末，我就來講「易學」。一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講這沒有西方人能了解的中國科學！

而「易學」實爲萬物萬事科學之祖先。我們格物致知，都離不了空間與時間，而易之體用，概括五準繩 *Dimensions*（上下，東西，南北，春秋朝夕），此卽中國論理法之根據，而與歐洲數學絕對之邏輯迥然不同！

「古者包犧氏（卽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

這就是我們中國一部科學方法史與其源流，而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西方始於「近取諸身——唯心——人造上帝而上帝造人，人與上帝相同，而與萬物不同，」繼而天地遠取諸物。

中國的科學方法始於格物——唯物——然而致知，而推及諸身，以至於人，復由人羣，而及諸天下。

因此中國科學之起點，在觀天象；天象常變而北辰不易位。而中國古人當時之觀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時間的觀察，晨昏晝夜的觀察，一日二十四小時輪環的觀察，地球自轉當時之觀察。此為時間一。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生焉」還是時間的觀察，春夏秋冬的觀察，一年四季巡環的觀察，地球繞日當時之觀察。此爲時間二。

中國天象的科學，實是科學之科學，中國天象的哲學，實是科學之哲學，故論中國科學須知「交易爲體，往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今日吾人細胞之電子，乃昔日崑崙山上的一塊石頭，我們的祖宗，走那裏經過，腳踏在石頭上，一個眼不能見的電子，受了這個摩盪，走到各處去，到雞子，果樹，木頭，棹子，黑土，往來彼，時靜時動，今日是我身子上的一粒電子！物質的原子，也可與精神原子相交易。「太易生太初，太初生太始，太始生太素，」易與初，無形之精神；始與素，有形之物質，一往一來，一靜一動之分耳！

用是指天，指時間往來迴環，或春秋，或朝夕，故曰，「用數必圓，圓則

行所以致用。」又曰：「圓者動，以定位爲體。」故我說：中國科學是致用的科學，而其方法，是圓的方法。

衆星拱北辰，北辰在定位，而衆星來往環繞之。因北辰而定東西南北四大星區。北辰在中。

觀法於地之時，也立東西南北。而以帝都比北辰，名曰中州，連帝都合北辰，名曰「六合」（上下、左右、前後）。遂定體之三準繩，名曰深長寬三面積。由地上五位合天上五位（兩東西南北中之和）成宇宙間之基礎十位，名曰天干。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代數。歐洲人不知十位，乃中國伶倫制樂時之發明，而誤以爲亞拉伯人之所創作。

體是指地，指山川萬物之形狀，以其能定，故曰「體數必方，方則止，所以立體。」又曰「方者靜，以動散爲用。」

吾人頭有五官，身有五臟，五色五聲五味。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

天時巡環，衆星復聚，共十二月，遂定十二位，名曰地支，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數，干支相合，歷數遂成，而中國科學遂始於黃帝紀元甲子年。

「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而天道備矣。」我們現在研究胚胎學的人，都可知此爲唯一無二的進化律。

「天下同歸而殊途，聖人一致而百慮。」這就是東西所用的方法不同，而其結果則同。然而世界上的大科學家倒沒有一個偶然能發明一件東西，都是千思萬慮而後，得一致之結果。

當時我用科學方法演易，來證明我的理論，鐘點到了，我請大家原諒，再延長一刻鐘，這才把現在科學種種都在易學包含之內講完了。

「時間繞空間，空間定時間，動何時能靜？巡環何時能斷？中國人法

國人，東方人與西方人都關在這個大世界裏，我們在這個圈上來往。」

「我只見「不斷」追「斷」，「斷」追「不斷」耳！」

大鼓掌！不斷的鼓掌！斷而不斷的鼓掌——聽講者定要做我結論的證明以及證明之表示。——瓦乃理的手，班樂衛的手，于格儒夫人之手，加皮夫人之手，一時握不了這許多，我向大家笑了一笑。

大家立在門外，問我解釋，其餘的聲音都是：「了不得！」³⁶

瓦乃里氏從今日遂預備他頂長的一篇「我的母親」之序言，好介紹我到歐洲思想舞臺上去演戲！

(1) 法蘭西共和國 République Française.

(2) 巴黎大學 Université de Paris.

(3) 中國文化院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4) 班樂衛 Paul Painlevé.

(5) 教務管理會 Comité directeur des études

(6) 玻阿埃 Boyer

(7) 費樂 Finot

(8) 格拉尼 Granet

(9) 哈琴 Hackin

(10) 拉羅亞 Laloy

(11) 馬斯派祿 Maspéro

(12) 伯希和 Pelliot

(13) 威錫愛 Vissière

(14) 學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Année scolaire 1927-1928

(15) 第二學期課程表 cours du deuxième semestre

(16) 近代中國之經濟史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7) 梅斯脫主講 M. Mestre, chargé de cours

(18) 關捐與釐金中國商業制度之研究 Douanes et Likin, étude sur le régime commercial

de la Chine

(19) 每禮拜六十四句鐘與十五句鐘 les Samedis, à 14 heures et à 15 heures

(20) (東方語言學校勞動教室)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Salle de

Travail)

(21) 中國之美術史 Esthétique chinoise

(22) 拉羅亞主講 M. Laloy, chargé de cours

(23) 今日中國之文化中與歷來藝術之感情(續) Le sentiment de l'art dans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jusqu'à nos jours (suite)

(24) (課與實習) (cours et exercices d'application)

(25) 每禮拜四日十四句鐘 les Jendis, à 14 heures.

(26) 中國科學 Science Chinoise

(27) 比較農桑學 Etudes de sériciculture comparée.

(28) 理科大學 à la Faculté des Sciences

(29) 夏斯爾教室 (Amphithéâtre Chastles)

(30) 每禮拜二日十五句鐘半每禮拜五日十四句鐘 les Mardis, à 15 h. 1/2 et les Vendredis,

à 14 heures.

(31) 講演會 Conférences

(32) 巴黎大學院長中國文化院校務委員會委員 Le Recteur, Membre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33) 夏爾列第 S. Charléty

(34) 杜修納夫人 Madame Duclône

(35) 恐怕是伯希和先生說的相傳有一位中國某大學教授到巴黎大學預備博士論文，文成而不

可印者再，最後人情面子，將這篇論文通過了，因此伯希和對新博士有感而發此一網打盡驚倒華山之論！

(36) 不得 Extraordinaire!...

第十一章 瓦乃理 Paul Valéry

那是蒙白里車站向巴黎去的月臺。月臺立着一個人。是一個人。是一個憂思滿面，情苦難言的人！

我的目光灼灼地一直就向這個人的那邊射去，驀然的問他道：

「你有甚麼心事？」人能如此受恨與悔的打擊麼？」

他那一幅目光回答我道：

「憐我！」

忽然間，走來一位有鬚鬚的人，一見即知其爲瓦乃理名敘爾，蒙白里法科大學教授。而他仍同我目語。

啊，這不是大詩人瓦乃理波羅麼？

「波羅！大詩人又如何？死了母親，還不是同我們一樣的哭！須知翰林學士，名也有的，苦也有的。拉丁俗說的好：Aequo Pulsat Pede——須知死來要人，死不擇門。」

去。瓦乃理的母親死了，他現在正由塞頭山上安葬完畢回來，到巴黎

我們仍是對望，目來目往，在那人叢中的月臺上。瓦乃理的痛苦，我是直對的覺得，我當時却忘記了「階級爭鬥」的口令。他是縉紳，我是游民。

車來時，「我」送他上車，這「我」是誰？是我當時那一付「人道

的目光」兒。他去後，我也回到寨頭，去與蝸子爲伍了。

在車中，我就不斷的回想這個人，一個人，他常自問道：

「中國人的腦子與我們腦子的構造是相類的麼？」

我今日之了解他，安慰他，憐惜他，擊動他，並不是中國人的腦子，正是中國人的心地。當時，我也就革了我自己的命，把「階級爭鬥」四字，權且丟在一旁。因爲我想着了我自己的母親，因而我寫了一封給他的信：

「你沒有母親的時候，你才來想愛你的母親。你沒有母親的時候，你才了解你的母親的慈愛……親喪是萬國的親喪，心苦是人類的心苦。因此我以一勤工儉學生來安慰翰林學士，因此我前來憐惜一個苦人。」

瓦乃理回了我一封信。不料這封信，就是我生命的轉機。

我由瑞士到巴黎之後，將我的母親草就，送到各印書局裏，候了兩個多月，音訊全無。是好是壞，心中焦灼萬分。我由巴黎城裏搬到哥倫布³容德夫人家中去住。天天在華僑協社內工育圖書館看看中國書。會見李卓孟稜崖諸同學，談談布棚子的往事，順便提及「二八」「里大」「十萬元」「爭分庚款」種種勤工儉學的運動。談餓了的時候，到福士飯店去吃餃子，當然我是吃得最多！

一日，在加皮夫人家中閒談，她問我，羅曼羅蘭處，有回信否？我說：有的是有的，但他老人家不能十分幫忙。她又問：印書局有回信麼？只有一處，回信說：

「你先生的稿子，非常之好，我們是十分欽佩；可是我們不能承印

……

她問：「你還認識些甚麼偉大人物？」

我說：「皮育克⁴喬治，罷兒⁵比斯——他在俄國——以及進化雜誌之加邦⁶底野，這都是我所認識的左派偉人！」

她說：「這些都是無濟於事的人物，你還認識些甚麼偉大人物。」

我說：「我會同瓦乃理氏通過信。」

她問：「他回了信沒有？」

我說：「他回了信的。」

她問：「信在你身上麼？」

我說：「信在我袋子裏。」

加皮夫人讀完了瓦氏的信，叫道：「你的救命星到了！」「朋友，你的救命星到了！」

我問：「在那裏？」

她說：「你快快寫一封快信給他，說你來到巴黎，現在要請他關照！」

我說：「同志；瓦乃理是貴族，是縉紳，是和我不同階級的人，我如何好再寫信給他呢？」

加皮夫人拿了筆與紙過來，不由我分說，叫我坐下，寫這封李白上韓荆州的書。她口中咕咕的道：

「你階級中人，誰來救你？見你落阱，拼命的來投石，這是你們階級中人同志，我也是社會黨，但我做了幾十年社會黨，最後，給我的教訓是自己救自己。」

我信寫好了的時候，加皮夫人念過一遍，她在提囊中，拿出五方錢，叫我去發快信。信是去了。回來之後，加皮夫人，又簽了一張支票交給我，

我先後已用了她八百方。

瓦乃理接信之下，他正啓程赴英，到牛津大學去演講，他囑書記給我回信。他回來之後，我去看他。

我進門在客廳坐下。

他出來接我——毫無架子。

兩人握了手，他問：「成，怎樣好法？」

我們談話，非常舒邇，非如外人。

他立在火爐的前面，我坐着，我們談話：亞洲、歐洲、美洲、中國、意國、法國，過去與將來，後來談到「我的母親。」

他問：

「你真的寫了你母親的生世麼？」

「真的寫了！」我回答。

「我生平極愛寫實的作品。」

後來我們談到「海外工讀十年紀實。」他說：

「這本書的關係至重至大！你必自譯爲漢文。」

「我打算先寫漢文的，後寫法文的。」

「不要用華麗的文章來寫，愈真率愈妙！這本書要引起全世界注意的！」

我因此對他說了我在意大利的愛史。他聽了道：

「我的母親是意大利人。」

我們談丹丁，焦陀，雲齊；談談我們說起意大利的話來了。我們談到羅馬與希臘。

我對他備述我在法國南方的生活紀念。他說：

我女兒的名字，就是塞頭鄰邑的名字：亞迦特——地名亞哥德，希

臘名字。

後來，我們一同出門去，在雪下并肩而行，不知者以爲一雙兄弟！這時候，我談到他的傑作「海上墳園」。

「再見吧，」他到銀行去取款子。

「再見吧！」

過了兩天，他給我一封信，介紹印書局的

「他有瓦乃理的介紹信，了不得，這個孩子，真有福氣！」

這種又羨又妒的驚歎語，令我聽來發氣；無奈，也只有忍了這口氣，去看印書局的編輯員。

人人聽了這種消息，都說：「你先生的大作，我們早經拜讀過了，我們正要回信接受，你先生來得正好！」——昨天我還在那裏，那一位管事

的姑娘，對我說，稿件太多，一時還輪不到「我的母親，」何以一夜就看好了咧？——

家家如此說：有瓦乃理的序言，我們定然接受的。我就說：

「請你們把條件開來。」我與瓦乃理的書記商議答復，後來選擇了亞丁階印書局，瓦乃理遂給我一篇引言。

瓦乃理代盛成作一篇引言，瓦乃理的文章好比王羲之的字。人人驚異；這個中國人好大的福氣，把一字如珠，一語如玉的詩人，找來替他做一篇引言。巴黎中國文化院，聽了這個消息，也請我去擔任授課。班樂衛對我說：

「瓦乃理替你做了一篇十六頁的序言！」

其實瓦乃理爲人，非常誠懇！他低聲對我說：

「你沒有錢時，可來對我說。」

(1) 階級爭鬥 *La lutte des classes.*

(2) 「中國人的腦子與我們腦子的構造是相類麼」¹ “Le cerveau chinois est-il fait comme

le nôtre?” demande Paul Valéry à Kikou Yamata, en 1924.

(3) 容德夫人 *Madame Jond*

(4) 皮育克喬治 *George Pioch*

(5) 羅兒比斯 *Henri Barbusse*

(6) 加邦底野 *Carpentier*

(7) 海外工讀十年紀實 “*Mon Odyssée en Europe*” troisième volume de “*Vers l'Unité?*”

(8) 亞迦特 *Agathe*

(9) 亞哥德 *Agde*

(10)海上墳園 *Le Cimetière marin, par Paul Valéry.*

第十三章 「我的母親」

巴黎亞丁階印書局東方叢書的第一卷「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盛成著之歸一集的第一卷。一九二八年六月出版。

「揚名聲，顯父母。」這是我讀三字經時不曾忘却的兩句話。

第一頁，我的母親肖像，下面有她常說的「救苦人！」

這本書封面寫着獻與「世界上的婦女」以及「慈母與兒童」瓦乃理的敍言從十一頁起至二十六頁。
我自敍四頁。

我現在把世界各國對「我的母親」之批評擇要節譯如下：

加皮夫人在巴黎福堡演講會上介紹道：「我們現在的時候應該來了解真率的偉大，真正的文字與赤心的著作！今日，再在個人主義狹窄思想下過生活，已不可能！我們要同歸於一！新世界已經前來，這就是世界！」

東方報³上說：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假如瓦乃理所讀的與他所寫的是一樣的，那末盛成可以自豪，竟使大人物注意及於他。善哉，禮上往來，一來一去。如說受瓦乃理敍言之榮幸甚大，然而盛成之才，也可與之相比例。盛成預備在三四本書中，用他一生的經歷來建築東西文化的接合。在他自述生平之前，先揚其母。」

有時，我們在詩人與思想家中常見到，盛成遠離其祖國而他了解

祖國之精神與其文化亦與日俱進。他唯最覺到甚麼是他祖國所能貢獻，甚麼是他祖國所可收納。西方分析的方法是可收納的，東方綜合的方法是可貢獻的。因此他選了首篇的主人，他的母親。他的意思，是要把中國門戶大開，家庭的門戶大開，讓我們看主社會生活之中樞者，不是婦人？就是頂天立地維持世界的婦人，生命源流的婦人。他的憶念，他追述起來的時候，完全是詩態。筆法之純熟，文意之窈窕，伶俐而又真率。我們又可度量，一面他在那裏研究科學，一面他在那裏研究禮會問題。我們當信他崇善的主張，假如我們不信善之最後勝利的話，又如何能着手改造呢？

和平報上說：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個極新極聰明般的懷想的計劃，當使吾人特別注意。……盛成的目的，是完全消除東西素來一切的誤解，就是這點，我們也就要特

別的敬重他。他把筆來畫像的時候，第一他就畫出他的母親。使我一直走去最深處，而他領我們去的方法，亦至簡至奇。好像孝母是世界人的天性，無論生在甚麼氣候之下，母子的情感，是沒有不發達的。可說是一個感情的本位，把牠選出了之後，來做解決世界問題之起點，如何令人能不正覺而受振盪咧！並不是說盛成他一個人要來解決東西文化接合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他都供獻了些要素，同時他將這個問題放在他本身上來解決：東方與歐洲的本性較善的互相顯悟。」

巴黎公言報⁵上說二八年七月三十日

『……一本書的用意，是來搖盪西方人的心，它真搖盪了我們的心，這第一步是盛成最偉大的野心。』

巴黎通⁶訊報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總之是中國彩色，不修不飾，無恨無怨。……』

巴黎⁷民聲報二八年八月一日

「……現在我們知道一家中國家庭，以及中國家庭的生活，以及中國婦人的心性，這幅畫像，是由孝子盛成用細筆畫成功的。……」

巴黎⁸文學新聞報八月四日

「……親愛的盛成，我對於你的書，一句都不說。他的名字，也就說了，假如人人他自己不是一個逆子。……假如我幼不失怙，那末，我今日當知道何爲數學，何爲文法。我也能變過去分辭與現在分辭——也可以同蘇岱一樣精通文法了。」

世界報⁹八月十一日

「盛成的野心是可讚美的，也是非常自然的。假如我們知道他是中國人——東方人——那就毫不足怪了。東西之聯合，由互相了解上做起，做這種工作，而富有一種浩氣，加之一種簡決的方法似的人，自然不能

把西方人當作仇敵或作外人看待。東方自古以來，就來與西方連合。東方給西方許多生活中「道德上的現像」但是自從白人自以爲他是「機器上帝」之後，他才不注視東方。雖說他的性靈上是裝滿了東方聖人耶穌的託，可是他現在不做別的事，終日唯有裝滿了他的肚子，以及裝滿了他的錢櫃子。其餘種種，在他看來，沒有甚麼要緊的！

我不知道畢爾特¹⁰蘭路易對盛成所著的書作何感想。畢爾特蘭綜合一部份人人所謂的西方文化，極有限而可輕視的部份，然而却很可代表全體的。盛成以他的堅篤的志願，唯最以其著作之真率，欲說服人，難實不少！他母親仁慈的教訓，在一般人看起來，許以爲可笑而失實。因爲我們除腦而外不能用心來鼓盪西方人，因爲他們的心已欠安而且多病！然而在事實上看來，假如「我的母親」如入無人之境，假如它不受批評家與社會的歡迎——它是有此權力的！——盛成也可自慰。

因爲他已經得利，他已經打了一個勝仗。使瓦乃理能聽他的話，使瓦乃理——我不說瓦乃理受孔子的道德化——來不把東方人當作一個「怪獸」看待，這也可算是了不得，而且這是一個日期的紀元。因爲他替瓦乃理開了謙卑救佑之門。從前瓦乃理以爲世事除「文章關係而外」毫不足道，他以「羅馬和希臘」的文化來驕人，與「歐洲人的本質」而自傲。瓦乃理的著作與社會醉心之批評及讚美的註解，現在都要來重新檢閱一番。他替盛成所寫的一篇敍言，是非常重要的，是標明他到另一方向去下功夫。在他那冰寒的建築物裏，有幾件東西破壞了，一口人氣鑽進這太古的石頭裏去了。從前說：「事事物物都來到歐洲，事事物物却來自歐洲，差不多都是來自歐洲」現在說這話的人，有點懷疑了。究竟在西方民族而外還有其他民族，而且世界地圖，也不限於地中海區域。究竟倒底在文明世界代表人民而外，有別的人民，受苦受難，

而他們也爲全人類的大家庭來效力的。以上種種，自然是新聞。因此瓦乃理說道：「還有甚事，比此事更新奇，更重大，且更含有至深至遠的影響呢。情感相符，思想互換這類文化的往來，至今可說無有。不說有與沒有，卽說到信有此事發生之可能者，在我們之中，還尋不出一人。」假如有幾個人是相信有此事發生之可能的，這幾個人早將歐洲人的架子，拋去九霄雲外！只要在人的靈魂之中。到無論何處都可以去生活，可是瓦乃理看不見這些人，或者他不願來看見這些人。

請盛成繼續他未完的工作。書的命運，愈怪愈妙，書的存在與作者的呼聲，足可演顯靈的聖事。從前的預言家先哲天使們，都是如此來收門人的！請盛成去拜訪馬錫亨¹¹和馬里登¹²。他自能使他們心悅誠服來承認東方新約的精神，仍然存在，自回教國家起至日本爲止，到處皆是！並且來承認：假使西方已經失了仁心同時失了上帝之心，西方還可以

到它的老乳母那邊去求得幾個教訓。」

巴黎清行文藝週報八月三十日內瓦文科大學教授第坡¹³借作

『這是常事，我們把中國認作世界上籌備不可思議的國家。前人說：中國從不改變的，由過去可見將來，中國這個禮法與傲古的國家，還有多時，仍是如此。這件常事現在却不常了。還未更變咧。自辛亥革命以來，自歐洲大戰以來，關於中國問題出版的書籍，其結果還是一個大問號。』

然而我們有時也要來看看這個問題，變了不會[?]所以我們也樂於讀中國問題每月出版的書籍。六年以來，我們在法文中還不會見有拿破侖¹⁵之「在中國」¹⁶那樣的佳作，既有哲學，又極精構，其法文之體裁取法於唐納與雪屋¹⁷利庸¹⁸。反之，我們倒常讀到很好的通訊——這類通訊，立時出版成書。這些剎那間的觀察，毫無虛意，屢經斷續，第三回的事

實來糾正第一回，全篇在「好讀者與必讀者」看來，好似一段影戲，這就是近代旅行家遊記的真正的體裁。

第氏首評論西門太利姑娘的「黃熱病²⁰（發狂的中國）」結論說：

在組織中國海關的時候，哈爾特到了中國，他起頭不停的寫與記，後來他預備寫一本關於中國的空前傑作。十年以後，他把那些草稿子與記錄都交到火裏去了。他嘴裏說道：「我從今而後才知到關於中國的書是寫不成的。」那末，都可以寫六月為期的通訊，如同中國將軍一般六月為期的政局。

第氏次評論毛蘭先生所譯第六才子書²²

……然而可是我到覺不得這本書的意味。……

第氏終評論「我的母親」

但是有一本書，由西方化的中國人做的，直接用法文寫的。這本書比法國人所寫的中國書，或是法文譯的中國書都好，他的作者，介乎兩種文化之間，或者可以將我們引到中國的實際上去的。這就是我正要說的第三本書，極可令人注意的：盛成著「我的母親」是由瓦乃理用一篇長而極美的引言介紹給我們的。

盛成之經歷（從略）

書的體裁，第一件，是最怪的。可是我們不久就了解了。他這體裁是介乎中文法文之間一座文學橋。法文的建築，是無斷續的——明確的——中文的建築，是有斷續的，——重虛寫的。（按法文所貴，中文所忌，中文所貴，法文所忌，中法文學橋，實不易建築。）

（中略）

（上略）我讀了他這書，是一鼓作氣的。不僅僅乎是他的母親，也

有他的父親祖母，都讓他請了來對歐洲人談話，來對世界大家庭談話。是用何等的魄力，將這些面貌陳列了出來。祖母的容貌，就是中國禮法派的代表，她在家庭裏與老太后在朝廷裏相似，寫來的真確與莫泊桑或與符羅伯的人物一樣。可是他暗話道妙的力量與他祖宗遺傳的力量，簡直是很難定準的聲情。人家將巴拉義締義司特拉弟，放得最高，很有道理！用法文寫羅馬尼亞故事之我以為這個中國人在我們語言與我們文學上的供獻，比巴氏的價值還要貴重些。」

同前巴黎清行文藝週報九月二十日²⁴巴義作（文會全部譯成英文載紐約「活世紀」²⁵）并譯成中文載及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五十八期民國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世界上的國家，沒有比中國再怪的了。誠然，我們知到它的歷史，它的宗教，它的哲學家，它的藝術家。我們曾經留心甲午中東的戰事，其

先是很奇怪的，從來是極詭異的。現在，我們也來預備了解這個大帝國的南北內爭也不能十分有效。假若說，一切的知識，全要從明確的意念中得來，那末，我們可以直認：我們絲毫都不知到中國的事。我們對於這個不可直解的東方，遂有許多慣定的，外面的，自然是不真的推測。我們有一種影像——從何處立脚？——就是一種極非常的紛亂與混沌。我們以為中國的民族，是失均的民族，過度的民族，由不相同的各種原子組合而成，無能力來建築它自己的元體（或一位）。據新開界的記載，戰事的離奇，成了行事必需的賄賂，士卒之無知識，認人而不認義，多盜案少愛國心。我們差不多要將中國文化，看作將近末日的文化。其餘我們所知道的，或是我們以為知道的，官僚的現狀，好像我們可以說是極媚於形式的官吏。他們的政治，就是學法先王，僅學其形而不學其意的。行人旅客關於中國的記述：說及禮節之繁瑣令吾人失色，說及忍苦

的堅久，令吾人寒澈骨髓，說及自治與自制能力及一切私情與私意，便令吾人篤信於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有一條不可超渡的深溝。是否如此誠篤呢，我們對於中國的一種大概的意測？

可是，我們推測世界上一個至古至大的帝國，它所出的人物，是不可勝計。在現在文化昌明的時代，盲昧不知的留傳，是否可能？地球所有的人物，從今以後，是合而不分的。空間是已經消滅了。吾人今日距上海之遠，好比當年謝維列夫人去格麗農²⁵。俄國的前途足可大大的來影響我們的命運，它是否爲自私自利，用這至大至暗的民族，來攻擊我們，我們在我們生命利害關頭上，要不要去接近東方，去了解東方，去體合東方。

以上種種思想，都是我讀了「我的母親」之後，產生出來的。「我的母親」是盛成直接用法文寫的，記載他的憶念與其少年時之印象。

第坡岱已經批評過這極有學問的中國人，書的本身，已饒有興趣，至於那極深極柔的傳情，那最動人，而全書就在這情海裏，而它的重要點有二：一爲考證，一爲協力的明示。書之作家，幸而是深知西方文化的一人。盛成曾研究西方文化——不是走馬看花的研究法，倒確是格物致知的深求者，他就爲求證已費了不少的時間。請讀者來評判吧！

（中略九段）

到底，即如此，讀完了全書之後，遺留下極強之印象。沒有一點，可說是東西精神上的不同點。而不同點是非常浮表的，而元體的情誼都是相等的，那末，自今以後，何以還說東西互相了解，是不可能的事呢？！東西互相了解，是應該成爲事實的！也非得使其成爲事實不可的！可惜我們太容易應付，一些兒的慣定的意義，幾句無經驗的成語，都可使吾人心滿意足。盛成的著作是一宗貴重的證件，因爲他差不多要把我們慣

來的偶然意見破除不少，另外也可以引起我們有結果的驚異。」

新世紀日報長篇社論九月二十日拉羅亞³⁰

『（上略一段）』

我們不知如何來評定此書的兩種特色才好：其一，作者選的全篇名字「歸一集」這也就是我好幾年來所主張的。他指出遠東與遠西，假如由公理與人道上着手去溝通兩方的文化，是極易的。好比順水推舟一般。其二，他寫這種思想的文章，用極充分的藝術，毫無教授平民的腔調。而且他謹守法文文法的規則能保全中文字句的起伏與虛實。吾人常見近代亞洲其他的思想家，他們的呼聲，也非不動吾人之心性。然而，以譯文難免之錯誤，思想之陳述難有強力之字句，於是雖以大詩人如太戈爾的著作，也不過紛亂般的顯悟而已。而半沉半浮之幻像，却在那差不多而豐足語言中的雲中霧中。

（中略五段）

前兩年馬古烈所譯的詩集，將這類的詩，散文的詩，較廣較雜的詩，來介紹到法國的讀者。這種詩在習慣上看來，比我們的詩在先。中國人名之曰「賦」「寫景」「我的母親」的章節，照我看來，極合於中國賦體。可是作者戰勝了許多的難關，我們的語言，有許多的一虛字。作者不用。我們讀他作品的時候，只見堅實斬決的語句，好比跳舞的文章一般，而思想時守天均，其筆力大而其體合力亦大。

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中國有一極大問題須解決。就是維新問題。但是維新是維新而却不能有害於舊道德及藝術之原理。這些原理，不僅在中國方面看來，是至善盡美，就在歐洲方面，也多有所取材。來解決這個問題，以最大版圖之中國，以最多民衆之中國，自然不能無思慮，無差錯，以及無紛亂。可是，關於盛成個人方面，他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解

決的方法，是可當表率：勤工之時，他未忘學業的需要，治科學之時，他未常拋棄思想之情理以及文章的體法。我希望有許多中國青年，都能如他一樣。我知道他必完成他的開始工作，我謹鼓掌欣賀他的成功，因為我覺到他是在正道上前進。」

巴黎³²時報 九月二十四日時事論評載第一幅

蘇岱³³作

中國，一個戲曲家唱道「窈窕之邦」現在沒有人不來談論中國，其實談論一個老大的國家，沒有談到一位守禮節的婦人，來得重大。可是這個國家的民族，在世界上，和平之名久著，而現在正苦着舊病復發的內亂。我們若說非好戰者難得和平的一句話，那未免有些過甚，然而歷史上的事，簡單的少，甚至可說沒有。一部中國史，同別的歷史一樣的，有許多的反復，可驚的事實，但其中有大半是中國的本色。那末我們急要讀現在哄動一時的一本書，一位中國青年盛成的書，名「我的母親」。

「瓦乃理用一篇敍言來獎勵這本書。（中略）盛成現住巴黎，爲巴黎大學之主講，他曾以法文來著此書，此書乃全集的第一卷，全集名曰『歸一集』集名已明指其思想之趨向。盛成其實是主張東西文化歸一運動之人，尤其是中歐文化的體合運動者。他說：『我是歐化的中國人，西化的東方人。我希望歐洲文化，變成東方生活中的體質與機素。』他續說到現在歐洲人不了解中國，中國人不明白歐洲。我們可以承認他最後的一句格言中的兩段，但是我們覺到兩者之中，後段比前段還要來得真切。那著名的萬里長城不僅是代中國防範夷狄的侵犯，也是中國仇外以及幾千年閉關自守的徵象，盛成并不否認此事。『洋鬼子真無法無天，我恨死了洋鬼子，靠近不得洋鬼子，鬼眼睛是藍的，鬼頭髮是黃的，鬼子鬼子，不是人是鬼，他要吃人，吃小人，這是吃人的鬼子！』說這些話的人，就是盛成書中的祖母，老中國的代表。西方人無論如何，不會

對遠東說出這種極多錯誤的話。服爾德，雖不會遊過中國，他對於中國事是非常關心的。他在許多的著作裏會正直地說到中國。掃羅³⁴乃拿在他那極好極深的宗教歷史名「奧爾非³⁵于史」也不會加增些甚麼。服爾德說：「孔子³⁶之道，君子之事，僧道迷信，小人之事。」他在瓦乃理一百五十年前，已經記錄下了。中國的文明，在我們之前，但數千年蟄伏不動，也不再前進。何以故？大半原因！就在敬奉祖宗，而以一切維新之事爲大逆不孝。中國的文學，亦復如此，巧言與八股的文章是唯一的退化進陞。還有那官場的貢舉，僅取錄一班能給予爵位之人。而南京貢院好比教廷修道院，假如不依正軌則認爲左道，所有能成功主教之希望，全冰消瓦解矣。高畢羅³⁷，其實是服爾德學派的人，如此說。其餘他說：中國文化，起初是由印度人來創造的，即曰白種人創造的。

可是既非服爾德，又非高畢羅所可料到有甲午中東兩大戰，也不

能想到盛成認爲驚醒中國的——庚子之變，更不能推到——瓦乃理所說盪擊全球的——歐洲大戰。在這驚醒之時在這革命漩渦中，有些甚麼要出現？盛成之希望却掃了陸提³⁸之興。且而文化的歸一，是不在表面上、下工夫的。在一個疑與譏之中，瓦乃理結論道：『由此可見保守與進化，是全人類的兩大勁敵。』『不碰着加里布德³⁹，就要撞上西那烏！』在這個時候，盛成却將他母親的音容，追演出來寫了一本極動看的書。』

巴黎文學新聞報

夏路⁴⁰作

『一篇極妙的敘言，富有深而重的默慮，來介紹一本書，這便是瓦乃理來將盛成介紹於我們的理由。

這并不是第一次中國人用法文來直接寫中國書在一千八百八十年的時代，陳季同將軍，曾出版許多故事與小說。與我們當時所想像

的中國相類。就是一個演滑稽戲的國家。在中法戰後，黑旗軍遺留在法國人的腦海中，一種極可怖的印象，陳季同將軍來調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盜之外，還有茶香之間可愛的中國人。於是乎大家就滿意。

盛成之書，是與我們現代所想像的中國相似。我們希望這個比較真確些。無論如何，這是一座孝子坊。我們讀了之後，不能不心搖情動。盛成，他雖極願以歐化自表——而我以為他來學我們文化中一些的事物，專為去看他自己究竟還是幾分中國人。——他開始就告訴了我們，第一，是保存他國粹中民族的本性；顯母尊親。歐洲青年們的第一本書，常常給他們愛人寫的。只有夏爾·路易·菲律勃，不在此例，他寫給他母親的。非常伶俐的。盛成起頭要來教我們在各種風景，各類習慣，雜色不同之下，覺到人類之至廣而至大者。而他實在完全達到目的了：「我的母

「親」是用至大的真率，寫出的書，差不多是直刃人心的著作。況乎盛成是自知其爲真與直的人。

歐洲雜誌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弗利德門作

盛成⁴³之使命

『兩部書「我的母親」與「中國革命中之母子」已經出版了。這兩部是盛成計劃全集中的首二卷。他全集的名子，很可令人注意：「歸一集。」在戰後關於東方的著作，沒有比他的著作，還重要的了。以法國而論，我不見得有與他相等的人。』

（中略三段）

成的敘述，大概如此。沒有一處，他有弱點的地方。他有一種極新的感覺，把我們轉運到風俗，文化民族史的中心裏去。除去少數人而外，西方人只知道幾種翻來覆去的無稽之談。最近的世界運動才將各國的

風俗，習慣與民族社會種種放在世界問題的第一面。他那完全的眞率，他那感情與思想之繼續，他沒有萎弱之可能。中國過去有五千年的歷史，中國也有最不可限量之來日，盛成是不慌不忙的在著述（下略）。

（中略五段）

我忘記了說「我的母親」有一篇瓦乃理所著的極長的敘言。爲瓦氏，正是一個機會來重復說他些關於東西兩方形而上的問題之理論。精細而太細更換之理論。反之，盛成將這篇敘言放在他著作的前面，更覺着他自己著作之新穎。以他眞率中人道本質來看起瓦氏之序，好似我們先進一所人造的花房，其中充滿了土氣與糞氣。然後才走到田園之間，眞而香的花下。

（中略六段）

盛成的追述從此止。這不僅乎將「他的童年」由他追述成章段，

或而柔或而諷；以及「他的少年，」與中國少年相混合。在他追念之中，我們見得代代相傳的敘述，他自己至多而直接的經驗，他一直把我們引進中國歷史裏而去。差不多自鴉片戰爭以來五十年的歷史，他不用陳腐的事實來解釋，他走裏而講起，一輪柔光，幾點活而率的筆意，就完了。盛成有這種天賜（我們要談道一個人他的內素是否天賜？）立刻使近他的事物，發出一種滿而實的聲音。就是關於督軍們之爭權，袁世凱之奸詐曲折，他的記述仍是實在，而有連接；一幅畫像，一首詩篇，就把這糾紛解了，事情說明了。慈禧太后的顏色，既淫蕩而又殘忍的中國祖母，袁世凱的面貌都是極精緻的上下起伏。有時，好比中國畫家一般，一筆點睛，諸如大辯子張勳。在他的文章裏我們定然不能去尋出：過去事實歷史上的分析，以及過去事實深遠的原因，革命潮汐來往的解釋，與夫社會組織經濟上的基礎，與其各階級之爭鬥。雖說他有時覺到經濟

的前定，可是他給我們的東西另是一樣：在極相差異的良知之中，而覺有歷史上同時之鼓盪。在圍繞他個人生命之下以及許多生命的影子下面，有多種事實的內燐光，別人，沒有他那一種唯一的經驗，是不能成功的。

同時蓬蓬勃勃的，他敘述一家的生活，不加思索的夾進許多社會的事故。一年之中，千件之事，陪襯着家人的生死存亡。一年三節，以及規定之禮儀，各種徵象，記之至詳！比如掉盒之中，每零件物各發何兆，都記得極清楚。以至於龍舟競渡之端陽，江上弔英雄，以及鈴箏交錯的紙鳶，高放於山頭風下。儀徵的生活仍然繼續。婚、喪、生、禮。中國中國在它最古的枝幹中，營養液是不斷的向上，如蟻擁般而來。在中國生命之中，透明的生命，許多不可忘的人物，在那裏經過，完全用柔毫畫出，有時也用諷刺之筆。母親，母道的徵象，來替孝道作辯護；祖母，家庭中的太后；爹爹（

祖父)盛長庚愛好黑美人，不能中舉。(下場兩次，都因無錢買鴉片煙，他將他的文章賣給富家子；)老萬媽媽，同佩亞，十六歲的少年女子，哭花開花落與秋去秋來，秋來她也花落了……我們仍見大門大開的中國家庭中一切過渡時代之反復無常，以及千年來禮法裝成的外貌。人家不常提道孔子，然而他的教訓仍然活着，而且全在的。我們假使來細看這兩本書所默示我們的家庭形態，這兩本書是含有聖賢所傳中庸之道，極富有規矩準繩的。情滿而不外溢。到不幸的時候，諸如說他的母親聽說她的丈夫死了『將極長的泪向心中葬。』盛成，孔子的仇人，他曾到學宮裏去敲聖人牌位，是與聖人的教訓反而極其相近，恐怕他尚不知道咧。孝父母，敬祖先與前人，宗教的神祕；與他的怒氣，暴動以及人道的信仰，是同堂共室的。盛成，有人說他是偉大的老子後裔，——母裔——他却同他的祖先一樣，恭恭敬敬的將「道」的超自然變轉過來

了。好比他的祖先發明了彎曲屋頂，將惡鬼放到天空去一樣。（下略）

人道的觀念，以及人類歸一的意義，在這些著作上發現的，還不過是孔子人道主義的擴張，多少處好像蘇克拉底。盛成希望這類的歸一：「人類大家庭中，苗與苗的聯合，去拔除莠，這就是我的目的。」他要東西兩文化的歸一，可是他不來『替東方惡習當辯護』他也不來代西方壞人作保障。他與盲從歐洲者奮鬥。我們很願知道究竟盛成留歐十年之久，對於歐洲真正文化的基礎如何確切的了解。後來的書集，定然能將此點黑暗消除。雖說盛成加增了我們的信仰：就是「中國再生以後，比前還強。在極短的時期之內，中國將有世界經濟以及文化的使命。而其結果，是無窮盡的。」然而我不覺他已了解西方人內心之悲劇以及他極美的泉源之惡變。在現代的時候，我在他人道的使命實際表示之下與他個人價值之上，我保留這一點含蓄。

盛成的真正使命，是在別處。也只有他一人，歸一全集的作者，才能包羅萬象帶我到那條道兒上去。在他感情完善的本質上，在他無虛無僞的人道上，他慢慢的教靠近他的人類放出光明，剎那間，交還了事物的性相與其自然。這些却在我們的偏僻中經過，在我們的無知中經過。得了他的人道的引導，走過一個不相識的民族思想中與生命中，這般的怪異，忽然間這般的相親近，這是何等的快樂，「歸一」是盛成，此地，我們隨你去，不疑的隨你去，欣欣然的隨你去。這個引我們去的人，萬物皆爲他存在的。他只要用幾個字，幾個至真率的字，使它們有生命來同他一齊生活。既然這種使我們不住鼓盪的天賜，是關係他人性中之天，那末盛成之書，定有其他義意，比藝術還在上，此事毫不足怪了。（中略）盛成所給我們，第一，是他自己，一個人。在我們生存的環境中，是不可多得的。」

II. 國際間的批評

上海時報第一張 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萬葉

中國少年海外立志者之成功史（巴黎大學主講「比較蠶桑學」之盛成君——乃九年前飄流海外之苦學生——新著「我之母親」一書於今夏六月刊布。）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人士之留學他邦者，無慮千百，而急功好利，日汲汲於仕祿之途，對於異國政情，大抵如走馬看花，不克詳加領略，至於對外宣傳一道，自更無人過問。是近十年，中原多故，國步日蹙，生計已窮，有志之士，漸知實事求是，或因努力奮鬪，假文字著述，而見重於他邦。或則殫思竭誠，藉學術貢獻，而有聲於當世。論直接利益，固有所裨於個人地位；而論間接利益，則如增國家之光輝，求國際之諒解。直將為世界前途造福，豈非青年生活之最堪欣羨者耶？」

（上略）中華不乏有用之青年，而居此歧路旁皇之會，却又不知如何立志？如何而過渡此青年之生活者？然則海外立志者之成功史，自我國內之青年視之，豈非至堪寶貴者耶？

自民初吳李諸彥，廣開勤工儉學之風，中法相隔雖甚遠，而交往之繁如比鄰。海外立志者之成功史，亦且哀然成帙矣。以予所知，當以盛威君為最著。盛君江蘇儀徵人，父元齡字子元，母郭氏，為同里守曾先生汝功女，皆讀書知禮者也。（下略）

盛君近著一書，題曰「我之母親」。（中略）是書以著者之慈母為主人翁，法文之圓澁暢適，自不待言。是足奇者，能以母氏口中所述極瑣屑極細微之家庭痛苦，表現中國人之風尚與情性，有時常借家事喻國事，而又隱切世界各國之一切政治。精心妙緒，層出不窮，嘗令人心動神移，不覺為之拍案叫絕。書前有序數十葉，乃今法國大文豪瓦乃理之

手筆（下略）』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第五十八期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吳宓作

留法學生自傳——盛成著「我的母親」*Ma Mère*

全篇分爲（一）盛成君小傳（二）自傳之宗旨（三）全書之結構（四）法國人士對於此書之評論（五）本書內容撮要

本副刊第五十一期曾記吾國留美學生陳遠君以英文所作自傳。諒荷讀者注意。又去年秋冬間吾國留法學生盛成君曾以法文作成自傳一冊。曰「我的母親」在法國出版……其書有法國著名文人韋拉里（即瓦乃理之譯音）氏所作序稱譽甚至。兼之材料新奇，故出版後在法國大爲風行。（下略）

法國女蜜兒月刊 日本山田菊子女史

『（起略四段）「我的母親」法文第一次的著作，有一千多葉，

是在勤工儉學中斷斷續續樣寫的，盛成笑着對我說：

「可是我除筋去皮之後，只剩了一百張。印書館人說葉數太少，那末，我就加上幾篇我母親常對我們所講的故事。」

（中略二段）一九二四年，瓦乃理，這個純粹的西方人，怪狀的問我：「中國人的腦筋，與我們的腦筋是一樣麼？」

（中略三段）瓦乃理回我說：「在女士的敘言中，不曾提及日本——當時瓦乃理曾代山田菊子著『日本人之唇上』⁴⁷寫了一篇函代敘言——我回他說：

「那末，我代全東方來謝謝你。」

噯！說來却是一件奇怪事，因為法國大文豪的介紹，我反到回轉來注意及中國供給我們文字之中國，供給我們藝術之中國。

（中略十二段）我曾對成說過：

「談⁴⁸到你，我只見你是人，我忘記了你是中國人。」

紐約⁴⁹時報書評二八年十月十四日

巴黎通信

『歐洲文化與東方』一位青年中國人新近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我的母親」直接用法文寫的，瓦乃理代他寫了一篇敘言。（下略）

（中略三段）我是非常榮幸，在巴黎會見了盛成，要謝謝他的法語精通高造，因此我們能數與他作最久時間之談話。我覺到他的學問是非常高深，而其爲人，十分聰明。瓦乃理對我也如此說法。假如中國人，人人能像他一樣，那末東西文化的接合，自是不難，而其結果定美。可是有四萬萬中國人，盛成是否能代表全中國民族？（下略）』

美國活世紀月刊二八年十二月

『一位非常⁵¹的東方人』一位中國青年名盛成，巴黎大學主講，

在勤工儉學八年之後，著作出一本價值最高的書，名叫「我的母親」，用法文寫的。——照巴黎批評下來說是極明瞭而至有力的法文。——也可說是中國心魂體合的一種作品。處處都由作者自己的母親生世中放出來這種體合。我們已將巴義的評論譯錄在後。（下略）。

（中略五段）自從歸一集的首卷出版後，盛成已成一event，因為他是一個新生的東方辯護者。他所說的，差不多是從研究中得來，從思慮中得來，從實地經驗中得來。恐怕他是第一個東方人，他的意思，直接傳給我們，帶着本來的柔祕。毫不受譯文的拘束。因為他練習成功，用中文來說西文，而不失西文之明瞭與簡切。」

加里福⁵²尼大學書評二九年一月

（上略）他要做以上的工作，那末，他盡全力於歐洲方面之研究，在田間也研究歐洲文化，在工場裏也研究歐洲文化，在大學裏也研究

歐洲文化，同時他不失去他自己國家文化之觀察以及它的至貴與至美的優點。「我的母親」是他工作中最好現象之初步。他給我們關於中國人一種多色活活的印象，一種簡明與傾心的寫真。是作者母親的身世，聯合到國家大事。這本書是極可愛的，雖然他有野心的目的。」

其餘有許多德意志文，西班牙文，加大蘭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捷克文，塞爾維亞文，俄羅斯文，匈牙利文，羅馬尼亞文，土耳其文，阿剌伯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丹麥文，荷蘭文，瑞典文，印度文的批評，以及世界名人來函，不能細譯。茲特將比國梅特林⁵³以及世界聞名的居禮夫人來函譯錄如下：

親愛之盛成先生

我讀完大作之後，才知中國婦女之究竟，而令人景慕不止。吾人甚願我白種婦女能如是也。敬謝默示此旨之盛意，請安。

梅特林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啓者，

我極誠意來謝贈書。讀畢之後，既欣且感！我極誠努力者之可貴，而努力於貴國以及歐洲間文化上之聯絡者尤爲可貴！忝列席國際聯盟之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故對於貴國古文化與此間文化最親近之合作，極表同情。我以爲文化之進步無論東方與西方，必需思想方面的合作，而尤以人道與和平爲共同之目的。非此，圖勞無功耳。

問安

居禮夫人

那末，勤工儉學生成功之後，也跑去南方海邊去逛。看看麗絲，⁵⁵加納，⁵⁷摩拿哥，種種天藍岸的名勝地方。我住在玻璃密，寫了一篇中國將來

社會組織研究的草稿。

後來到愛克斯溫泉⁶⁰去歇夏，同我去的有羅馬尼亞瓦因培⁶¹女士。湖光山色，已非昔年窮苦的狀態，這也是暴發戶常有的現象。在那裏，會見了當時英國首相鮑德文⁶²，他那一把洋傘與他那一位夫人，都是丟不脫的。——哈哈！保護法！——

瑞士萬國宗教同盟請我到會。從前是窮學生，倒也安佚，現在却不然，名人處處要到，才得出名，更出名。我到了日內瓦，新聞記者就來問我的地址。同我談了一點鐘的話，約我到那裏去照了一個像。第二天就皇上的長篇闊論的登出來，街上賣報的人見了我請我站住，然後他看一看報上的那一位人物，說道：「先生，是你嗎？」我答：「不錯，這個人，我從前是認識他的。」

在日內瓦演講，進來聽者要交瑞士佛郎三枚，當晚收入在一千枚

之上，而夏先生張小姐以及由中國新回去的德勒威女士在中央堂演講，不繳費，到者極少。我一眼看去：有許武，謝東發，以及其他國際聯盟各國的代表。會場主席日內瓦大學統計學教授海爾修先生。我先演講一小時，然後與聽者問答半小時，全場大鼓掌。

日內瓦的演講之後，瑞士各地報紙，大登特登，鬧得我真有點不好意思。可惜我不是一架留音機器，開起來，說出去那就好了。有由日內瓦來請我者，我又不能千篇一律。十九日洛桑講演，學界人最多。法國文學評論家夏路也在場。二十三日朱里克，染起了極大風潮——因為我說中國內亂的罪魁是克魯伯炮廠以及其他歐洲造軍器的資本家——德國右派報紙大罵我，說我不會說法文。只有那西班牙的一位老文學家友仁道爾先生——他常寫法文論評——他真仁慈，他當時在場，他倒在西班牙ABC日報上登出了一篇文字，將我比甘地與太戈爾，真

教我慚愧，他說我兼兩人之長，而在兩人之上。

二十五日樓下台大學講演，極受婦女界的歡迎，有一位長得頂標緻的姑娘，她問我，「你幾時再來講演？我是一定要來聽的。」我同她的約會，只是一笑！

瑞士回來不久，比國來請演講，去布魯塞作美術院講演堂開幕的講演。王公使他來聽講，因為人家不會請他坐公使席，他恐有失國體他走了，可是也有別的公使坐在後面。我順便去遊歷符拉漫⁷⁰圖畫大家的故里剛城，布女修⁷¹與盎威爾。我又得了不少的教訓。

神祕是極東與極西共有的一件寶貝！我是什麼？

(1) 東方叢書 Collection "ORIENT"

(2) 福榮演講會 Club du Faubourg, réunion du 27 juin 1928

(3) 東方報 Le Journal de l'Est (18-7-1928)

(4) 和平報 Pax, rubrique hebdomadaire, une source faillit sur le chemin de l'Orient.

par J. N. Faure-Biquet (27-7-1928)

(5) 公言報 L'Intransigeant, les Lettres, (30-7-1928)

(6) 通訊報 L'Information (31-7-1928)

(7) 民聲報 Le Cri des Peuples, Ma Mère, par Jean Denis. (1-8-1928)

(8) 文學新聞報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Mères françaises et chinoises, par Jean-

Jacques Brousseau (4-8-28)

(9) 世界報 Monde, Ma Mère, par Elin J. Finbert (11-8-1928)

(10) 畢爾特蘭路易 Louis Bertrand

(11) 馬錫亨利 Henry Massis

(12) 馬里登 Jacques Marin

(13) 清行文藝週報 Candide, En Chine, par Albert Thibaudet (30-8-1928)

(14) 第波岱 Albert Thibaudet, professeur à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15) 披拿阿俾 Abel Bonnard

(16) 在中國 En Chine

(17) 唐納 Taine

(18) 雪屋利庸 Chevrillon

(19) 西門太利姑娘 Simone Téry

(20) 黃熱病 (發狂的中國) Fièvre jaune (La Chine convulsée)

(21) 哈爾特爵士 sir Robert Hart

(22) 毛蘭 Soulié de Morant

(23) "On met très haut, et avec raison, Panait Istrati, le grand contour roumain,

qui écrit en français. Je crois que notre langue et notre littérature ont fait en ce Chinois

une revue encore plus précieuse." Albert Thibaudet

(24) 巴羅 Auguste Bailly

(25) 活世紀 The Living Age, voir 51.

(26) 一位或元體 L'unité, the unity

(27) 謝維列夫人 Madame de Sévigné (1626-1696)

(28) 格麗霞 Grignon

(29) 新報界 L'Ère Nouvelle, la Chine Nouvelle, par

(30) 拉羅科 Louis Laloy (20-9-1928)

(31) "On ne saurait mieux définir le double mérite de cet ouvrage, car d'une part,

selon la devise choisie par l'auteur: Vers l'unité, et à l'appui d'une opinion que je défends par la méthode invers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il montre combien, de l'extrême

Occident à l'extrême Orient, la Communication est aidée par le canal de la justice et

de l'humanité, où l'émulation coule à pleins bords, et en même temps il accomplit cette vérification avec art, sans rien de didactique, grâce à un talent littéraire qui sait garder, en observant les règles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le relief et la plénitude de la phrase chinoise. On rencontre je le sais, chez d'autres penseurs de l'Asie moderne, des appels presque aussi touchants à notre esprit et à notre cœur. Mais, par la faute sans doute inévitable de la traduction, ils sont mollement formulés, et c'est ainsi que même un grand poète comme Rabindranath Tagore ne nous est révélé que confusément, fantôme à demi noyé dans les brumes d'une langue prolixe et approximative."

Lucis Laloy

(33) 王樂善譯 Le Temps, Voyage en Chine, par Paul Souday à la première page

(24-9-1928)

(33) 潘均譯 Paul Souday

(34) 歸羅乃拿 Salomon Reinach

(35) 奧爾非子史 Orpheus

(36) 「孔子之道，君子之事，僧道迷信，小人之事。」
"Le rationalisme de Confucius pour les
lettres, la superstition et les bonzes pour le peuple" Voltaire

(37) 高華羅 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

(38) 陸提 Pierre Loti (1850-1923)

(39) 加里布德島同西那受 Charvade et Seylla

(40) 文學新聞報夏路作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La critique des Livres, l'Esprit des

Livres, Mia Mère par Emond Jaloux (Avril 1929)

(41) 夏路路易非律勃 Charles Louis Philippe (1874-1909)

(42) 歐羅雜誌 Europe, le message de Cheng Teheng, par Georges Friedmann (15-4-1930)

(43) 弗利德門作盛成之使命

(44) 「中國革命中之母子」 Ma Mère et Moi à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uxième

volume du cycle: Vers l'unité, publié en juin 1929.

(45) 女密兒 Numile, Paul Valéry la Chine et le Japon par Kikou Yamata

(46) 日本山田菊子文史 Kikou Yamata

(47) 日本人之曆上 Sur des lévros japonaises

(48) "En vous je vois l'homme, Cheng, et je perds le Chinois." Kiko Yamata

(49)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14 1928

(50) 歐洲文化與東方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East.

(51) 活世紀——一位非常的東方人 The Living Age, December 1928 Letters and the arts

An extraordinary Oriental

(52) 加里福尼亞大學書評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oks abroad January 1929 pp. 17

-
- (53) 梅特林 Maeterlinck, autour du Trésors des humbles et des Adelles
- (54) 居禮夫人 Madame Curie
- (55) 麗絲 Nice
- (56) 加納 Cannes
- (57) 摩拿哥 Monaco
- (58) 天藍岸 La Côte d'Azur
- (59) 玻璃密 Beaulieu
- (60) 愛克斯溫泉 Aix-les-Bains
- (61) 瓦因培女士 Marguerite Weinberg, Juive Roumaine
- (62) 鮑德文 Baldwin
- (63) 保護法 [The Protectionism]
- (64) 德勒威女士 Camille Dreyet

(65) 許武 Juhoux, secrétaire de C. G. T.

(66) 海耐修 教授 Professeur Hersch

(67) 朱里克 Zürich

(68) 友仁道爾 Eugenio d'Ors

(69) 樓下台 大學 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70) 符拉漫派 Ecole flamande

(71) 布女修 Brousse

第十四章 滴娜 Dina Sourdine

俄國，黑海邊，奧德沙，浪滔滔！

他們，他們五個人，父母子女。

一個姊姊十二歲，兩個弟弟，十歲、八歲。

他們是從俄羅斯起程向着猶太古國走去。

他們在啓程之前，說道：

神聖的俄羅斯，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今日我們別你他去，我們是念念不忘，我們希望將來再見你，同時我們再見那童時的佳話。神聖的俄羅斯，再見吧！再見吧！

俄羅斯黑海口岸的奧德沙城。

一天，上帝却在那裏解決一個極大的問題。

兩邊虎狼相對，一邊是白俄，一邊是赤俄。無論是白俄與赤俄，都是伊凡帝子的後裔，只有那五個人不是，他們好像是猶太伊斯拉愛爾的子孫。同室操戈，你殺我，我殺你。池魚遭殃，你望我，我望你。

血、血、血、

醉液，死者之神光！

血、血、血、

却把肉與骨引到海邊上去了。

骨肉是血的玩具，兒戲兒戲，

上帝常愛的兒戲！

赤俄走了，

淫威何時走？

白俄仍然在。

赤俄又來了。

反反復復，

一連數十日；

血、血、

染紅了無限銅皮鐵骨！

赤俄敗走了，

這次真走了，

好了，戰事要完了，

我們好回老家去了！

我的父親，却被白俄拿去了，
要錢！

要錢!

從前是有的，

現在是沒有了。

「你們五個人是甚麼人？」他們自問自答道：

「革命黨！」唉！從前人說我們是「反革命黨！」

「可憐我們……這一點敬誼……我們是與你們內亂毫無關係的人！」

「好！再拿錢來……」——這是一點敬誼，軍官大人！」

他們又回來了，一、二、三、四、遠些兒，五。

五管手鎗全來了！

「錢或命？」

「錢！」

「錢！」

「錢！」

「曖喲！沒有了！」「曖喲！沒有了！」

「我們半個錢都沒有了，請原諒！」

「你們說甚？」

「逃軍的人們！」我當時回道：

「我啊？」

「妖魂，你們全是的！」

我的父親走了。

「爸爸，你到那裏去？父親，可是你上甚麼地方去！」

我的父親是去了。

我們四個人還留在這個旅館裏。

我的母親忽然間不作聲了，睡了，死了，不說一句話了。

「媽媽！」「媽媽！」「媽媽！」我們一齊來叫她。

她終也是不答應。

「起來吧！我們餓了，冷了，困了，母親！」

「起來，不要再睡了！」

「我們沒有你，又如何辦法咧？」

一些兒回聲也沒有，沒有！寂默，一片，大塊包圍着我們！

要到墳園裏邊去，好遠啊！

我母親是一位福人，

她第一個就到了那裏。

噯，我們三個無父之兒，上帝，請你看一看我們！

我的弟弟們，都比我年紀小；上帝，你要給苦我們吃，請先給把我來嘗。上帝，請你看一看我，我雙膝跪在地上來求你！

怎麼父親，他回來了！

他問：

「母親在那裏？」

「她同許多人到墳園裏去了……」

「甚麼地方……去幹甚麼……」

「怎麼說……」

「她去了，她到九泉去了，有福氣的母親，她去了。我們呢，一天怕到晚，筋兒亂跳，如水深，如火熱，我們不知道怎樣好？」

上帝！上帝！可憐我們，上帝，大慈大悲的主宰！

我們的心兒，不住的跳，我們的血兒，不斷的奔。

我們的希望是在墳墓裏面。

上帝，你的鏡兒何在？借給我們照一照！漆黑的，那是我們的希望！
走吧！走吧！是不是解除一切苦？

希望，一天晚上，却落下我們的船上。

遠見奧德沙、母親，她在那裏做夢呢！

現在，我知道黑海是甚麼顏色？

多少血，多少淚，多少紀念，

白夜看黑海，好一身美麗的孝服。
多少夜，多少淚，多少心思，
少年看人生，好一條無邊的黑海！
母親，我的搖籃兒還在！

孤獨的影兒，

映在海波起處，映在海波伏處。

君士坦丁堡。

在土國京城的道上，

人不老！

和我同年的兒童，

還在那裏玩耍。

牛⁵津的風景，

馬⁶海的島民

都怪我不作聲不作氣，

亞洲的太陽却照到歐洲，並且照進我的心裏。

我自問：爲何獨悲啼而人笑話？……唯有上帝知道！

你出達爾達賴海峽的時候，

你的母親正在長夜中睡覺。

愛琴⁸海。

古希臘有與我同樣的人麼？

好久，現在我到了。伊斯拉愛爾，老祖先，請你給我們一些事物吧！
我不想俄羅斯，只想巴力斯坦，猶太人的老家，我與我的母親想了

亞頭¹⁰里，

像一個外來人，要打我，罵我，百端虐待我一樣。

我父親娶了一位母親，

我在家中，我是一個外人。

那一件是我的，那一件又不是我的？

唯有孤獨是我的，是我獨有的！

我的心性，是一步一步受了那石山化了。

我去春邱¹¹——太拉威夫——去讀書，

我那裏有心思同那些姊姊們妹妹們去說頑說笑，或者談東論西。

我只是緘默無聲，大家都望着我，問我，你爲什麼裝啞？

學校放假，大家都喜得什麼似的，跑回家去！我的父親，也叫我家去，
噯，家在那裏？還是留在學校裏清靜些，沒事還有書可消愁，作者來和我
交朋友。

後來我畢業了，

我仍然回到歐洲來。

因爲我想：

我的希望還在歐洲！

可是我的宗旨是救苦，

因此我來學醫，

我到蒙白里來了。

※

※

※

※

※

一天晚上，我遇着了她，

我還有一個她在旁邊，我們一同去戲院，聽貝多汶的第九合奏。我

聽了這第九合奏，不免引起了我無限的愁思：巴都與佛羅稜斯！

我見了她，就捨了她，因為沉的她將我捉去，浮的她，尚不知道。

她不斷的回頭望我，

我也不住的安慰她。

她咧，却只死聽第九合奏，好比孩子聽大曲一樣。

她咧，她却知道我目中，心中有不少的第九合奏。

她有時向我笑，聽了貝多汶失意之音，向我狂笑說好。

她的雙目是注射在我的心中，她的兩耳正受貝多汶的懺悔。到了

第九合奏的末段「快樂歌」聲起時，她與她都笑了，我也快樂。痛苦的人類，天心地墜，在你的額上，天心的愛，暴雨般的下來了！

※

※

※

※

※

你正要去尋她，

她却教人來找我。

我們談了少頃，

又別去了。

她到底是一位俄國女子，

我愛她，

她倒來耍我。

她反說：男子不值得愛！

後來，我們在巴黎又遇着了。

她同我走了一會。

她說：

你是我的高爾基¹²。

我當時連飯都沒有得吃，何能言愛？

她每次教我到他們那裏去吃飯。

他們住在盧森堡花園附近。

中國男兒，如何好吃裙帶子飯！

於是她愛了別人，拒絕了我，又拒絕了別人！

終日不知她獨在房間中做甚事！
病、愁、苦、淚、恨、憐、愛、憎、欲、捨、

終日她有兩個我：猶太祖宗之我，俄羅斯父母之我。第一個的我，是老成，洞悉千年來的苦人生，第二個的我，是孩提，以人生痛苦爲玩物，爲戲場，有時她自己也是作家，也是藝員。第一個是全知的我，第二個是無知之我。兩我相爭，各有勝負，所以我說：世界的猶太人，以俄國猶太人最複雜而最痛苦，因爲他們有兩種民族性：摩西的天法與伊凡的魔力。

有一天，她約我到植物園裏去，

她向我說了許多的話，

我始終沒曾答一句。

我覺到，我心中有一座長城。

不許我向外洩漏一般。

那知我的祖宗性與她的祖宗性碰着了。

我恨我的萍踪無止，

也不能作有定的希望。

她回家去了。

我當時打算去看她，

遂定了東方旅行的大計劃。

我還沒有能成行，

她已經從東方回來了。

她却同愛她的男子定婚了，——那男子也是猶太人。

婚姻是女子一身的大事：知止而后有定……

她是愈定而愈不定，

所幸她不怕吃苦，她能以博愛愛人！

她富有俄羅斯的民族性。

她也來信社會主義了。

她到處去做工，

她也要勤工儉學了。

末後我有留別滴娜三首：

時長、人少、夜將完，早將到。

我去，想早回，我歸，探母，倚杖，候門扉。

此處，我遺留，心一口，淚雙流，詩歌默奏，獨中偶，偶中獨，唯有苦相酬。

此處我遺留最貴的金洲。

彼處，鳥語，寂默聲，孤獨鷺，我之人，不能去，又誰憐，覺何趣？此間月明
花好，我之人，何時再相遇？

她解，我心淚，誰之淚？十載飄流，成功偶然遂！

我之心，她前去，幾次相忘，幾次相遇，我愛她，我敬她，夜完，早到，人少，
世界之神光，前照！

天聲，約意，無窮境，思愁，你在我意下，我在你心頭。
無知，再犯，過去禍，相愛，誰之過？

命種，有愛戒，不相愛，柔的人生，剛的世界！
無，有，無，有，

有生無，無生有，恍惚離奇，兩朋友。

約意，最後雙抬頭，望北斗！

天吻，下地，苦之心，心之淚，破鏡中完人，只噓唏，再上前，天吻至！
天吻，下，心瀟瀟，血灑灑，頑石不分真假，情死情生，石人石馬。
出死。

天吻，下降，心之上，靈之上，樂之音，苦者賞，生之聲，死者響，天堂，地獄，
智者愚，天吻，來時，實際的夢想。

(1) 奧德沙 Odessa

(2) 猶太古國 La Judée, Judaea; (La Palestine, Palestina)

(3) 伊凡 Ivan

(4) 伊斯拉愛蘭 Israël, Israel

(5) 半津 Le Bosphore, Bosphorus

(9) 馬海 La mer de Marmara, the sea of Marmora

(7) 達爾達賴峽海 Les Dardanelles, the Dardanelles

(8) 愛琴海 La Mer Egée, the Aegean Sea

(6) 巴勒斯坦 La Palestine, Palestina

(10) 亞頭里 Ahdit

(11) 春邱或太拉威夫 Tel-Aviv

(12) 高爾基 Maxime Gorli, Maxim Gorlky

第十五章 近東漫游

我東方旅行的計劃，既定之後，即作此行之預備。與亞丁階印書局訂了合同，簽了字；當即有幾家報館來特約我當通信員。胡愈之先生也來約我爲東方雜誌當通信員，我當時又很喜歡，又很抱愧！喜歡是我至

今還是一個法文作者的中國文人與詩家，中國人都不知道我；有人笑話我，說我與日本的藤田嗣治是海外揚名的好兄弟。胡先生倒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與國人相見，而況乎東方雜誌，在我國的學術界與N. R. E. 法國新雜誌在法國文學界相彷彿。抱愧的咧，就是我這十年流落的人，終日與法文言語共生活，它的進化，它的意義，我極明察，而且我可代表一班人來寫書，不是死法文，是活法文。談到中文，就相反了。國內情形不熟，久不與中國文字共生活，它的進化，以及它的意義，我都莫明其妙。我不能代表別人來寫書，且不能代表「祖宗之我」來寫書，用死中文來寫活事，難上加難！這不僅乎是抱愧，這是我個人身上偶一回思中的一大慘劇！

我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晚離巴黎，十六日午在馬賽乘香皮¹輪向埃及亞力山大里進發，舟中曾作法文詩一首題曰「破浪」載開羅

婦女月報同年十二月份增刊。

我到了亞力山大里——漢書西域傳之犂伊——有一位猶太朋友來接我，我到了一位亞爾美尼女士家中送介紹信。差不多亞里的人都住在近郊。有一條電車，可以直達聖斯太芳落，爲埃及人消夏俱樂部所。我將巴黎所帶來的介紹信全送完了。

谷幾洋先生是亞爾美尼的人，久居埃及者，他帶我各處去看看，都是亞美尼亞人，谷先生很愛他的母親——我們已到了東方——他極尊敬我，因爲我寫了一本「我的母親」。

猶太朋友，就帶我到幾位猶太人家去看看，我也去到意國人家，留餐。後來，去到希臘人家。埃及人家反未得去，因爲「土人」家有帶面幕的婦人，不能接見男子的。街上咖啡館，三五個「吳乃馬」在那裏吸長頸的水煙袋。

也有歐洲婦人，在街上當妓女的；她們的來歷，有類猪仔，大半利誘得來的。有許多國際的流氓，在近東專做販賣婦女以及嗎啡等毒質的事業。

我不是來東方研究各大商埠的，我的使命，是來研究東方文化的。這個渾合文化的亞里，昔日是亞力山大王實行東西文化融合的第一建築，今日是不東不西，非歐非亞的一座投機事業的城池。

亞里人的心理，極複雜，欲學歐洲，勢不可能，為東方社會習慣多不允許。姊妹未曾嫁人，兄弟不能娶婦，父母在堂，子女無權。欲學東方，又不可能，為世界潮流所鼓盪，個人權利，捨之實不甘心。而以婦女的心理為最，只見處處皆是難字，少年婦女心多憔悴而難安！

我到開羅，馬介思女士來車站迎接我，當時我們一同去「聾燈學」¹⁰

會，「當即有報館來攝我影兒，與兩位報館記者談話。國家報的總編輯布魯先生問我此來研究之目的。我答「家庭」，「社會的元體」。」

開羅日報的記者巴門先生問我對於文學上的意見，我答：「我素來看不起文學，尤其是輕視新聞事業，豈知……」問我此來的目的，我答：「我要借多利買的探海燈來照埃及婦女的心理。」

埃及新聞報女記者大爾瑪夫人問我中國青年之進化史，我真難答她，談了半句鐘之內，然後她說：「我這樣結論如何？」

「今日種種問題可以概言之如下：一位，度數，均法，那末，就歸到堯傳舜舜禹的十六個字上去：『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永執厥中。』」

馬介思女士問我中國之將來，我答：有「天工人其代之」的口號，中國是不能無希望的。我到開羅一月之後，報紙方面早將我的學說宣

傳出去，自由報登出一篇不可思議的論評，題爲「中國的大科學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盛成陳述其學說之要點。」在他的學說上母親是社會元始的細胞。一文分三大段：一、人；二、作家；三、盛成學說。我恐怕東方人有虛張聲勢的毛病。

現在我要去看家庭了，談何容易？連要集幾位埃及婦女來開會，都不容易！我在婦女研究會演講，是被請去講演的，只有女子可聽，男子不能進椒房來的。然後你說研究家庭問題，與婦女心理問題去吧！

但是開通女子不在此列。諸如埃及婦女協會的會長夏拉舞英夫人，她是埃及婦女運動的領袖，我要問她一些問題，還是要我來代她答復。所幸同是東方人，彼此不生疑心，能推誠相語。然而可以見得近東回教婦女無才便是德的內像。她對我說：「十年前，我還帶着七層黑而幕²¹咧！我回想到中國女子昔日纏足之苦。這些而幕，却給她們委屈不振

的心理。就同犯人，他明知是無罪，帶上了腳鐐手梏，他勢必也有犯人的心理了。女子無能的心理，仍然很普遍，雖說解放了，總非一代兩代的事。還有一件與歐洲相同的聖經遺訓，女子是男子一根肋骨變成功的，所以男女不能平等，因此夫婦間只有相愛，沒有夫扶妻齊相敬如賓的。中國人夫妻間之「敬」字，實由男女平權的根本上造出的字，這個「敬」字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埃及的家庭，無甚變動？因為立家庭根本之回教，仍然是神聖般不可侵犯的東西。我到埃及之後，我深奇怪的，就是沒有社會解放的社會運動，不說中國國民運動的形式沒有，就是「五四運動」的影子都沒有。中國辛亥革命，即連帶到社會革命與家庭革命，埃及獨立運動是完全對外，毫無家庭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影跡。因此有許多情形，與昔日之中國相彷彿。父權的家庭，禮法的社會，重男輕女——更有過乎遠東——

——尊長抑幼，排外的心理極盛，外人是外教人。²²

此間，前定的心理，非常之重，一事一物，一舉一動，莫非前定！不受命運的支配，而妄思反抗；或補救者，即宗教上之罪人。到了深處，我們處處遇到聖經的心理，就是猶太、耶穌、回回、三教共同合有的習慣心理。東方各國除中國、日本，是完全不知聖經為何物者而外，即印度開闢思想，也帶有聖經化的彩色。總之遠東與近東的絕對不同點，即是有無聖經的心理。我們不要忘記了，耶穌教的起源，也是東方，現在西方的基督教派，都是受了羅馬化與希臘化了的。

因此，研究近東問題非從宗教入手不可！宗教就是各個人心靈的鎖鑰，知到他是一教的人，就可以推測他家庭的狀況，他思想的情形，他的人生觀念與宇宙觀念。

在埃及及有三教，回教為主，耶穌教、克普²³、陀派為賓，猶太教有六萬

人。現在我先寫回回教人的家庭生活。

大別之，可分爲二：居民的家庭，與牧民的家庭；居民家庭又可小別之如下：一、上等社會家庭，上自王公下至縉紳所有「派夏」²⁴與「貝」²⁵全在此列；二、中等社會家庭即「吳乃馬」，上自小康下至工商富農，所有「愛芬地」²⁶皆在此列；三、農人社會家庭即「費拉」²⁷。

我到開羅之後，進出都是上等社會的家庭，派夏的女兒，教授的太太，主筆的夫人，這類接待外賓的家庭，外表是完全歐化，不過內部裏，婦女的胆子還小，男女的爭鬪，猶在「狡」字的範圍，女子處處仍然聽命於男子。而男子治女子的標準，仍不外乎一本習慣化的可蘭經。誰也不敢打破從前天經地義的制度！

中級社會的婦女，漸漸的解放了，然而大多數，都還帶着面幕。她上面一付眼睛是露出的，是用「烤好」²⁸油塗黑了的，透出了逼人注意的

雙腫兒的。鼻樑上扣着一種鍍金的「布兒果」²⁹。她們大半都株守在家裏，她們的丈夫，是終日不做事的，——近東以做工爲恥，以不做工爲榮，而以勞力者爲最苦，且最受輕視。——坐在咖啡館裏，兩三個朋友，談談說說，鬥牌或耍「特立特拉」(Tric Trac)。他一個人的時候，就在那吸長頸的水煙筒，看人來人去，到了中午，回家吃飯，吃了飯後，睡照例的中覺，日落之後再到咖啡館來，到了晚上，回去吃飯，晚飯後，又上咖啡館了，一直到夜深回去睡覺。婦女的生活，除去不常出門，不上咖啡館，其餘差不多是一樣。他們的生活，與牧民的生活差不多相同，來去就是那個樣子，千年不變的習慣，父親是什麼樣子，兒子也是什麼樣子，婆婆是什麼樣子，媳婦也是什麼樣子。吃的是「必打」³⁰，穿的是「茶兒修」³¹，住的是「哈內幕」³²，社會的來往交通，都有一定不變的天經法。穆罕默德的本事真不小，他能使他所定的「一位」到處實行，衣食住慾，都是劃一了來

的。噯！可是昔日之進化宗教，今日之退化宗教。安知今日之新社會什麼主義，非明日之社會勁敵？

農人社會家庭，比較複雜些，因為人人要做工的。農人婦女不簾不幕。她們一生，只有一張面網，——人生的苦幕！她們住在那低小的土屋子裏，因為要免炎熱，黑不透光。她們的丈夫，——我說她們不說她，因為是一夫多妻，——晚上才回家，回了家來就睡覺，睡了醒來，再去上工，提了汲水的吊桶，以及耕田的木犁，——仍是木犁，可見守舊成規，——他的婦人們在土屋之內，從早到晚，不住的操作，烹飪，縫紉，白麥，做餅，都是她們。遠遠的看去，她穿着一件青色棉花的「壓不牢」³³，在莊院的角落兒，蹲着或是坐在足跟上；——和原人相似——她的頭兒，是既光且膩，極遠的照來，真令消魂，她的眉毛與睫毛，都經墨油潤飾，格外的黑，反映出那雙秋波眼，清楚、分明、確實！他的面部，額上唇下，都帶有連青色的采

畫，穿着印花的青布衫，帶着頸珠與手圈，及威尼斯的玻璃首飾，天真自然；她走向前來的時候，那種自然的飛舞，頭上的雙環古式水瓶，確倒不搖不動，裊裊婷婷，真是古埃及的一幅畫或彫象。

她的丈夫，卻穿着一件連青長衫，頭帶黑纓沒頂的紅色帽。他的莊稼尚在田中，農穀已非他所有了。他因無法耕耘，無錢度日，不得已將在田中的收成，抵押到市中的借鋪，利錢極大，每至收穫時，本利相加，將收成還借款，有時不穀，還將下屆收成再抵押了以供生活。因此兩年五收之地，不足交租與還債。近東這種當舖，非常之多！比上海小押還要厲害！其嚙人血液，與蚊蠅蚤蝨相等。

埃及及農民的特質，雖說不善理財，然而倒在簡單與純粹之中特現出清楚分明與確實。他們的人生觀念，就是天真與自然，他們的宇宙觀念，也是天真與自然。老子一定很歡喜這種民族。

他們的人生問題、衣、食、住、慾、亦極簡單！止於土屋，定於棉衣，安於大餅，得於多妻。女性易老早衰，而且樂於分勞，以得生理上之均率。這就是他們農民男女現在的心理。一定有人說，這是不文明的。然而文明的標準又何在？將全世界的生產聚集到三五個大城，造成窮奢極侈的娛樂品，供幾個貴族或少數資本家的享受，這是文明麼？將許多農民工人的衣、食、住、慾、剝奪了去，使他們挨餓受凍，終身受苦，不能享受人生最低的幸福，這又是文明麼？

中國古代的聖主賢君，都是茅屋土階，粗衣糲食，使天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倡貴族平民化；而今日之社會主義者，都是要求充分的幸福，高樓大廈，止於住，華服采衣，止於衣，食前方丈，止於食，今甲明乙、止於慾，平民貴族化。

全世界人口將十九萬萬，日食三餐，每日須五十七萬萬餐，每人二

衣，一冬一夏，須三十八萬萬件，每十人供一屋，亦必須一萬萬九千萬所。倡貴族平民化如是乎？倡平民貴族化如是乎？請社會經濟學者注意此點！

可憐我面前的農民，仁、厚、溫、和，實在是世界上第一等良民。可憐他們一生，受無窮的罪。好比一個甜密雪梨，裏面有無數的毛蟲，在那裏吃肉吸汁，每個毛蟲，又被別個毛蟲，在那裏吃吸……一直到七八層的毛蟲，甲吸乙，乙吸丙，丙吸丁，丁吸戊，戊吸己，己吸庚，庚吸辛。辛是誰？是農民，甲是誰？是大英帝國，乙是大地主，丙是二地主，丁是丙的經理，戊是丁的司務，己是租田不種的頭等富農，庚是一轉租不種的二等富農，辛是不得不種的貧農。由乙至庚，經手不窮，剝奪也無窮。而貧農的心理，事事莫非前定，而且他們以為生來有罪，讓上帝罰到地獄受苦，只得忍勞忍怨，一日拜五次「阿拉」³⁴。

居民之生活已完，我現在說一些牧民的生活。

牧民即「碧多英」³⁵阿刺伯的牧民，他們的生活引動我遠祖先宗的追念。寄居埃及的牧民中，有已經定居者，有半定居者，有未定居者，三種。

已經定居的遊民，他們門前，還有棚帳在那裏撐着，每年春季，他們都要到沙漠中去過牧民的生活一次。他們的衣服，仍是牧民的，他們的食住，是居民的；他們的婦女，亦受居民化，漸漸升堂入室進深閨了。

一天晚上，我被請到一位已定居的牧民家中晚餐。他的兒子，是巴黎大學學生，曾來聽過我的課的。我到埃及，他來請我到他家裏去宴會。我極要研究這種家庭，遂應允了。真是食前方丈：一隻小駱駝整睡在桌上，兩邊羔羊兒四隻，鵝兒六隻，雞兒六隻，鵲兒一打，一齊在那裏吞雲吐氣。在那西式客廳中，我居首席，開羅大學諸教授相陪。吃食不用手——

阿刺伯人印度人皆用手——而用西式叉。然而他們很誠樸！

半定居的遊民，也可名之曰有定居的牧民。夏在一處，冬又在一處；各處皆有建屋，比如皇帝的冬宮夏宮。他們走時，仍用棚帳。

牧民婦女，有時生得非常的玲瓏而美麗，她的前後，有羊羣圍繞，她的左右，有犬兒搖尾隨着。在這極目無垠的沙漠中，除去了她，還有誰？她卻姍姍兒遲行，她倒不綿綿兒笑語，只有那扣在那黑面簾上成行並列的金錢兒，在她的頸上項下不住的跳舞，叮叮的聲節，悠悠的來到。唉！牧女兒，你的自由心理世間少！

未定的牧民最苦，——據我們看來——他們的衣、食、住、慾，很簡單。他們可以幾天不食，與駱駝彷彿；他們的衣就是一件「布爾魯色」³⁶，他們所住的帳棚，分成兩處，一邊是男子的，一邊是女子的。「哈內幕」有客人來時，男女在一處來接客。一個男子有幾個婦人，各個婦人皆自由

獨立的。而且各執其事。女子主內，男子主外。——買賣交涉。各牧民之中，有會長 (Cheikh) 一人，教士 (Imam) 一人。

埃及居民有一千三百萬人，牧民過一百萬人。

耶穌教克普陀派——初期耶教之一派——散居各處，而以上埃及及爲最多，他們自稱爲古埃及法³⁷老王之後裔。他們的心理，是少數民族被多數民族壓迫的心理，歡迎歐洲文化。

我在蒙白里接識了一位埃及同學夏老炳³⁸，此番到了埃及，正去找他。他的妹妹，請我吃飯。他的妹丈易司康達³⁹是埃及國民黨的議員，他們家中，很多歐化。然而他們的習慣，仍是東方人的根性。

我認識了猶太人不少，有兩種，西班牙猶太人⁴⁰與德意志猶太人⁴¹。前

類的猶太人，完全是東方人，後類的猶太人，是西方人，加一些摩西的根性。

他們學歐洲，學得十足。他們都不能暢說阿拉伯話，不識阿拉伯字母，更不解阿拉伯的文字。——克普陀人已差一點，然而他們能寫能念

——他們說法語英語意語，作埃及人與西洋人的中間人。他們婦女的心理，極其複雜。如無定止的落葉一般。

我復認識埃及名人極多！比如大詩人蕭計⁴²，莫特蘭⁴³，大律師海爾巴威⁴⁴，大學教授太浩須生⁴⁵，拉蔡克⁴⁶，教育總長，農業總長，柴格魯夫人⁴⁷，拿哈斯⁴⁸，派夏等等，其中我所最佩服的是太浩須生，眼光最遠的瞽者。

大沙漠中，薰風不斷的吹，驕陽不住的照，昏昏沉沉使我高臥在美⁴⁹

人獅下。——女首獅身。千年煎炒的黃沙上，那時極目天際，看不見一顆兒新生的草，所幸那些駱駝兒來來去去，牠們的影兒射在地上，好比走馬燈在太陽光下飛舞。

「叢林全被火燒起來了，可是叢林還是叢林，再燒也不熄的。」這一幅舊約尼羅河上夕陽飛動的彩色，是誰也不能超過的！再說那正而一座五千年的金字塔，威武莊嚴，雄風猶在。昔日之三角形，今日還是三角形。明日還是三角形。

美人獅，在三座金字塔高下參差之中，日光斜射，透露着，多少詩情多少畫意；一個兒紀念吻，日頭！

埃及古時信太陽教(Amon Ra)。國王稱太陽之子(Se Ra)。太陽宗教的心理，至今猶存，這就是普通埃及社會的心理。它的同化法，非常之大！是氣候同化法，人民心理好閒偷安，你要他動一動身，舉一舉手，擡一擡

頭，比殺他還難受呢。農人在田邊，商人在鋪內，工人在或作或輟的休暇之中，官僚在衙門內，職員在公事房中，「吳乃馬」在咖啡館裏，人人躺在那裏，不慌不忙的等着財神老爺的駕到。「馬來洗」⁵⁰「英沙拉」⁵¹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是埃及與一千三百萬埃及人。

我在開羅出版了「秋心美人」⁵²精本詩集一百冊。內中皆我在歐洲的作品，加上幾首埃及詩。

巴力斯坦不是埃及，因為它位置在蘇彝士運河左岸，沒有那非洲太陽的心理。而巴力斯坦確是聖經的發源地，聖蹟名城之所在。這種聖經的心理，比無論甚麼地方，都要來得濃厚？豈有山東人不讀孝經之理？

我一直由開羅搭車到耶魯撒冷。猶太教之聖城，耶穌教之聖城，回教的聖城，可惜不是中國人的聖城。那末，我來是看把戲的。

這個三教百門之聖域，充滿了一團殺氣。人人以上帝爲符號，宗教爲武器，來在這個聖域中奮鬥。耶魯撒冷命名之意曰「和平」，我在這座和平城中，絕未見到絲毫和平的氣象。

和平也要從自身起，然後及於家，再然後及於社會。耶魯撒冷的人，都含有永久上帝的使命去殺外教人。

這種宗教正統的心理，鋤滅非我門徒的思想，充滿了耶魯撒冷的古城中。人人都要做耶魯撒冷的主人翁！

天哪！耶魯撒冷究竟應歸誰管？此話說來太長。耶魯撒冷是迦南王亞多尼蔡岱克的京城，被以色列人用兵奪去的！後來迦爾底也用兵將耶魯撒冷在以色列人手中奪去了，並且毀了主廟，削了城池，將人民一

齊帶走了。後來波斯王滅了迦爾底，令以色列人仍回耶城，當時沙馬尼登人，已不願他們再回迦南了。亞歷山大王打敗波斯之後，去攻埃及，路過掃羅的故都，也就將耶魯撒冷，拿到馬基頓人手中來了。歷山王死後，諸侯分裂；耶魯撒冷遂歸條支王管理，後來埃及與條支，爲爭巴力斯坦，年年作戰；到後來，條支王親自去耶魯撒冷在猶太主廟立了一尊希臘天神的石像——猶太教是極端反對偶像的，教律中有崇拜偶像者，當判爲大逆不道，由羣衆處以死刑。——遂起馬迦畢革命，而有猶太新朝之出現，耶魯撒冷再爲三十九年之都城（174—135 B.C.）。當時羅馬用兵西亞，克復條支，遂命希律篡位。耶穌適生其時；最後羅馬仍然用兵奪取迦南，火燒廟堂，殺猶太人，賣以色列人爲奴隸。所以古蹟，大都羅馬時代的建築，諸如奧瑪兒清真寺的平臺。碧柔廷繼西羅馬而有耶魯撒冷，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變遷，就是宗教上的，羅馬天神教被敕罷除，耶穌基

督教，統治掃羅故都。後來到了穆罕默德死後，奧瑪兒用兵，實行回回新教化世界，又奪了耶魯撒冷。後來歐洲十字軍起又奪了耶魯撒冷，後來埃及又奪了耶魯撒冷，後來土耳其又奪了耶魯撒冷，後來大英帝國又奪了耶魯撒冷——諱其名曰「國際聯盟委任代管巴力斯坦。」

這段歷史，正可反映出巴力斯坦人之心理。他們信宗教不信國家，不信民族！終日唯有聽天由命。巴力斯坦，是人世的天堂；他個生在天堂中人，自是與別人不同。不過一個巴力斯坦，是三個宗教的天堂，又是九十六宗派的天堂，於是乎天堂中人與天堂中人，互相打了起來，要叫我們地獄中人去說理。

天堂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社會，有多少心理？

天堂！天堂！有二萬三千方里的幅圖，有八十五萬多人物：回回教六十四萬——百分之七十七——猶太人十五萬，耶穌教人七萬八千人。

回教徒超四分之三以上，爲天堂中絕對大多數；而他們的社會組織與婦女心理，與埃及相彷彿，不過巴力斯坦的正統思想，與埃及環境化的回教思想，略有不同。巴力斯坦的回教婦女，而幕廢除運動，尙未開始。由歐洲回來的女學士，也要帶上面幕，否則爲家庭社會所不恥！婦女心理，由上等社會至下等社會，完全是奴隸心理，是上帝教她們來侍候男人的。埃及已實行一夫一妻，而巴力斯坦，仍是可蘭聖境，一夫四妻泥守成規，處處都求正統；而排斥外教與異派的事業，極端發達！真是一個「成見天堂」。

猶太人自民族運動發生以來，卽提倡「明年回耶魯撒冷再見吧！」的老口號。現在由各處回到迦南的猶太人共十萬多人，其中以從俄羅斯波蘭來者，居大多數。我們現在可以分出老猶太人與新猶太人來。老猶太人住在耶魯撒冷，他們的裝束，他們的食住，他們的習慣，數

千年來都不曾改過一點；摩西天使的教義，逐字遵行，時且熱心加倍，信之堅決，比金石還勝十倍！那些婦女守舊的心理，視歐化爲亡教滅族之大禍。終日早晚去到哀城⁵⁹，鞦韆其身，高誦舊約。他們主廟中，男女座是分開的。老猶太人是沒有男女平權思想的。他們是正統聖經的心理的正統！

新猶太人有從南歐西班牙徒來者——西班牙十三世紀殺逐異教徒之時——有從東歐徒來者。

他們的風俗習慣心理完全不同。前者受阿剌伯化，受回回教化，後者受歐洲化，受耶穌教化。因此他們互相排斥，不相容納。

今日猶太民族主義⁶⁰之創始者海琛博士⁶¹，他就是德意志的猶太人。而實行民族主義者，亦是從東歐來者。老猶太人與西班牙猶太人，都缺乏民族觀念。且不精於社會組織。

我此來考察家庭與社會心理，在耶魯撒冷住在愛勃斯坦教授家，愛教授是從俄國遷居來者，他是一位社會教育心理學家。他將我盤問了好幾個鐘頭，我却一句都不會問他。他的家庭，總免不了斯拉夫人的環境。

後來我到春邱來考察，極受各界的歡迎，猶太的太戈兒，畢亞立克氏將我介紹到文人協會去演講「中國文化問題」，文人協會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行開幕禮，畢亞立克起說：「中國長城倒了，中國青年出來同世界青年携手了……」

由各國來的猶太人，有各國的習慣，染有各國的心理，然而人人深處，都含有祖宗性的摩西教義。好比將各處的中國人，聚在一處，各省人有各省的習慣，各省人有各省的心理，然而人人深處，都是有祖宗性的黃帝子孫。

我住在從前蒙城同學亞巴爾^{G4}巴賴爾家中，他的祖母，只會講俄國話；他的兄弟，只能講希伯來語——復活的猶太話——祖孫二人，不能交談。這種情形，在從前希伯來語未普及之時，常有一家人，父親說俄語，母親說德語，子女說希伯來語，僕役說阿剌伯語，終日一字兩句的交談，不懂則指手畫腳。

春邱市現有四萬人，大都是市民心理。

後來我去到鄉間，到猶太新村間去考察，我正住在沙曼列雲家，大提了娜極端的招待我，相視之下，回思往事，嫣然相笑！他們的家庭，完全是俄國人的習慣，無拘無束，隨隨便便！

我由東到西，從南往北，經過了許多猶太新村。我所逗留最久的，就在哈律爾泉的公村 (Kvutza of Ain Harold) 此村破除家庭制度，實行共產主義——非俄羅斯共產主義！——同居者三百多人。人人做工，人人吃飯。

人人生產，人人消費，共衣、共食、共住，分工合作，各執其事；性慾問題，由男女間自決，晚間一堂聚樂，看書閱報討論時事；村中人對於中國非常明瞭，且能舉出許多名字。其間多有昔日在歐洲大學担任教授者、助教者，社會間服務者。各人來此過這理想「烏託邦」的生活，幢幢嘻嘻，真是天堂佳境，可惜他們不是巴力斯坦人所可認為正統子孫者！

然而無論如何，公村都是兒童的天堂，也是人類理論天堂之地上實現。婦女們，那雙潔白溫柔的手，同那無情的驕陽奮鬥，同那頑石的田土作戰，在這種希圖僥倖不費力討便宜的世界，這些婦女，能貴族平民化，能覺悟到人生真諦，在一個老勤工儉學生看來，自是了不得，真是勞工神聖真實宣傳者，我也知到有許多人說她們痴狂，不識時務。

總之無論如何，她們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世界人，像西方社會中人，只知有自身，不知有子女，也不知有父母。視父母子女為分羹之敵，於是

背父母，不生子女，以度此快樂一生之世界。我對於這一班肯犧牲的男女，來此預備子女將來教育之事，實深欽佩！

他們雖實行公村，破除家庭制度，——換言之，回到牧民部落制度，而加進新思想的組織。——而子女的教養，實在比歐洲家庭好得多！歐洲家庭，父母交子女於素無研究素無經驗以及無愛人性的育兒婦。此間的組織，婦人產孩之後，將嬰孩交付嬰兒院，院中婦女，都曾在醫科大學畢業而有專門研究兒童飼養法者。其待各兒童，猶如己出。公村中有嬰兒三四十人，人人皆豐腴有喜色，每日早晚父母下工之後，來看一次。三歲後入幼稚園，又經專門兒童教育者之訓練，七歲入學校，或時做工，或時讀書，造牀造屋，種菜種花，縫衣洗裳，全是自己操作，大家在一處共同操作。我同他們一處住了兩個星期，我去了之後，他們同我約：「早早回來！」

我由巴力斯坦出來，就到了敘利亞⁶⁵，呵！這個包羅萬象的敘利亞，我從何處着手，來研究社會心理問題呢？

敘利亞人的心理，却是人類極複雜的心理。可喜它是阿剌伯化。因此宗教上雖極複雜，有二十九種之多。然而仍可大歸之爲猶耶回三大教。而其心理與埃及、巴力斯坦人大同而小異耳。

我在敘利亞才覺到這東方心理，與東方邏輯，無論其爲何教，無論其爲何派，這種東方心理是有的。

我認識了三個家庭：一大馬奧瑪利⁶⁶——奧瑪兒之後——的家庭，二巴爾派克⁶⁸莫特蘭⁶⁹的家庭，三比魯特⁷⁰哈亞龍⁷¹的家庭。

回教徒奧瑪利——阿剌伯青年的奧瑪利——帶我到他家裏去

參觀上房，只能見婦人，仰慕了那上房建築的精美，泉聲淨淨可聽；真是仙境，可惜見不了仙人，不能研究仙人的心理！

耶教徒莫特蘭——敘利亞大家——他們家庭的外表，是歐化了。猶太人哈亞龍的家庭，先受阿刺伯化，現受歐化。

在大馬聽了一段很怪的重大事。阿刺伯民族運動首領敘利亞法科大學教授福戚愛爾加戚被他的夫人毒死了！當時有許多的設想與推測。到後來水落石出，還是一件閨房的情案，原來福戚夫人愛福戚的兩個姪兒，通姦已非一日。「哈內幕」中事除去叔嫂，弟妹，還有其他不可思議之事，人是動物，雖被牢籠牽制，他的獸性，也要時時發現的。——後來福戚要同他夫人出去遊歷，夫人不肯行，又不能違夫之命，遂用一粒 *Strachnine* 毒丸將唯一的敘利亞革命首領殺死了！沒有社會思想，圖

以一己的情慾與情人的命令是聽！他的兩個姪兒，亦太沒有民族思想了！

我還要記載敘利亞幾件事，第一布韓東村莊，我住在那裏有一個月，順便研究一點農民生活。教士很多，學校倒也不少；我在那裏遇着美國教士女兒班同密絲，常時討論敘里亞人教育問題，現在有兩個大學在那裏包辦：一法人辦聖約瑟大學——天主教耶穌教會的——一美人辦比魯特美國大學。

我在查黑雷也住了一個月；人民以奉耶穌舊教者爲最多。他們有一次開歡迎三大詩人大會來歡迎蕭計，莫特蘭與我開會時放炮放手鎗，嚇得我好不自在，當時宰羊，生吃羊肝，羊腎，羊肉與麥相和而搗成生肉丸名「高畢巴」，互相請吃，真弄得我好不自在。

然而巴爾派克之遺跡，直至古羅馬罕有最大之建築，可與長城金字塔同列！過條支故都安條⁷⁹支城，飲泉懷古，多少今世古人，在深閨自恨命薄。不若當年士女，隨波逐流而去之自由。今日西方文明潮流又到，我們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嗚乎，今日之婦女。

研究婦女問題，還是到土耳其⁸⁰——新興的土耳其——我見了婦女，倒找不着家庭！

我在土耳其其一年之久，遇的女子真多，不容易一言論斷。

總之土耳其今日之治與中國今日之亂，魯衛之政，兄弟也。

那末，我在巴黎也可研究土耳其婦女的心理，但舊式土耳其女子，如賴希德⁸¹夫人者，真不愧為新土耳其其女子的模範。

破壞破壞，有了建設之後再破壞，今日之歐化，實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有詩二首如下或可介紹一點土耳其與近東婦女的心理：一、離婚的婦人。二、小心靈，可愛的心靈。

離婚⁸²的婦人

你現在是獨身，

你却在一個反復無常的巢內，

你是一個自由的奴隸，在這飄搖不定的世紀裏。

自由，自由，昔日之自由，

你的解放者。

自由自由，今日之自由，

你說：惡之花。

自由，自由，將你關在苦痛的樂園裏。

你要平權，你有權，如何使法？

你不知到因果與終始本末。

平等平等，忽然間，是一把利刃，

雙鋒的利刃，將你的心兒刺破了，——玩物的心兒！

利刃向你的血兒道：「女子！說話，別塗脂抹粉！」

你會否認識了你的西方姊妹？

她的心思，她的全靈？

她的愛義，她的平權？

她公理上的平均法？

她精神上的總犧牲？

她離婚之後，她還在她自己的家裏！

你咧，不實的花兒真可憐！

含着不實的苦兒更可憐！

在這已開放的深閨內，

你的心兒緊閉着，你的身兒前進着，

你的性靈兒受野蠻的成見束縛着。

離婚之後的你，是在新式奴婢制度中鵠立着！

你自問：

「路上的行人要我不要？」

（譯法文原著載埃及週刊）君士坦丁

小心靈，可⁸³愛的心靈！

你還記得你的兒時麼？

希望兒，在那裏向你笑話！

小心靈，你在那海上跳舞。

愛你的父親死了，

給你庇蔭的樹倒了。

你也知道前途不大好。

嫁人，是否一個避難所？

自由自由，

你的夢，你的天主，

你的他，西方歸來的青年，
他的你，東方生長的弱女。

夫婦之間無平權：權利是他的，義務是你的。

在許多差別之中，近者遠，親者疏，
在這無愛情的和合內，我是他之婦，他非我之夫；
希望希望，我希望離婚！我愛自由！

在這光明世界之內，我如何能愛黑暗？

在這平權世紀之中，我如何能代他充數？

我前進……我打破了我的牢籠與鐵索！

青年人我是……春光，我有……晨曦我愛……

青年人我要度我的生活，

我要……我在……我將我的牢籠打破了。

我現在是一個人，忽然間，我是一個飄流的心靈……

新愁不久來到，

恨也到，後來，悔也來了。

我不是……我也不是……

我才知道平等的新紀元，一場大夢就是了！

無水的魚，我能逃出天命麼？

世界上只有難字，

處處惡字在那裏翻筋斗。

此處是刀山，那裏是苦海，
我向那裏走去？
我向那裏走去？

奮鬥奮鬥！

造好了氣時好飛，
造好了水時好游，
你要享福，快造自由！
不幸的你，你是今世人，你不是二十世紀人！

小心靈，可愛的心靈，
你只是不動，

命運却不曾將你打敗，

你自己將你打敗了！

（譯法文原稿載埃及婦女雜誌）

- (1) 香波輪 S. S. "Champollion" de la 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 (2) 亞力山大里 Alexandria, ▲'alexandria.
- (3) 亞爾美尼 Arménie, Armenia.
- (4) 聖斯太芳落 Saint Stefano
- (5) 谷幾洋先生 Gurdjean
- (6) 吳乃馬 Oriéma, Ulema
- (7) 長頭的水煙袋 Narguilé, narguiléh (turkish, arabic, persian pipe)
- (8) 開羅 Cairo, La Caire.
- (9) 馬介思女士乃加皮夫人之姊 Jeanne Marguès, soeur de Marcelle Cayr.
- (10) 壁燈學會 "La Lanterne Sourde".

(11) 國家報 La Patrie

(12) 布魯 Robert Blum.

(13) 開羅日報 Le Journal du Caire

(14) 巴門 Raoul Parme

(15) 多利買 Ptolémée, Ptolemy.

(16) 埃及新聞報 L'Information d'Égypte

(17) 大爾瑪夫人 Charlotte Dalmas

(18) 自由報 La Liberté, le grand savant, philosophe et homme de lettre chinois, Cheng

Tohenr nous précise les traits essentiels de sa doctrine sociale, la mère est pour lui la cellule sociale primordiale, par Gallad (17-6-1929)

(19) 婦女協會 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Femmes Égyptiennes

(20) 夏拉舞英夫人 Roda Charaoui pacha

-
- (21) 黑面幕 *Le voile, the veil*
- (22) 外教人 *Paien, pagan; athee, atheist*
- (23) 克普陀 *Copte, copt*
- (24) 派夏 *Paoha, bashaw*
- (25) 貝 *Bay*
- (26) 愛芬地 *Efendi*
- (27) 費拉 *Fellah (Hadari)*
- (28) 烤好油 *Kohol*
- (29) 布兒果 *Bougeo, burgo*
- (30) 必打 *Pita*
- (31) 茶兒修 (女衣) *Toharchaff, charshaff*
- (32) 哈內幕 (閨房) *Harem*

- (33) 歷不牢 (女衣) Yabrah
- (34) 阿拉 (回教的上帝) Allah, Dieu, God (Arabic language)
- (35) 碧多英 (阿拉伯之牧民) Bedorin (Bedawi)
- (36) 布爾魯色 (男服) Bornous or bornous ou bernous, bernous (hooded cloak)
- (37) 法老王 (古埃及帝王之稱號) Pharaon, pharaoh
- (38) 夏老炳 Wadih Charobim
- (39) 易司康達 Iskander
- (40) 西班牙猶太人 Juif espagnol, spanish Jew, Spharndim
- (41) 德意志猶太人 Juif allemand, german, Jew Ekuzai
- (42) 蕭計 Ahmed Chawki bey
- (43) 莫持蘭 Haili Moutran bey
- (44) 海爾巴威 Helbaoui bey

(45) 太浩須生 Taha Hussein bey

(46) 拉蔡克 Aly Razek bey

(47) 柴格魯夫人 (埃及革命首領柴格魯派夏之夫人) Madame Saad Zagloul pachà

(48) 拿哈斯派夏 (柴格魯之繼任者) Nahas pachà, successeur de Saad Zagloul pachà.

(49) 美人獅 Sphinx

(50) 馬乃洗 (有甚麼關係!) Maaleshi!

(51) 英沙拉 (一切都靠上帝保佑!) Inshallah!

(52) 秋心美人 La Muse Endolorie

(53) 耶魯撒冷 (和平城) Jérusalem, Yeroushalèm, Hierosolym, ville de la Paix, possession, fondation, habitation de Paix.

(54) 亞多尼蔡岱克 Aconi-Frédek, roi des Jéruséens, tribu ehananéenne.

(55) 馬迦畢革命 Révolution des Maccabées en 165 avant J. C.

- (56) 奧瑪兒清真寺 Mosquée d'Omar, Omar mosque
- (57) 碧桑廷即東羅馬建都於君士坦丁 Byzantin
- (58) 「明年回耶魯撒冷再見吧」 "L'an prochain à Jérusalem!"
- (59) 哀城 Le Mur de la lamentation des Juifs, The Jews Walling place
- (60) 新猶太民族主義 Zionism, Sionisme
- (61) 海察博士 Dr. Herzl
- (62) 愛勃斯坦教授 Prof. Isaao Epstein
- (63) 畢亞文克 Bialik
- (64) 亞巴拿巴爾 Abarbanel
- (65) 敘利亞即漢書之條支 Syria, la Syrie; Antiqué dynastie des Séleucides fondés par Séleucus, lieutenant d'Alexandre le Grand. Séleucides ou Antiochides qui règnent les rois

Antiochus.

-
- (66) 大馬 (敘利亞之京城) *Damas, Damasora*
(67) 奧瑪利 *Omari*
(68) 巴爾派克 *Balbak*
(69) 莫特蘭 *Moutran*
(70) 比魯特 *Pérouth, Beyrouth*
(71) 哈亞龍 *Haron*
(72) 福威愛爾加威 *Fou-el-Gad*
(73) 布韓東 *Bham'or*
(74) 班同密絲 *Miss Benton*
(75) 聖約瑟大學 *Université Saint Joseph*
(76) 比魯特美國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yrouth*
(77) 查黑雷 *Zahleh*

(78) 高畢巴 (生肉丸子) Kolcha

(79) 安條支 Antioche, Antioch, Antakia

(80) 土耳其乃突厥與特勒之現代譯音突厥之意爲軍盛因突厥人之祖宗曾居阿爾泰山脚下，因山形如盛而得名。 Turk, turc, Turkey, Turquie.

(81) 賴希德夫人 Rachid hanoum, fille de Samy bey, grand lexicologue turo.

(82) 離婚的婦人 Une Orientale alancouée.

(83) 小心靈，可愛的心靈！ Petite Ame errante, petite Ame caressante!

第十六章 十年中今昔之感想

我由西亞回國，路過希臘與埃及。登意國勞治特里也斯蒂洛公司太威來號輪船東渡。

我出去時是銳修斯，我回來時是太威來！
唉！銳修斯與太威來！

在這兩條船之間，我不說一句。

蘇彝士運河那般的明亮，紅海不紅，亞丁火山已熄，孟買正在崩裂，甘地不主張救火，他要取水來煮鹽。哥倫堡林百全先生已半身難動，錫蘭島的风景留人，印度洋風平浪靜，我已歸來；舟無危險，不須共濟！星加坡養正學校已經遷了地址；香港香港，我只見不得我的年哥哥來到，汕頭，盛白沙却死在那裏！上海，今日是民國十九年雙十節。

國內十年之中的大事：

「皖直戰爭，」 「奉直戰爭，」 「反直戰爭，」 「反奉戰爭，」 「反國戰爭，」 「國民軍北伐，」 「寧漢分裂，」 「國民軍繼續北伐，」 「南北統一，」 「反桂戰爭，」 「反馮戰爭，」 在這多戰爭中死了多少人，費了多少錢，這是我第一個感想！

孫中山先生之死，死的太早；而他一生清白，天下爲公；昔日我去時，

我會向他去辭行，今日歸來時，却不能再見了，這是我第二個感想！

我的家中，新生了一個孩子名潮州，是他父親在汕頭時生的。他如今已八歲了，我的哥哥也死了多年，一個青年，變了一個烈士，這是我第三個感想！

我的母親，在我去時，頭髮未白，牙齒未落，今已白髮蒼蒼，而齒將脫盡，我的祖母，臨終之時，深以不能再見我為憾，天乎，人們不能續三個月的生命嗎？這是我第四個感想！

至於國外十年來的大事；

「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洛桑會議」，「蘇維埃之承認」，「羅加納協約」，「大威氏經濟計劃」，「容氏經濟計劃」，多少

政治會議之後，還差不了幾個經濟計劃！歐洲大戰之後，不能自決，還要美國來解決歐洲的經濟問題，這是我第一個大感想！

英國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之經濟恐慌，美國一九二一年之經濟多產恐慌，法國一九二二年之經濟恐慌，德國同年十一月馬克破產，英國一九二三年十月失業恐慌，德國同年十一月第一步的財政整理，一九二四年春第二步的財政整理及金馬克之出現；一九二四年四月大威氏之計劃，美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下令禁止日本入口，英國一九二五年五月恢復金本位，同時煤業恐慌，繼續不斷的失業恐慌；法國一九二六年佛郎墮落，七月二十日一英鎊合二百四十佛郎，柏應克賚登台整理財政。一九二七年意國失業恐慌，金融恐慌，財政整理，訂定意金「力爾」金價。同年俄國經濟恐慌，同年日本經濟恐慌，法國一九二八年六月訂定佛郎金價，一九二九年容氏之計劃，同年九月美國金

融恐慌，同年英國失業恐慌，同年德國失業恐慌，同年十二月全歐洲經濟恐慌，一九三〇年四月美國經濟恐慌，同年世界經濟大恐慌。

這十年來，恐慌，破產，整理，多產，失業，遂造成經濟世界的大恐慌，英國法國德國意國日本，俄國，歐洲各國，亞洲各國，非洲各國，至今日莫不有一種世界恐慌的現象！它們的恐慌，是無銷場、無交換、無週轉的無財的恐慌——貧血病！

美國多金也生恐慌，其原因甚多：多生產，多投機的組織，恢復金本位，農荒，無銷場，無交換，先是無週轉的多財的恐慌——多血病！恐怕血崩死的快，恢復原來金本位——反變成了無週轉的中財的恐慌，——健康病！

世界所害的病，就是有合理經濟的大組織，而無合理經濟的大週轉，消廢生產，不能相均，生產不能消廢，消廢日日增多，這就是文明世界

失均的大破產！

何幸中國有內亂，而阻止西方經濟組織之開始，何幸中國今日之無組織，何幸中國今日與世界破產與失均卻無甚大關係；這是我第二個大感想！

今後中國有兩個問題，一是本性問題。一是經濟問題，第一問題，連帶家庭問題。第二問題，連帶工業問題。二者之外，人才問題。中國同胞，我們可以起矣！中國人是世界唯一的民族，中國人的希望，也是世界唯一的將來！這是我十年苦學歸來最後的、莫大而悠遠的、無窮的、大感想！

老子說：「以天下觀天下。」

我說：中國男兒的口號當是：

「天工人其代之！」

我們的民族精神是：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

我是甚麼人？

「我是中國人！」

(1) 太威來號輪船 S. S. "Tevere" della compagnia di Lloyd Triestino

(2) 羅加納協約 L'Accord de Locarno

標商冊註

